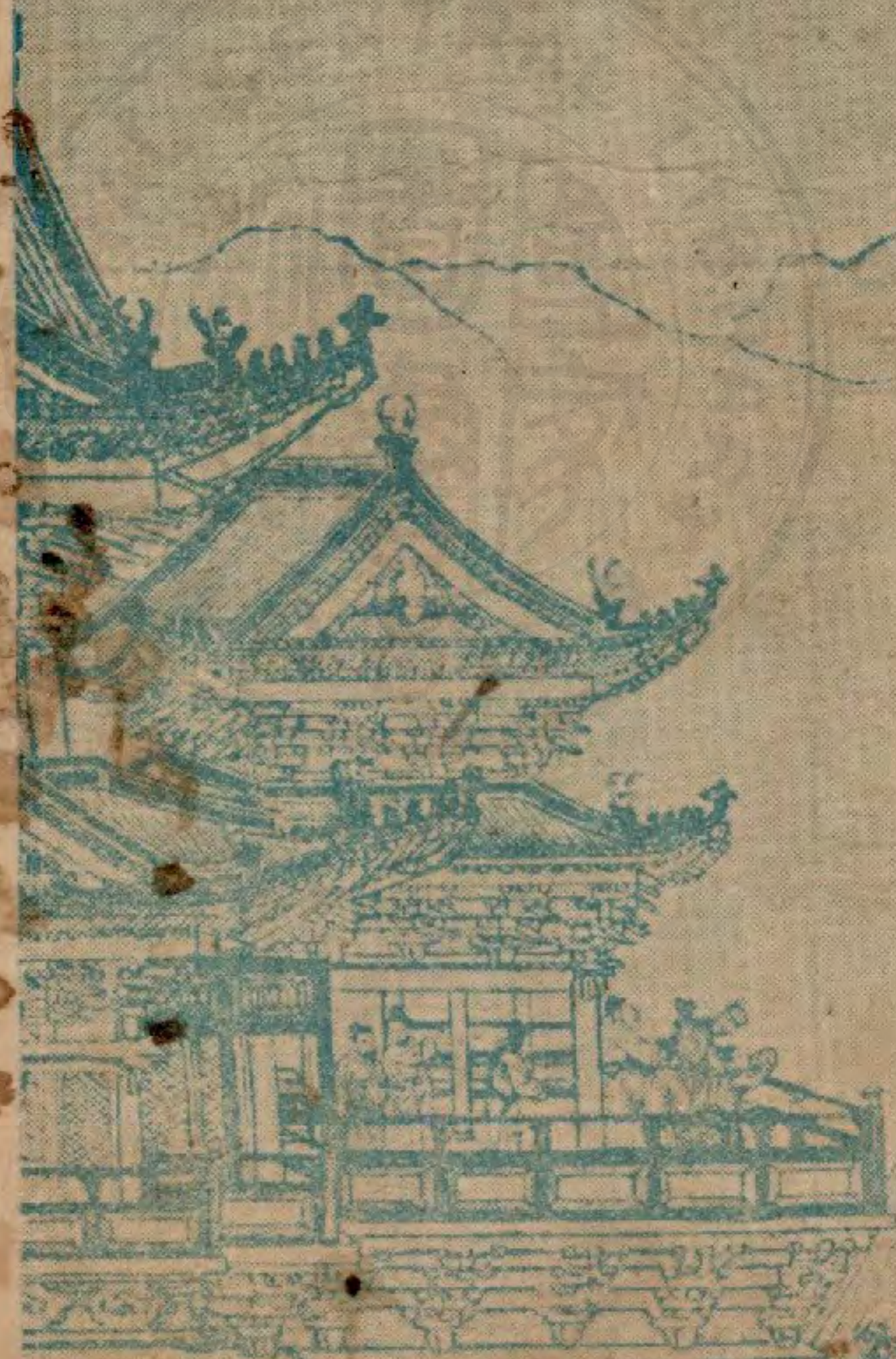


黃鶴樓感舊記

豹翁先生著

工商日報印行



工商日報

言論公正
消息靈通
記載翔實
銷行普遍

印刷精美
定價低廉
刊登廣告
效力最宏

本報經
中山文化
教育館選
定為中國
十大
日報之一
本報奉
香港政府
認為登載
有關法律
廣告
有效刊物

館址：香港德輔道中四十三號

電報掛號：二零七五

自動電話：編輯部 二六七八八

營業部 二四二九六

定價閱目

每日出紙四大張 零售每份六仙

埠	本	全年	十六元
		半年	八元
	內	全年	二十六元
		半年	十三元
	外	全年	四十元
		半年	二十元
每月一元四毫	每月二元四毫	每月二元四毫	每月三元六毫

以上價目俱照港幣計算郵票代價恕不收納

發刊趣旨

豹翁先生以民國二十年春始爲小說曰嗚呼戀愛者。刊登工商晚報。其命意遣辭。與行文布事。頗異乎時下作者所爲。一時大確讀者稱賞。顧當日之莫豹翁行者。固羣仰其丰格獨標。然嫉豹翁名者。或頗病其氣度矯激。惟平情論之。在此出版界極度危難之今日。稍解爲文字者。便侈然以作家自許。則豹翁先生所爲小說之深刻而不流於瑣靡。嚴謹而不同於呆板。酣暢可喜。簡潔動人。確自有其獨到之處。非盡在鑄詞造句間也。予始讀豹翁先生小說。初未審其爲人。迨與相遇。觀其舉止狂放。所爲絕俗。頗怪其言行相背如此。及後稍與晉接。並讀其所爲黃鶴樓感舊記。迺知豹翁先生者。其是天下之傷心人。其玩世逃名。實爲有激而發。觀全書自叙其少年時婚媾事。一再自承爲人世隆污學問成敗一大關鍵。而所爲失偶自戕。槍擊兄嫂。敗散家資。流浪一世。以復至於折節讀書。無一而非此奇變悲憤之志。充於中而形於外。故凡所述作。雄邁過人。是則豹翁先生合茲之所成就固豹翁先生之不幸也。嗟夫。桂萎蟾宮。香埋蒿里。風閒楚館。月斷秦簫。豹翁先生於黃鶴樓感舊之作。亦固已哀豔百重。頑感千疊。誠足以酬九死於地下。然而豹翁先生之寥落人間。茫茫不見者幾一歲矣。江漢泔泔。雲山蒼蒼。傳世行後。又誰托乎。因特輯其數年來所刊行於工商日晚兩報之各說部。重付剞劂。名之曰豹翁小說集。聊以誌念。並以黃鶴樓感舊記冠全集之首。意欲使讀者先知豹翁先生之爲人然後及其文章也。豹翁先生姓蘇名偉明。號守潔。粵之南海人。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春三月胡秩五識於香港工商日報



李序

昔人曾云：『文生於情』，予敢爲下一轉語曰：『哀生於愛』。先生於『黃鶴樓感舊記』自叙中，有：『不自意舊事鹿鹿中心也，予其恨人也，漢皋往事，一身枯苑隆污所鑰，此生不能忘，思存其事傳後』。足知蘇子當先有其情然後有其文，始沐於愛然後沐於哀。豹翁所賞『雙秤記』，奚獨高其文哉？實崇其情矣。徐枕亞等之肥皮厚肉，稍知文固無數之者。蘇子痛嫉『玉梨魂』諸作本意，知或非祇欲以己之文章炫於人，『忍痛成之』，所以『酬九死於地下』耳！銀甲辟絃，雁柱落淚，金剪斷錦，龍梭織愁，寧有淚愁無因而茁？！孫楚賦詩，陳思授色，漢武落葉哀蟬，鮑照秋心春思，皆情有所寄，故文亦茂鬯隨之。萬物本有情，吾輩稍明慧業，乃愈鍾情，城春草木，又安有不恨濺花枝乎。世非無美滿之事，惟一入美滿，即覺平凡，文人之生活與個性，固常欲超現社會而思力反平凡。現社會一虛偽之社會也。文人所蓄者，爲純摯之情感，自不能不與世界之虛偽宣戰，戰而勝亦傷，戰而敗更苦，故文人不動其筆鑄辭則已，偶吐餘緒，都多傷苦語。某藝人云：『藝人生活，惟愛與戰』！顛沛流離，爲世所不容者，彼獨昂然以自慰，故常人所謂無聊，藝人所謂榮幸。

蘇子忍痛所成之『黃鶴樓感舊記』，開端即云：『欲並予二人同聲性命，手自牢於地獄，以遂其私，皆可殺』。辯子時代，與一女子善，蜚語蠅言，出諸不肖之口，本無異，乃及今之世，欲『手自牢於地獄，以遂其私』者，仍比比是，世不容於人乎？抑人不容於世也？文人生活，祇有與社會作戰，至筋

疲力竭時，其所呼聲，即爲社會革命之前奏。佛羅杭司河畔，但丁固有其情人，而其但氏乃甘流亡於外，而誓不以遺骨歸故鄉者，其故何在，千秋百世後，固有知但丁愛情熱烈之可敬，而又孰能有洞達但丁當日心戰之慘酷耶！諸可成法，不離有情，若離情，實不可得，其不離有情，而後有得矣。乃卒昇恨終逝，玉笛携將，所泣者其非血哉？文生於情，哀生於愛，信焉！人之讀『黃鶴樓感舊記』者，莫徒賞其文之美，而當念其情之誠，蘇子用墨，所以時有虎氣，想爲其早年埋恨幽鬱所致，蘭秀桂芳之思，變態而爲一拳兩脚之憤，鸚鵡洲，黃鶴樓其又安能免！

過投簪拔珥室，聽其『祇有，楊柳，絲柔。雖屬風流，可是，繫不住已去孤舟！窗外梅開透，欲向東皇問自由』一曲，琴絃不辨，琵琶錯呼！心感殘春，意傷流水，惘惘歸編輯室，適秩五兄屬序『黃鶴樓感舊記』，擘箋成此，吾亦不知吾之果作何語也。

建國二十五年春三月細雨釀寒冷紅龕主李建豐序於工商日報

857.4
852.2

自序

少時讀爛柯山人所爲雙秤記。高其文。而不審爛柯果爲誰也。雙秤記布世後。小說充塞一時。而文風日陷於妖冶。徐枕亞吳雙熱李定夷之徒。挽臂呼嘯。大家自詡。顧其所有。誠柳宗元所謂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詞者。世之不察。盲然以稱。承學之士。亦且爲溷。馴至十九不能舉雙秤記之名。惟誦言玉梨魂爲尤物。於是魚爛一世。相仿倣爲苟媮速化之術。而不復知有文章。物朽不久。不十年而語體大作。倡之者績學士。其所指與所成就。有可取。淺人遂賈以利其私。才解符號。點綴一二名詞。便侈作手。不文不語。大壞其本。至於今日。有厭棄而知薄視之矣。而世士猶多不能舉雙秤記之名。於其書。尤闕未入眼。乃歎高文遠遠流俗。而世之昧昧爲可憫也。己未冬。予爲末僚廣州。愚不揆度。思以文章自見。時從士大夫游。冀得所益。當此時。長沙章士釗行嚴先生官軍政府總務廳長。先生夙於學。天下聞名。因以後進見。過承期許。貶損與交。簿書有豫。談論文史。每窮午夜。乃知雙秤記其是先生所爲。蓋以悼念其友者。皆實事也。其後鳳凰熊希齡秉三。有從女。以予兄出之大危。誓折玉釵。矢生死以嫁。終得耦。予感其事。因爲碎釵記。文成謁眎先生上海。是時先生方萃力爲文。抨擊語體。見予文。則大稱許。謂能別出窠臼。視興業何詼慧雲譔碎琴樓爲痛深。慧雲固予友也。讀碎釵記。亦有過譽語。即不敢承。而自審治古文詞者。未始不可爲小說。時思述作。聊以自娛。人事拘牽。卒卒無靜身激思之會。未遂所志。及今爲之。不自意舊事鹿鹿中心

國家圖書館



001708439

869769

也。予其恨人也。漢皋往事。一身枯苑隆污所鑰。此生不能忘。思存其事傳後。不自今始。而異時齒壯氣盛。執筆愴心。不能成章。今誓忍痛成之。酬九死於地下。文能工。其是逝者比賴。其不能工。盡心而已。因榜其名曰黃鶴樓感舊記。以訊世之好讀小說者。誠不敢望雙秤記碎琴樓賢於爲文。毋爲妖冶。不敢不勉。雖然。慧雲死。行嚴先生遠客瀋陽。不得與從容定論。如曹丁互議其文也。此予之所恨也。辛未二月豹翁識於香港。



黃鶴樓感舊記

黃鶴樓插於武昌城。爲茲土第一美風景。猶廣州之有鎮海樓。雖崇偉不逮。列茶肆其中。恣游人憩息。清末時蓋皆如此。乘高縱眺。鎮海所以賞闌闔之繁。其失也喧。而黃鶴則大江爲美。斜陽布地。朝日初上。晴雨翠迷。咸可娛心。故游人集也。清末風氣閉。男女無偕行大道者。其有之。市人譁叫以爲倡。倡則賤也。故即有新知人。亦不敢獨行其是。以戰一世之是非。而自賈僇辱。獨於勝地不然。駢肩無猜。耦語不禁。故晴和佳日。黃鶴樓中盛士女。呼笑相上下。引領相顧盼。以樂其樂。而不復知天下之有亂離。清宣統三年春三月。春盡矣。武昌漆漆佳城中。猶寒冽中人。柳未花也。而黃鶴樓已滿眼男女。時其春游。當是時。第二層樓紅欄干畔。有妙年男女。據案緩緩語。羣傭保俟之甚恭。名男也。曰爲十公子。十公子貌非都。而裳衣曄然鑑人。其所偕游。則絕美。雙頰泛緋桃色。襯其明眼。雖莊也。一顧可沈醉人。故游人來往皆爲眙。有偈而力視之者。二人者方細語。十公子因怒甚。挺起逆游人。斥其無禮。於是傭保走游人耳語。游人乃疾去。而女乃目語十公子以歸。曰。而其又不馴帖矣。人有眼。視其職也。不職惟盲。豈彼盲耶。則何爲怒之。綠蘿春蘊甚香。而其來賞茲香矣。因提壺以注。既滿。俯視其杯。默不語。十公子取杯嘗於唇而吮之。微笑語女郎。綠蘿春誠蘊甚香。雖然。茲杯尤香。女郎遂不言。沈沈俯其首如醉。而雙頰緋桃之色益殷。其爲狀。大似新嫁娘初聞戚曉問。其夫婿起居所爲者。於是十公子亦不復言。舉頭望天地。樓影倒矣。邇廣而遠狹。如浮屠之圮。計將

黃鶴樓感舊記

暮。游人已寂。乃引女郎去。薄江之濱。十公子家人適划小舟來接。女郎遂踵十公子下舟。涉中流。有老年人若爲夫婦者。相依舟中密語。情甚甜。掠十公子舟而過。頻頻迴頭視十公子。十公子因告女曰。蔡妹。彼老頭兒何多視吾二人耶。雖然。人有眼。視其職也。頃之。復言曰。蔡妹思之。其是爲夫婦矣。女因視之。既。微抬其眼。欲視十公子。十公子方睜俟其語。女遂不言。頃之。十公子復言曰。蔡妹聽之。媽與姨丈。皆教吾與汝。今秋歸廣州。何也。女似不聞其語。頃之。指手言曰。飛鳴中天者。其鶯歟。然吾聞鶯不能奮飛。果何鳥者。十公子笑謂爲天上鴛鴦。天上鴛鴦。不如水上鴛鴦也。女遂不言。而雙頰益赭。既歸家。十公子告其母。今日縱游。大樂也。

吾書所紀之十公子。其實爲予。而所謂蔡妹者。則予姨氏之女羅采蘩也。黃鶴樓茲游。實吾兩人擢心相印之一日。此身灰死。此事不能忘。故盛書其事。不掩不欺。掩則諱惡。欺則亡心。亡心不祥。予何忍爲。故雖兒女之私。而必以大發於天下。蓋自有其思故碎心之道者。予之羈栖湖北也。以三代爲茶商。久於茲土。予且謾於是。故年必依予父湘楚間。予父最愛予。舍殺人放火。百事任予不禁。是時家饒於財。故尤能樂予之所樂。然予少小無他醜行。讀書過絕人。又不點染富家子習氣。鑄犬馬聲色之好。而獨愛好采蘩。采蘩者。予於固非戚畹。而予姨氏呼其母。以與予母皆爲蘇州名歌妓。居同院。生同年。因結姊妹誼。予父既取予母歸。采蘩之父亦取采蘩之母歸。取同時。同共金懋遷爲商賈。故甚親。故予以姨氏呼采蘩之母也。予父所爲業。業甚盛。自居漢口。持湘皖所產。市異國。而采蘩之父羅翁。則肆瀉上持福州之茶。其後羅翁惜別予父。不樂獨居上海。因移家予家。羅翁老矣。妻

早死。無子。獨有采蘩。羅翁固粵人。而采蘩習其母。不解粵音。來二年。猶軟語滿口。予家人惟予母與予能與言。即予父亦格格不出口。予能與言。故猶親也。予母尤愛采蘩。家人時指笑宜以采蘩妻余。余母笑不語。而采蘩之母。自顧身出倡門。謂匹吾女以其類所生。則佳。不則相見拘嫡庶良賤。爲姻終不淑。於是家人計余必耦采蘩。余亦幸其言中。顧當時習俗。即男子亦羞言己身婚姻。無肯聲於人前者。不然。羣耻以爲妘。是時余年十六。知人事。心貪饕而口辭讓。數數矣。然余性明敏。審情勢。度兩家苟非異生死。則采蘩終必有於余。惟其終必有於余。急欲探其所以心於余者。故乘游觀之頃。調以佻詞。雖越禮。而心則曾無淫慾種於中。蓋知采蘩秉貞嫻。余兄嘗以嫁娶事戲謔之。立與絕。今犯大險以爲。苟不余怒。其是心許。而采蘩果不余怒。故予歸。告母以縱游大樂。自是余公然自許將爲采蘩之夫。而采蘩朝夕咎余不馴帖加數。誼越戚畹矣。

天下女子公性。即甚淑。十九淪於褊淺。自是而自尊。其於男也。不愛之。苟愛之。則尤萃褊淺之見。用相臨質。而益其自是自尊之心。妙年者甚焉。愛而未嫁者加甚焉。采蘩淑於性。然愛余甚。愛甚則靳之殷。而求全之心加篤。人情兩相交。安可事事求全者。故雖我愛。而時時咎其不馴帖。蓋余性剛也。實則女子公性。固樂男子溫柔。然苟靡萎如孤豚。則目爲雄身而雌首。又所不喜。故求無缺憾於女子心眼中。有如即白以祝縉。必不可能。大取而小違。斯已難得。而粥粥羣姝。曾不是審。故男女相好。無不樂中涵苦。止水有波。一世男子。以女子沐我以愛。視爲殊福。而不知身心至苦之事。無如遂承女子之愛。愛之爲物。有如桎梏加身。身不死。苦不脫也。於是采蘩遂以桎梏加余。余遂莫能

拔。不惟不拔。當時思識。視系也如九錫之膺。謀得當以報。余家多姊妹。習相處。深解女兒性情。自是而不能獨決。有所嗜。樂人有同其嗜。故即傅粉何以使和。塗脂何以使鮮。畫眉何以使灣以巧。乃至衣裳之綴以何色。釵鈿之纂以何容。一鍼一線之爲用。良與不良。彼其心中綽有成算。甚自是。亦其分所職司。而偏好與所愛者議是非。策可否。男子苟能細與言無忤。則必許爲心塵情海。積日月以多其親暱。不能稱於是。往往失其懽懷。寒其衾枕恩義之望。采蘩女兒也。其何能外於是者。而余能時下上以投中其意。故雖答余施於外者不馴帖。不自意時誦言余美其母氏之前。用是姨氏與余母。皆解余二人雅相好。而兩家家况互深知。舍余家多兄弟姊妹。十九相類。茲爲良匹。是時余兄入贅襄陽成氏。娶妻值次余。余母與姨氏。各言於其夫。願以秋後歸廣州成禮。姨氏故微洩其事於余妹。余妹與采蘩久同寢。同寢則親。親則不隱。而女兒自顧既及笄。尤櫻心身所終歸。聞婚嫁事。各必盡告。於是余妹乃告采蘩。且以謔余。余因舟中爲語相弄。而僞爲不審。采蘩亦僞爲不審。然後此窺其意。每不懌。恆罵余。此豈中表應爲者。其具公然自許將爲十表兄之妻。雖然。今何續矣。

余旣愛香采蘩而眎以心。采蘩亦誠余之一。愛甚矣。則雖閉藏禮教之中。人言可畏。而形跡不自知其難掩。當是時。余家養薙頭匠。職諸兄弟朝起結髮剃髻。而時習結髮。若爲海裝。橫左右小辮額際。空後髮懸肩。束使下垂。光可鏡人。乃爲美。而薙頭匠不淑其職。采蘩以爲言。謂晨理午亂。非佳士。或且疑爲湛於烟霞。余遂乞伙其事。采蘩始不許。終不忍或見譏於人。朝起。必令余辮。余樂得此與語。每故蓬其髮。使再梳。於是余辮美冠諸兄弟。諸兄弟有嗜娼者。遂布無禮之言。彼其意。非有

甚惡於采蘩。人情同類則憎其獨美。今余獨美於髮。故出此。以寄其所懷。期余幸以是乃同其不美。而余諸嫂宅心。則不如此。蓋女子善妬嫉。十九不願其妯娌富於姿。富於姿則益形己醜。計采蘩終必歸余。歸余則爲余家諸婦顏容第一。豈所甘心。而閨女非狂。無能忍聞人言其有邪行者。因言女也爲男子整頓頭面。宜婦於夫。嫂於小郎。妹於兄。爲之且不諠。况寄名爲中表者。今誠非如姑表血統親。無害爲匹。亦旣姻矣。不則胡以日日忠於爲此。而無與他人。余諸嫂盛爲茲言。其心實黑。欲竝余二人名譽性命。手自牢於地獄。以遂其私。皆可殺。其後采蘩偶斷中指甲。惜之。陳余案上。將浸以爲膏沐。忘携去。是時女子畜指甲。修爲美。不肯與人。與則爲贈。必所私。於是諸嫂聞於小婢。小婢固所使調余起居者。用大疑。指采蘩必膚肌於余。其是敗我門第。宜早爲之所。願余父甚明。察其誣。發其隱。誠諸子其毋縱妻毒人。諸子因唯唯。姦言得不行。余母與余。懼傷采蘩心。深爲其事。而余妹以爲恨。不能終隱。具以告采蘩。采蘩大哭。必其母遷地以居。余父因大怒。督諸子出婦斟茶謝過。幾欲屏余五兄之妻方。謂方心朽也。姨氏不得已。爲留。於是余母思杜邪口。知許而未禮。滋人疑。因聲於衆。其以吉日定茲小兒女婚姻。余聞之。喜不能言。不自意心乎離我者。適以合我。因教余妹明告采蘩。以妥其臆。采蘩大羞。遂寡見余。而察其心至樂。然自茲以來。余諸嫂益讐采蘩以爲仇矣。

余甚惑世之羨慕爲富人也。實則天下富人。使無妻妾子女。有則永無安樂可言。人但見其自娛一身甚適。而不知其操心勞苦。不如窶人子。可以孑然飽食以安。余父早失耦。取妾凡五人。無先余父以死

者。子女二十一人。嫡母生三子二女。皆最長。二母生子女七人。余母次在五。生子女五人。四母一女。不再育。三母三女。六母與余母。出身倡門。餘都寒家女。皆未嘗一日事其大婦者。蓋大婦早死矣。大婦早死。理無嫡庶之爭。以殺其家。而事勢乃大不然。嫡母諸兄。自余未生。即斷斷過其父多妾。謂妻死不續。取一妾以奉朝夕。宜也。何多取爲。逮余母入門。連產三子。益嫉視。而二母並其子。始亦見嫉於嫡母諸兄。然二母與夫無寵。獨余母有恩。二母乃大恨余母。而其諸子見三母皆無子。無以多與分家財。故不恨。今無端益余三人。是薄其所當得。顧利之心既迷。理性遂失。不自知已固庶出。而竟詈余三人爲生不當生。抱恨既牢。同心則聚。於是忘其昔所見嫉於嫡母諸兄之恨。忍痛而呼與爲黨。嫡母諸兄亦舍其昔所以見嫉之者。相萃力集於余母及余三人。余父以六十高年。日治百事。疲精挫神。事息燕居。猶不能泰然於中。必運籌良法。調維教誡。勸室家得一日安。其苦心勞思。當日余何能解。今飽閱歷。乃知其痛。而常呼叫人前。天下多妻妾子女之人。其富焉。永無彝倫雍睦之望。難兄難弟。惟貧人克享其美。富人無能有者。而余家則尤甚焉耳。於是余父懲諸子婦誣辱采藥。余父多智人也。知其機動不職此。一自嫡庶長幼之爭。實資此以助戰。念非諸子別居。閱閱永無已時。是時余家植花樓街。宅甚宏敞。余父使余母及余兄弟姊妹采藥母女仍共居之。六母夙親余母。不願去。三母四母亦不願去。仍共居如初。二母並其所生。則悉出僦寓。距余家甚遙。而嫡母諸子婦。咸憤然立歸廣州祖居。余父以秋後舉家歸。視爲習。止毋急行。不聽。余父大怒。置不問。遂以六月三日歸。越五日。余大飲酒。迷不知人。

黃鶴樓感舊記

采蘩來余家也。余母固愛之。而余父尤獨有所以愛之者。余父嘗告人。采蘩生三歲時。痴肥肌玉雪。不畏羞。見人張口笑。伸手乞爲抱持。跳躍懷中。吾嘗過其家上海。約其父赴宴味蕪園。將出門。姆抱采蘩過。持吾不釋。欲強舍去。哭不休。吾愛之甚。因謝不去。而味蕪園遂以是時風敗其樓。樓爲吾與宴之室。果遂去者。不死亦傷耳。此采蘩福我也。吾愛之宜也。况其良於德者。及采蘩來。延延二載。余父愛之。加於昔。於是六月七日。是爲采蘩十六歲生朝。粵俗男女未嫁娶。無盛爲酒食慶生朝者。余家習北方風氣。子若女愈冠笄。遭生朝輒禮神。置酒高會。采蘩雖未遂爲吾家人。而及笄初度。宜隆其事。今諸娼己者皆去。無顧忌。於是余父母大喜。議乘茲慶。正式換庚帖爲定婚。姨父母以爲然。遂決。尋余妹力持其事。謂蘩姊習俗習。言已生日。實爲母氏難期。當齋戒。食酒食。其是不孝。宜別擇日以爲。余父母大悟。多其志。遂議以八日。姨母不能止也。八日晨。采蘩衣盛服。徧禮家人。既及余。余妹掩口吃吃笑。采蘩大羞如醉。余亦赧然。自審此誠人生大快事。安用羞。然心突突不自持。幾不能盡禮。於是家人咸引目集余。采蘩力俯其首。不敢視人。禮畢返其私。鏽不出者良久。既及食。余未與同席。而余父兄以事集先去。余因入奉卮酒爲壽。次及采蘩。采蘩夙不能勝一杯。謝不敏。余母謂今日宜勉爲之。人生生日不再得也。余妹亦謂勉爲之何傷。今日不易得也。采蘩遂益羞。不肯飲。余懼其不懌。因言妹其代以茶。我則酒矣。采蘩因曰諾。易杯舉而盡之。余乃大樂。據母氏坐。浩飲如長鯨。久之。沾醉淋漓矣。計平昔多酌則狂。今乃大清醒。不解其故。爲求樂也。則僞爲薄醉。恣肆其言笑謔人。家人皆喜余談說鬼怪。語益縱。凡人被酒多言。則動其胃。恒吐嘔。

黃鶴樓感舊記

於是余大吐嘔。余母遂來抱余。掖登於房。臥榻夢寐間。隱隱聞樓下家人笑語。既入夢。復覺。思大吐嘔。而茹不能出。喉間作怪聲。甚自苦。頃之。張眼看明鏡。則大喜。而采蘩乃手奉濃茶以饗也。

余之醉歸。才二漏。余母謂飽食縟熟。毋早寢。因悉引家人乘高而登。博擲狀元籌。而使雛婢侍余酒醒。婢黠也。俟余薄睡。潛入厨竊食。食飽忘余。大嬉厨中。采蘩始亦與衆博。尋事於漏。因舍去。獨自歸其私。余家重屋。底下前爲庭。欸賓客。後邇花園。姨父姨母居之。上爲樓。樓甚敞。植欄楯斷爲二。兩兄嫂咸居前樓。余母及余居後。采蘩與余妹。亦居後。而房別建。有梯可下屋後花園。距予寓一曲廊。繞道乃通。推窗櫺可望見。隔相處。微聞謦欬。余母甚愛余。雖男也。而皮置甚華。余房誠諸孫毋恣進溷十叔。故余房甚寂。午夜燃燐寸。人亦聞之矣。當是時。予醉寤。鶴鶴作聲久之。采蘩浴畢。獨坐搜檢弓鞋花樣。將繡金線。以祝予妹八月生朝。聞予聲。推窗櫺遠望。見無人。憐予苦。呼婢。闔無應者。則自來。而予已止。因手奉濃茶饗予。曰。其飲之。醒酒矣。予大喜。起坐與語。采蘩謂檢花樣無多閒。去不許。而怕予將踵歸語也。勉爲留。予甚視之。念古人謂美人浴後。其美益。今果然。因默默作凝想。雖然不敢有越禮之心。然酒後胆張。遂見所欲。爲情亦何能關其綺懷。且今日明明以父母命與定婚。雖當時俗習。即定婚。亦不能明其事。不則女子涵淺見。以爲辱。往往生大隙。然采蘩讀詩明禮。當不如此。况夙愛我。因吃吃言曰。汝今後其何以呼我者。雖然。猶表兄也。秋後歸廣州。則非復表兄妹矣。采蘩則大羞。怒以目。張口欲詈予。而終不出。然察其狀。乃

黃鶴樓感舊記

無不懽。頃之。語予急睡休。我歸搜花樣矣。予復乞留深談。去不許。既去。復來。手自擎茶杯。悉傾餘瀝。復寘案中。低頭微笑去。行數武。復歸掩予門。予從門鑰隙窺之。既入。憑窗牖稍稍望予房。遂閉窗。遂不復見。於是予爲鹿鹿然。美其心思縝密如此。臥榻中。喜悅不能寐。痴心妄想。願旦日便爲秋後歸廣州。於是苦思久之。久思即疲。若昏昏思睡。而時時微聞采蘩笑語聲。蓋予妹已歸矣。予眼乃立繖如寤。因起大飲茶。酒後渴也。後此遂不聞采蘩笑語聲。予遂能寢。酣睡至於日中。至於是。乃有以大危加予身者。

漢口有土霸曰劉人祥。字歆生。有歆生路。有歆生花園。恃其財力欺人。市人以目。予父與摯友韋翁。咸賤之。先是張之洞督兩湖。雅重韋翁。使主辦麻紗四局。又割大智門荒地歸之。期闢草萊。以華漢口。之洞去。韋翁始終職所事。至是滿洲人瑞澂爲官。瑞澂爲人而豚。治事權賂金輕重。不問是非。手中有金。事無不可爲。於是人祥闖以大利。出所寵。贈爲妾。得與暱。瑞澂心立盲。遂讐韋翁。於是人祥訟韋翁奪大智門地。粵人欺鄂人。反客爲主。是不理。宜復其常。韋翁則與訟。瑞澂大助人祥。故敗。而人祥讐韋翁不釋。日日爲醜毒語。挑唆羣鄂人。使不忘仇。蓋洪楊之役。武昌再得失。皆大焚殺。故鄂人夙仇粵人。而人祥遂扇以爲利。投瑕抵間。數數矣。然漢口多粵人。有氣力者皆團結自保。而漢陽鐵廠羣工。十九粵人。最能使氣力。遙相呼應。鄂人即桀敖。亦不敢爲虐。然漢陽遠漢口。非先期約。不相聯。故鄂人於漢口。稍能肆。於是人祥有子。面被痘癍。狀奇醜。好馳馬。馬場大賽。挫於韋翁之孫。遠西人頗韋翁之孫能。因益嫉。終無以淑。而遠西人夙禮粵人。視

鄂人如狗。則益嫉。相遭非租界地。怒目嚮矣。人祥子淫於性。道中逢好女。必狂獵其色。其甚焉。調而摟之。而固未敢施於粵人。予六嫂有婢曰梅。多於姿。鄂產也。出市物。人祥之子見而美之。偪調之。彼固不知爲予家婢。不則不敢爲。既調之矣。目於予肆中夥伴。則大怒。挺身斥狗雄乃敢淫戲人。人祥之子亦大怒。謂夥伴粵人。不應預我事。既相爭。市中羣鄂人。攘臂前助人祥之子。而予肆夥伴聞訊。爭持大本出門鄂人。一市大噪。予聞之。怒不可已。走予父治事室。攫手銃以奔。家人恣出阻予。拒不聽。是時門已酣。予夥伴寡不敵。甚危急。因拔手銃鳴天空。衆遂竄亂。而有操大斧奔斫予者。則注之。彈聲蚩然。中其股。扑地僞爲死。衆遂散。其後禍大發。鄂人聲予父縱子殺人。瑞激將窮治其事。爲人祥修怨。而漢口諸外國領事。羣不直人祥之子所爲。語夏口廳官人。毋扇種釁爭。以是敗亂中外通商。清時官吏最怕外人者也。立爲噤。事遂已。而采蘩職是故。抱憂以病矣。當予提手銃以出也。家人習知予怒則不可禁。人性遂忘。雖勸阻。不敢力。而采蘩聞聲出視。予已遠去。迨禍發。惟竊悲憂泣閨中。予父固咎予鹵葬。然深知其由。亦不過責予。而予母則閉予不使出門一步。懼復罹禍也。於是予樓居三口。日夜大食西瓜。采蘩鑿予長鬱鬱。時引予妹過予。鎖不言前事。而眉梢眼角。時見隱憂。予大驚。憫其色。緝其情。故故撩語前日事。擲杯矢誓。杯敗。因言誠再暴戾不能忍於事者。有如此杯。予之出此。良非湛於婦人之爲。則以天下女子。其爲性。無舊新。即不致信於機祥之說。於其所暱。則賢其誓。誓所以明心。不必與於鬼神。其設詞若甚毒焉。亦無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將鼓使履之。其爲事類於嬉。而大智者往往爲其所惑。况乃女子。今既大憂矣。釋

黃鶴樓感舊記

憂莫此爲宜。實則予自計豈遂能忠於其所誓者。然必出此。其不信也。正其所以愛極采蘩也。采蘩果可予志。稍稍爲驩笑。而咎予過爲毒誓。謂改過自佳。何必斷斷爲是言。予謝之。而誘使食西瓜。采蘩夙不嗜西瓜。勉順予。即再食。體弱不任。又兼夜憂予失寢。遂病。雖非亟。而予母旣櫻心予事。今益以此。心用大憂。不自知沉其面色。采蘩乃能調予母之隱。爲披於心。病三日。群藥未讐。自起言病已。又教予妹語予母矢誓改過事者。期慰予母。予母果爲釋憂。采蘩乃扶病揜頤以爲事也。予母後聞其事。告語予姊之姑。至於感極泣下。予姊之姑以是甚愛重采蘩。是時予姊夫李鴻猷。以進士官郵傳部主事。予姊隨宦北京。其姑嫜則南居諸暨。於是鴻猷之弟鴻鈞。以二十五歲選爲拔貢。時科舉久廢。而清廷必完茲科而後亡。故人尤榮之。朝考報罷。悒悒歸。心不息。必欲得官。家故多貲也。因輦大金。奉其母。挾妻妾子女。沂大江而來。將憑其外舅湖南巡撫余誠格之力。以通於慶親王奕劻北京。過漢口。留宴予家。戚畹久相別。皆甚驩。留五日未發。予姊之姑乃乞予母同游。予母以別愛女四年五年。今願相見。意乃爲動。又欲携予暫遠離漢口避禍。遂決。予聞之大喜。念采蘩十六歲未逢火車。時時言欲乘以游。姨母亦時時言願游北京。因以言於予母。而予姊之姑。尤樂偕游采蘩。言益力。必乞與俱。皆許諾。予父遂以四千金畀予母。使取夥伴三人者以爲衛。而期以一月歸。予母乃俱姨母采蘩予妹從予姊家人以行。自大智門發。西北嚮直指北京。以鴻鈞在。予宜爲侶。故修途軋軋中。乃未與采蘩語也。

采蘩今游北京。其始固未游也。惟其未游。故一履茲土。益感不快。蓋旣連日夜大溷身火車中。是時

京漢間火車未設有寢臺。不能睡。則益窘苦。今釋車之頃。其誰不喘氣搖首。私祝其身遂舍勞以即於休康。而北京久久盛行駕騾馬車。或人力推進之車。汽車一不見。即遠西人亦不恒乘。而道路雖壯。乃不康。車過震撼。坐爲搖出入下上如擲。視徒行爲苦。予輩釋火車。予姊自駕驢馬車十餘輛來迎。車皆箕人。路中塵如沙帳。而予姊家絨線胡同。距車站遠。故采蘩大失望。益以爲苦。歛眉語予妹。大悔茲行。既蒞予姊家。予始克與采蘩語。見其長眉深鎖。壹鬱不聲。既進。引目力視予姊家墻。似深訝其庳陋者。予言北京即貴第。門閭不崇。進而美。皆若此。其毋少之。采蘩爲嘿然。予因問昨今日夕安否。乃不報。頃之。微語予額際承點。其拭之。遂相次以入。采蘩又怪今乃裒莎紙爲窗櫺。何其樸陋如此。且行且笑。予又具告以故。則瞰焉憎予多語。而固樂聞其心所未白者之言。往時閨女鮮出門。所未習見。以爲怪。采蘩受性敦厚。猶不怨此失。良非出之輕薄。然率其性。將何以求諒於人。因婉誠之。自審前此曾未敢爲鯁語。以逆其耳。今遂爲之。女子性隘。必不懌。而采蘩乃大不然。知予甚欲其不踰範。承之無斁。舍此不許予與恣語。其是謹而中誼。敬而有恩。才及笄。乃能如此。誠聰明美淑過絕人。於是予姊與別七八年。別時娃耳。今相見。綠鬢成梳。故不相識。及聞予母言。則大愛之。予姊少小習於予母。且久於吳越間。因能與爲吳語。因加親。而予姊於諸弟妹。獨愛予。數思薦其小姑以爲配。予母以齒不齊。諉不欲。予姊憾之。及今聞予定婚。爲大喜。盛宴既飫。夜獨引采蘩游眺於其家園。園莢花木臺榭。宛平人金厚山爲經營。厚山治園囿名京師。予姊夫舍大金乞治之。故能美。既偕游。時維六月望日。月望月早上。而夏月尤佳。清光照人。乃能辨毛髮。色淒厲

黃鶴樓感舊記

而沈沈似水。甚觸思懷。而蕭疏樹影。與人欲移。風送樹聲作微響。愈形其寂。予姊因挽采蘩惕於古柏下石凳。與爲細語。時雖盛夏。然北京氣候。夏中夜如初秋。薄寒中人。恒爲慄慄。予姊遂力攬采蘩使貼。雖中表。初相見乃如此。采蘩因甚疑之。度必有其故者。而予姊果大語采蘩。其宥予性剛。足予不足。永爲好夫婦。予姊習北方風氣。以爲女兒言自身嫁娶事不當羞。而不知采蘩客於東南。久嬌養。其不如此。則大羞。一不能語。其後歸寢予妹。積勞頓。在理宜遂渴睡。願乃不然。瀕四鼓。猶不能瞑其目。謂園游之語。心中猶爲突突然。予妹甚笑其爲鼠爲貓爲鷄爲鶻爲鳩爲鴉爲墻隙之蟲。不謂人。人無有如此膽小者。采蘩恨之。然固無以洗其辱也。

予母今之來也。固以恣游觀。而采蘩惡京師塵囂。不樂出游。游所賞。惟西山能齒於其齒。當是時。西山遠植城外。蒼蒼美山水。芒蓼闐寂。三數遠西人爲屋廬其中。山隈水湄。時隱見紅墻轟宇。清時官民皆不能屣紅墻。不則僭禮當誅死。惟遠西人不能禁。故獨能以此點綴風景。使蒼莽以幽。予既以十餘人連輿游於其間。惟聞鳥聲。一異耳目。則爲大樂。既釋輿。上下無停足。而母輩咸以囚足不任行。團坐水邊覺慧寺。顧盼以語。予姊之小姑。久讀書京師女子師範學校。六寸圓眉。得安其自然。乃好動。夙樂游於此。至是引予妹采蘩俱往板橋畔看游魚。采蘩雖纏足。爲蘇州式。東使小而尖。非如粵女所爲。斲跖約踵與趾相接以爲美。予妹亦然。故步履不殊常人。因偕往。而予姊呼予與俱。予大樂。相爲緩緩行。於是采蘩與予姊之小姑。挽手扶欄杆。視魚嬉。時作淺笑。若甚樂。予妹則低頭力視樹下野花。而未至板橋。予因問四姊昨偕蘩妹游園以何事。蘩妹游後語汝以何語。予妹指予大笑。

黃鶴樓感舊記

不語。頃之。乃悉告予。而采蘩聞笑語聲。頻頻偷眼微睇。若甚櫻心者。因不復語。期與同走板橋。予問采蘩何觀。采蘩微笑。以手指水。行數步。故故遠離予。予姊之小姑前知予定婚事。及今睹狀。俯首嘿然自笑。而眇予以嘻。采蘩聰明人也。遂爲大羞。欲蓋其羞。目水波不移。而雙頰益丹如玫瑰。其後予姊之小姑。遠指群樹中一角紅樓語予。其是吾校音樂教員美國人杜盧華女士別墅。西山居遠西人。女教士與其兄始。今日日曜。必在家。女教士篤愛吾。其家豢大虎。又有蒙古大狗。又有金魚十數百種。皆鮮見。少間其過之。而意云何。予許諾。而采蘩奇予語縱。拉予妹來視予。視其面。已斂羞矣。而予對語皆爲北京音。采蘩不解。因具告之。則大喜。願今偕游看大虎。蓋采蘩生未見大虎也。予姊之小姑遂笑言曰。你倆隨我來。你倆者北京土語。對人夫婦而言。蓋戲謔予也。予因恨恨引目以瞰。采蘩又不解。然度必爲笑謔。面復赭。次且不欲行。予懼其疑。是用不樂。立爲吳語釋之。則益羞。距予以行。然窺其意。甚以茲游爲得。蓋同行者今皆未有心中人。惟我有之。不自知所接遇皆可愉目快心。此不謂淫。女兒心事一而涓。故能如此。而予亦同之。茲游也。其爲樂有如淪茗黃鶴樓。及今追思。如在心目。然後此一年。婉婉彼美。化爲糞壤。而予姊之小姑嫁五年。乃不堪其尊嫜之虐以死。予妹今雖含生人世。乃以多妊苦。獨予憔悴中歲。長日夜在奈何天裏。以息以生。嗚呼。天何不仁。毒物如此。雖然。天固甚妬媚人之多社者。必使有缺。自審不愚。其無對矣。予輩既過杜盧華。杜盧華以故如保定。不得見。復歸覺慧寺。予母知予輩縱游。亦大懼。因入寺隨喜。予母佞佛。大贈香資。寺僧遂出深州蜜桃饗客。桃碩大如盎。色膩白而味芬冽。予大稱賞。采蘩

黃鶴樓感舊記

夙不啖菓餌。今亦以爲美。再食之。予懲於前此誘使食西瓜以病。因諷止之。采蘩即不食。交交告語人。天下菓實之美。粵荔子。燕蜜桃。再無爲儷者。於是寺僧問予輿人。知予所宅。言旦日敬願以蜜桃筐公子也。予謝之。久之。乃以衆歸。旦日。寺僧果大以蜜桃來。纍纍餘百。其值不貲。予母因以百金報之。而以是盛治酒宴予姊家人。是時南海梁志文伯尹。以進士官刑部郎中。予姊夫與爲同年友。夙相習。伯尹亦盛治家園。好假人宴客。其庖人精爲粵饌。尤有名。予母因取其庖人而宴於予姊宅中。予母不能飲。予因代爲獻酬甚繁。多酌也。幾不能勝。予少小善詞令。至是語數。衆皆爲懽笑。而予姊之小姑。女也如鸞童。力拉采蘩予妹相與競飲。二人不能敵。而不舍。皆爲醉。予姊立督婢婦傭掖歸其私。予方大食蜜桃。采蘩踴然過予前。雖然。乃能見予。旣歸。使小婢告予母恣食蜜桃者。婢出語予。予實依予姊及其小姑搯桃汁注杯中。爭爲豪飲。婢不檢。語聲乃颺。予姊聞之大笑。予姊之小姑尤大笑。予遂赧然。其後予妹以告采蘩。采蘩羞不出面人者一日。而予姊夫嘗授予古文詞者。乃笑賀予得茲美妻也。予留北京凡二旬。每日必與予姊家人宴樂。鮮出游。姨母謂來游。亦再出耳。采蘩則長日耦予姊之小姑及予妹。顛倒園中。予每來。采蘩面赤不多與語。惟數數斥予爲出買獅子金魚。獅子金魚者。惟燕種爲美。其形態有奇觀。頭大。眼頂有物如絲。垂出外盈寸。其端繫二小毬。游行時毬乃時沉時浮。奪人心眼。采蘩極愛之。故數數斥予出市以爲樂。予非夙於北京者。因語予姊。何許有茲物。予姊則出資盛市贈采蘩。都耗七十五金。得三十二尾。是爲崇效寺僧所畜。皆最美者。采蘩因爲大樂。爲貯八器。葆之如傷。連日夜臨視。至忘寢食。七月二十一日。予輩乃別予姊家人。

以歸。瀕行。予姊面采蘩出涕。采蘩亦面予姊出涕。予大怪其不祥。雖女子善感而不能堪所不堪。聚而忽散。翅其離懷。則以眼淚相嚮。以寄其惜別之指。此則無惑者。然二人今茲之淚。則似用有不同。蓋今茲之見。乃爲最後之一會。故若爲朕兆。以淚悼之。故他人不淚。惟二人者不自知相嚮洵瀾。予固知予姊愛采蘩也深。故如此。然亦爲之黯然。於是予輩以二十二日歸抵漢口。皆安無禍。皆大樂。而采蘩淒然呼語予。獅子金魚。道死過半矣。予慰之。誓必以力將復爲致之。采蘩乃悅。自是安居漢口如初。

漢口氣候。盛冷熱。其甚熱。則倍廣州。熱度至九十八度。或百度以外。七月時連旬餘日恒有之。而今年尤熱。六十七歲老人。亦謂生未逢此。其是天變矣。而盛熱則人多病痧。朝發夕死。居茲土者尤易中之。予既歸。遭大熱。狂吸冷水。不三日。遂病痧。病發。迷不知人。偶醒。則筋縮如絞。氣結不能聲。其稍復。心乃閉噎。痛不可忍。頻頻自呼願死。痧危病也。故予家人皆大憂。是時予父以事如長沙。今權醫予。惟寄予母。予母心亂。遂失造次。病半日。群藥不能讐。惟哭坐待死。而事有大巧。予九兄人贅襄陽成氏。至是再挾其婦歸朝姑璋。婦翁亦來武昌游眺。翁嘗官漢中道。今九十歲矣。連喪七子。毒於醫。棄官走鷄公山道士學爲醫十年。有奇術。所用藥人多不識其名。予九兄以告翁。翁大笑。謂痧病乎。即死一刻。亦能起之。則渡江來視。予已不醒。一室皆淚人。以翁姻親。年老。因未避去。翁遂告人。其以艾來。恣焚艾。投一丸予口中。爬口乃得入。而厝艾榻下。艾烟張。不可邇人。翁言其俟之。將醒矣。醒則病遂去。不必藥。雖然。醒也其背與胸。痧則斑斑出。甚辛苦。

黃鶴樓感舊記

久昏得醒。心亂。是必怒欲搏擊人。茲爲毒出。人不可邇。邇則易得病。聞者駭然。頃之。予果張眼大嘔吐。心痛如割。而艾烟未盡。入眼繻不能視。大恨誰其以是毒我者。怒起欲搏擊人。而殆不能興。則大呼叫榻中。家人誠翁言。皆遠視莫敢近。於是采蘩含淚挺身而前。告予宜耐苦。醫言不是不讐。予微視之。心益醒。因力握其腕。人情遇痛苦往往以手握物。予今甚苦。故忘禮。采蘩則大羞。淚汪汪出。而承恥辱不忍拒予。予夙愛之。揆其心。因亦茹苦不使一褻。釋手閉目以噓。汗用大出。采蘩遂自引巾拭予。萬目睽睽中。甘心爲此。愛其所愛。不自知其身矣。可晡。予遂霍然。家人咸大喜樂。爭面予嫂頌翁。嫂言宜引翁視大表姑娘得毒否。因出引翁。翁則入。采蘩益大羞。翁謂無恐。爲藥合酒使飲。乃不病矣。而采蘩果不病。越二日。予遂如常人。予病恃翁。無與於神。而予母溷俗習。必其酬神。以大譙翁。不惟如是。實則予母之意。計翁生予以死。恩不能忘。翁無子。今旣壻吾子。然吾尤欲以其少子爲義男。予嫂以告翁。翁大喜。願以旦日盛置酒志成禮。予始不可。念生有父母。何義父爲。願翁生我。且自母命。安忍拒之。而翁已知采蘩爲予未婚之妻。多其貌。文其所爲。追思前日事。必予嫂與俱過飲其家。翁今館於馮啓鈞小竹丈家。丈粵人。是時方官湖北巡警道。予九兄入贅翁家。丈蓋冰人也。夙於翁。翁今來游武昌。故客於其家。於是予母聞予嫂告語翁言。爲大喜。不及俟予父之歸。敬爲許諾。必予與采蘩旦日渡江赴武昌。

予旣與采蘩及予妹予兄嫂過武昌翁家。翁大喜。果大置酒饗予。當是時。內廷供奉鬚生譚鑫培女孫慶婉。小小以痞盲眼。翁爲治之愈。慶婉黃陂人。翁固黃陂人。移籍襄陽者。以是故。鑫培因使慶婉以翁

黃鶴樓感舊記

爲義父。翁官人也。清時官人皆齷齪。有能通。無貴賤可假借。而尤利於優伶。蓋是時攝政王載灃胞弟載洵載濤。方柄全國海陸軍。二人者皆嗜唱戲。樂自粉墨登場。習於羣名伶。與論齒爲兄弟。伶言必從。翁雖非利於是。然鑫培結交王公大臣者。故翁亦樂義女其孫。至是慶婉來。翁即拉使與予認姊弟。予審知其人。怫然不爲禮。辭色皆變。念己清白身。乃與優伶之後論交。不惟辱身。辱祖宗父母。因外不與爲禮。慶婉大羞。翁用不樂。予兄嫂夙知予傲於性。訥訥不敢言。是時未開譙。予遂立取采蘩予妹同往游黃鶴樓。言游歸乃譙。遂出。采蘩始咎予無禮。爲不懌。尋窺予怒。則不言。旣出。復與游黃鶴樓。亦不言。於時秋暑溽熱甚。一舉手投足即出汗。黃鶴樓矗立。登尤汗人。予衣遂濕。而采蘩衣粉色蟬翼紗。內襯以紅色軟羅。內復有袿。其是重衣。乃不流汗。顧雙頰酡然。噓氣嘿坐飲茶。一若鬱鬱不驩者。予妹因言兄今絕人如此。兄則快矣。獨吾與大表姐初履親戚家。爲情何以堪。親家翁固知兄婚事。則大表姐更何以堪者。於是采蘩怒目之。而羞恨不爲一言。予聞其言。乃有理。自悔過絕人。因語采蘩。其毋恡於心。歸則與爲禮矣。采蘩猶不語。頃之。冷然曰。將來爲官。亦如是耶。姨丈謂汝性傲違離人情。茲不誣。伶雖賤。慶婉身非伶。若咎及其祖。則汝我之母爲如何人。人遂賤汝。汝則怒矣。予不能報。因謝過。采蘩亦不復言。久之。乃歡笑而歸。歸而予妹爲言洗予失禮事。謂突然腹痛。以慶譙不宜藥於家。因詞出游。實以藥之。今愈矣。翁乃信之。衆用復驩。慶婉長予三歲。呼予爲弟。予勉應之。旣飲。予妹言涉劉人祥所爲不誼。慶婉雖鄂人。而憎人祥甚。盛言其醜德。大中予懷。始暱之。因與痛飲。慶婉酒量之豪。生所未見。遂不敵。慶婉乃大驩。畢飲。堅

黃鶴樓感舊記

留采蘩及予妹今宿於其家。不舍去。而予家已使使來接。因婉謝。入暮遂歸。避城閉也。小竹丈列卒拱衛予輩行。歸舟江中。清風打耳。中體爲適。微茫中遙望黃鶴樓。已不可見。則語采蘩。願中秋夜復大游黃鶴樓賞月。采蘩憶予以八月十五日出世者也。則笑曰。茲日姨母許汝出耶。即汝亦豈能出耶。予笑謂汝亦不許我出也。采蘩大羞。即不面予。而予妹大笑不可仰。抵家門。采蘩遂拉予妹去。予走予母臥內據榻大嬉笑。意采蘩將必來。乃不來。予始惘然自去。臥榻中。乃輾轉反側矣。予姊知采蘩嗜愛獅子金魚也。於是外交部尙書鄒嘉來。有子婦唐。與湖南提督黃忠浩子婦唐爲女兄弟。唐夙於予姊。今南來視妹長沙。北京如長沙。必假道漢口。予姊因乞其携獅子金魚百尾來饗采蘩。至以八月十三日。魚也無一中道死者。采蘩則大喜。使予助之。汲水植缸。以旣厥事。皆不假手他人。列椅耦坐。憑缸觀魚。樂不可狀。是時予父已自長沙歸。聞予姊夫新擢郵傳部郎中。爲益喜。則來視魚。予起垂手肅立。采蘩亦起垂手肅立。予父雖寵予。然禮不可替。父在不得坐。因移椅奉使坐觀金魚。而嘿立於其後。予父色甚霽。問采蘩金魚佳不佳。采蘩曰佳。予父爲微笑。稍坐即去。予遂笑語采蘩。今年祇湘茶獲八萬金。地值又獲六萬金。老人甚喜矣。汝我當亦喜也。采蘩笑不言。而容色甚悅。不自知力視水中游魚。采蘩貌美。尤在眼。黑白別不淆。若含明水。眼弦浮起如豆瓣。角微鈎。尾則高以斜。凡人眼尾高以斜者。俯視時尤布其美。予甚美之。潛目其目不瞬。采蘩不知也。凝凝俯視如故。忽斑鳩撲翼楹樹下巢中。用驚采蘩。采蘩引目仰望。不復俯觀魚。予恨失茲美視。則誘其俯。因言魚噤矣。魚嬉逐矣。魚其樂也。采蘩聞之。果復俯視。而羣魚方沉。舌鰓吐納不動。則咎

予欺。揚手欲撻予。予知彼固甚我愛。而平居以禮自持。一不嘗加手足予身。今忽有是。其是樂其忘形。則亦大樂。念越一日爲予生朝。采蘩往謂茲日予不能出者。以必宴飲。因問予生日汝心何若者。則笑不語。頃之。誠予其毋狂飲酒失儀。予頷之。采蘩乃自歸其私。予踵與語。拒不內。謂多談害其紉組也。十五日。予盛衣冠徧禮家人。成翁舉家咸來飲酒。與予父高談甚驩。衆因益樂。禮畢。予甚疲。是時內外賓客各聚語大庭。因登樓稍憩。展視湘人何海鳴所爲賀書。爲之吃吃笑。海鳴知予已訂婚。嘗見采蘩。稱其絕色。故今書詞有調予語。故予爲之失笑。於是采蘩持物緩緩來。擲予懷中。曰。賀汝長壽也。予大喜。啓羅巾細視。則爲紅緞被面。金線繡大鳳凰一雙。高踰二尺。振翅相照。澄澄光鏡人。采蘩於女紅絕工。姨母實延師專授之三年。又累半歲從刺繡大師余沈壽夫人爲學。故其技加昌。茲爲舊繡。實不與人。其畫本蓋出自蔣廷錫者。予妹嘗笑其祕此將以爲飾嫁。其心誠將以爲飾嫁也。今遂贈予。予大喜欲狂。幾欲撻之以鳴謝意。方舉手。采蘩引目怒予。乃止。則力頌其鍼神。采蘩謂神不神且勿言。第已盡吾精力。今繡金線鞋賀九妹妹廿七日生朝。不能如此矣。九妹妹者。予妹也。以八月二十七日生。距今十二日。即爲其生日。故采蘩乃有是言。即予當時。預想九妹生日。當再有高會。豈意一眴五日。山河變色。兵氣滿天地。而予家以是毀也。

宣統初元。清廷盛集軍財權中央。一寄於親貴。親貴十九昏庸。不則童孺。政用大厯。益漓民心。其後以川湘鐵路收歸國有。政出不軌。惟圖斂財。舉國洶洶。莫可究詰。羣革命黨人以爲茲其良機也。機不可失。益圖大舉。冀屋清社。先是羣黨人先後舉兵兩粵。皆敗走。而三月廿九日以急師圍攻兩廣

總督署。大駭清廷。實爲黨人深謀乃動之舉。然亦屛敗。於是羣黨人悲憤合謀。知南圖不易。而兩湖夙多黨人。與粵不相下。其人咸爲日本留學生。（兩湖人赴歐美留學者本不少湖北尤多十九爲官費生故鄂籍歐美留學生甚少革命黨人當時情形蓋如此）鄂籍黨人劉成禹以次數十人。乃議今宜易幟。先圖長江上流。以據形勢之區曰湖北。則事震颺而易召號天下。以奏厥功。黃興可其議。而湖南大俠譚人鳳尤願爲助軍旅之事。成禹用益決於心。興時與孫文以三月廿九日之役意有却。文則遠之。今興助成禹輩圖湖北。文頗不與聞。故武昌當時稱兵。乃無粵籍黨人參預其事。而興成禹實爲發蹤指示之人。及今漢口滿佈革命黨人。則孫武唐麟爲之主。湘人何海鳴者。實爲革命黨人。創大漢報漢口。詹大悲卓武初佐之。海鳴頗能文。日中有餘晷。爲教員崇德女校。校蓋旅鄂粵人共立者。無別省域。不受學費。辦理頗有能。予父爲茲校校董。予五嫂爲茲校教員。海鳴以是與予相識。海鳴長予十二歲。而甚親予。故予生日。以書爲賀。而大漢報短於貲。予出金助之。數數矣。海鳴誘予爲革命黨人。以父母在不許。而羣父執已大咎予友此作亂人。即不敢忤。時時心於海鳴所云爲。而予父執崇德女校董事長韋翁。則甚惡海鳴。屢思拔去其職。予父諷以毋種怨革命黨人。乃止。而已誠予必絕海鳴。於是予生朝越一日。是爲八月十六日。海鳴書來期予夜宴艷芳樓。艷芳樓者。植於日本租界。是爲伎院。海鳴平居狂狎倡。飲酒非於伎院不樂。故宴客必於茲。而予自定婚以來。一戒游讌。海鳴固知其事。乃今胡以饗予茲樓。則大惑。走書辭謝。而海鳴必予今往飲酒。言有重要事相告。於君有利者。予因往。海鳴獨耳語予。黨人將大舉茲土。君家宜早爲之所。君父執韋翁。其門恒出入貴官大人。我甚毒之。爲

君計。君父宜稍與疏濶爲佳。又曰。我今猶困窮也。君當助我也。予立傾藏百八十金悉畀之。乃辭歸。具以所聞告予父與韋翁。予父始不信。予言海鳴夙不賈欺者。即不信。顧不可忽視。予父爲之嘿然。而韋翁聞之。則大怒且恨。是時韋翁主辦湖北麻紗四局。局在漢陽。予父亦投大貲其中。予因言宜先整治。急則周張。韋翁許諾。而遲疑未行。旦日。黨人所謀。稍稍爲夏口廳調悉。大出緹騎捉捕人。海鳴大悲武初。咸被逮系漢口寶善里。悉囚之。至是黨人密謀既洩。羣官遂大戒嚴。才入夜。武昌遂閉城。羣黨人以事已如此。急舉斯有望。不舉則費且危。用益不懈。至於十九日夜二鼓。揭竿以起矣。

革命黨人以八月十九日夜二鼓舉兵也。是日中。民猶晏然不知兵革將至。大嬉游如故。獨予惴惴然懼赤其家。海鳴既逮繫。無可問訊。惟誠羣夥伴及家人毋輕出賈禍。長日侍母樓中。自斬其驪矣。於是夜色凄然。月遲遲未上。秋深矣。薄寒中人。襟爲慄慄。自顧衣單裕。立樓欄當西風。不可堪。而予母已能調予。予衣皮予母房中。予母呼婢持衣衣予。婢皆去。獨采蘩在。因使持衣畀予。采蘩遂以熟羅絲綿薄襖畀予。(執筆至此心中大感今日黨國要人好言提唱國貨而自稍得一任無不夷衣章身惟外是取其他富人亦承風而靡即中衣惟舶來貨爲尙若二十年前富人服御雖間有衣洋絨者若初春深秋之衣有單夾薄綿之別皆以熟紗熟羅春紗紡綢實地紗綾春綢拱紗縐紗之屬爲之其夾或薄綿者皆襯以白色秋羅爲裏此皆土貨也若今日則佛冷絨秋絨羊毛笠衫爲尙矣民生日蹙此其一端)予得衣。遂歸房中。采蘩憫予鬱抑無驪也。因踵予語。予固思自閉其愁懣。毋使殖憂。然人情動於中。則形於外。愁懣何能遂閉者。伴

黃鶴樓感舊記

笑之聲。實厲於慟哭。以是采蘩亦爲黯然。當是時。予姊自北京來書。予展讀畢。陳書案上。書詞有涉采蘩者。因使觀之。而自煮水淪茗遣長夜。茗爲綠蘿春。采蘩生平最愛者。藏書案抽屜中。水既沸。則薄抽屜出茗。采蘩方據案展視書。而予心緒不寧帖。不復慮及所顧忌者。抽屜既張。赫然有勃郎甯手銃在。采蘩則大驚。引身伏案障抽屜。斥予何以今又有此不祥物者。蓋予自肇大慶。予父藏手銃不出。而予自聞海鳴語。計茲土必不能逃於兵。策萬一安危。則走俄人爲茶師曰亨柯羅夫。乞借手銃。亨柯羅夫者。年四十。羈旅漢口餘二十年。無妻。歲入萬金。一耗於酒。有酒無求不得。夙善予。予以商業關連。時時遺以酒。沈湎中。遂以手銃贖予。事也祕。家人無能知。及是乃發。於是采蘩言必懇於予母。取以去。予告之故。拒不聽。顧其心良不忍遂甚窘予。因爲嘿然。而淚乃汪汪出。怕聞於人也。伏案自噎其聲。予大怖。卑詞依其旁謝過。手薦茗。乞使嘗之。若曰。此所以示謝過也。采蘩乃起。以淚眼眼予。猶有怒色。張齒欲詈予。忽聞樓下人大叫武昌城內失火。失火恒有事。願漢口建屋樂相連。築恃木。石則不多。每失火。常焚燒數十百千家。與梧州相同。獨甲中國。故久居漢口者。每聞失火。無遠邇。無不驚悸者。而予預知黨人將舉事。聞之尤用駭然。則引采蘩乘高而觀。江水映火。中天爲赭。勢甚烈。隱約遙聞銃彈聲。采蘩震怖。齒棘棘作響。淚復汪汪下。凡女子逢驚恐往往下淚。或頰洩。不足奇。因引使降。故蘩采答予藏手銃以哭。家人無有知者。皆以爲逢驚恐以哭耳。而蘩采終亦不以其故白人。

革命黨人以武昌舉也。先以重金闕陸軍第八鎮所屬工程營。期以時起。其他協標諸將校士卒。亦多與

黃鶴樓感舊記

通聲氣者。迨寶善里事發。兩湖總督瑞澂以爲憂。知陸軍不可恃。立檄鎮統張彪。以次悉收步砲兵軍械。其未及者。惟工程營及協統黎元洪所部輜重兵一營。至是黨人計非即舉事。則無幸。遂決以十九夜二鼓舉兵。而輜重營中人。猶遲疑未應。夜二鼓。工程營可六百人。操兵出。皆持步槍。〔當時所用步槍皆爲日本所製村田式質重而拙蓋是時六五六八七九諸新式步槍我國諸兵工廠猶未能做製而北方陸軍有七九新式步槍者惟馮國璋吳祿貞何宗蓮李長泰張錫鑾諸部若第八鎮所用步槍十九嶽敗者此則孫堯卿〔武〕爲何海鳴言之海鳴爲予言之者〕循後城馬路撲攻總督署。瑞澂聞變。震怖膽落。盡挾其家眷。偕鎮統張彪。易服逃楚同軍艦江中。工程營六百人既入總督署。舉火焚之。而以三百人走蛇山抱冰堂連約輜重營今即舉義。勢至死。輜重營餘四百人者盡起兵夜入城。一城大驚。無與爲鬥者。而諸士卒爲示威。恣擲天空射擊。故漢口隱約聞銃彈聲。旦日。武與麟入城持大事。諸陸軍并綠營餘四萬人。知總督鎮統皆逃。守無爲主。皆闕然起應。羣守城駐防旂滿兵。噤不敢忤。武昌遂不戰而下矣。然黨人訶知瑞澂彪猶匿軍艦中。瑞澂滿洲人。彪八旗人。懼其來攻。因閉城。願城樓列卒。不踰百人。隔江持遠望鏡以觀。見其狀甚逸豫也。瑞澂彪之逃楚同也。楚同之來。才數日。實爲清廷令使鎮長江上游防黨人者。至是瑞澂怒使楚同艦長發砲攻城。而彪雖八旗人。功名心重。知黨人今勢大。懼過開罪黨人。則來日無以爲容。因持觀望。楚同艦長固習彪。取彪言爲進止。砲用不發。入夜。惟以探海燈四射。自鳴其威。遠西人奇其事爲談助。其後稍稍發砲攻城。蚩然響天半。皆實彈。非榴散彈。城受不傷。又多不中。蓋彪所使云。而革命軍據蛇山高壘怒砲擊江上。楚同乃逃。當是時。予家人皆恐

黃鶴樓感舊記

懼無人色。蓋身未見兵亂。耳未聞砲聲。今遂敖敖。則何能怪。而予父先一日以要事如析津。予兩兄皆膽小如鼠。獨予不懼。誠夥伴七人者嚴扃門。搜尋予父所藏手銃不得。諸夥伴有提刀執挺立門內者。予則插勃郎甯手銃腰間。家人至是。恐極不知阻。而采藥亦不咎予。二十日。韋翁以電話來。問予家安否。言今即以舟過漢陽視麻紗四局。予念局事與予家有關。今有急。義不可獨勞韋翁。願偕往。韋翁許諾。家人皆出阻予。怒不聽。韋翁家英國租界。是時租界已戒嚴。植大欄。禁路人來往。予家邇租界。租界警衛人多識予。即囊手銃以往。果得人。俄領事乃以小兵輪送韋翁。兼使俄兵二人爲衛。予遂與韋翁及其夥伴四人渡江而東。

漢陽爲湖北三重鎮之一。與武昌漢口。相隔江而峙。其地有鐵廠兵工廠。顧商業不振。市衢之湫隘。城門之穢陋。視吾粵西鄙之封川德慶。且不逮之。其名勝有鸚鵡洲。洲不必洲。早爲荒草之墟。雨澤大注。則潏而爲湖。流水播播。闕無風景。而椎埋之徒。則樂大揖其中。予旣與韋翁跋陸涉水以赴之。至麻紗局。市人環而觀。歹人十數。窃窃指韋翁而語。意將不利其身。以二俄兵執兵侍左右。乃不敢動。而予已力防之。於是麻紗局執事者告予。城東劉家街及溷於鸚鵡洲諸無賴子。有聚議舉事嚮應武昌以圖遂其慾者。鐵廠工人。已輟工矣。守鐵廠者瑞澂督標兵。皆挾槍若彈逃去。漢陽令閉門不敢出。或云亦逃去。早晚亂矣。予悉以語韋翁。韋翁因悉提局中幣藏暨諸重要簿書以歸。他不及取。存局中麻紗都值三十萬金。予家佔值十萬金。今事急。無人可任。故亦不能稠載歸漢口妥之。其後漢陽慶兵。麻紗盡爲兵與賊掠去。韋翁歎息語人。深悔犯大險爲當日之行也。予與韋翁歸也。時維黃昏。

楚同軍艦已復浮江水上。遠望武昌蛇山。樹大旗。壁兵甚衆。既登漢口。路人盛言第八鎮協統黎元洪被強舉爲大都督。已出示安民。而漆漆佳城。猶深閉如睡。江中時有小舟自武昌城外而來。皆逃兵難者。執與語。多不審城中情況。因俱韋翁立俄領事館屋頂以觀。江濶視不明。惟時聞喇叭聲。因風而至。甚悲壯。久之。遂舍去。韋翁言禍今方作。漢口中國地域必不能安。其移家就我。予立以電話請母命。母與家人皆不欲。即姨丈姨母亦然。因謝韋翁。匆匆歸。家人知予無恙。皆大慰。入夜。蛇山兵復發大砲擊楚同軍艦。相互擊。至曙不輟。砲彈有流飛漢口者。距予家甚邇。家人皆大懼。隣居時聞哭泣聲。予與家人皆永夜不寐。而姨丈則尤驚。力自理其所皮藏金石書畫。仰天搖首。顧甚稱予齒釋遇憂患事。乃能秩然以禦。膽大多智愈常人。然虞予犯危。則告予母使止之。予母聞之。乃不能語也。旦日晨。予冥手銃懷中。督夥伴五人者出大市糧食。既於事。乃爲長日閉門。顧視隣居亦皆然。道中無所見。午後。巡警以次逃去。諸會匪恣出劫殺人。租界交通益絕矣。予家於花樓街。花樓街群屋中。獨予家宏敞。予父又有富名。會匪思得一日機。久久矣。至是夜三鼓。果以數十人執大刀重斧。來斫予門。洶洶一無所忌憚。予母大懼。立爲禮佛誦經。恨不承韋翁言。遷租界。予兩兄與姨丈面相面。震懼不能爲一言。而采蘩最膽小。遂以眼淚洗面。度此長宵。予既具見之。中心爲披。怒不可忍。瞋目出走門限內。窺賊所爲。當此之時。誠不自知有父母兄弟伯叔姊妹。以至於有外舅外姑及所心系之人。蓋思與賊爭勝敗安危於深夜之中矣。

予生十有六載。未經兵亂。不知其情況若何。平居讀史書。每連言兵火。當時知識微。念兵亂誠相賊殺。

黃鶴樓感舊記

○顧何與於火。○而必兵火連稱。○不自其故。○至是乃大瞭然。○蓋兵爭中必不能免於盜劫。○兵門在外。○民畏死。○扃門不出。○即無虞。○圖劫難遂。○苟縱火。○火及危於兵。○宜出走避。○以是途中可掠而有之。○故兵爭必連於火。○而人實縱爲災。○不必悉與於所謂戰畧而爲也。○當其時。○賊數十人者環予家。○執斧斫鑰。○期壞鐵門。○門堅。○驟不可破。○羣夥雖提刀執槌以臨。○有從門隙外窺者。○怵賊衆且悍獷。○退語餘人。○勇者食其言爲怯。○皆大震懼。○返走自藏匿其所有地底下。○呼噓擊齒。○坐待羣賊蒞臨。○舍門不守矣。○予奔視大怒。○斥使立出。○而語以毋恐。○視門無大隙穴。○無以施手銃擊賊。○返走房中。○把手銃。○掩身憑樓欄盤花側。○曲手向外疾擊之。○彈凡十注。○三中賊。○賊大嘩。○氣噎竄去。○久俟不聞聲效。○急入慰予母。○告以賊敗走無事。○而心忙迫。○而母猶持手銃。○凡婦女皆怕見殺人利器者。○明知其持利器與己無傷。○亦必大懼避去。○是時采蘩踞依予母身傍大誦觀音經。○救苦救難聲續續出。○予幾失笑。○則趨慰之。○采蘩立搜予母。○而伏身於其懷中。○不敢視予。○予即出。○釋去手銃。○采蘩乃引目目予。○顧猶甚驚不能一語。○予久勞。○窮二日夜未能飽睡。○今則疲矣。○因倒身紫榆睡椅中。○稍用休惕。○目予兩兄若嫂。○皆面無人色。○蹙然來集予母房中。○恐懼不自知今夜生死。○予憫其狀。○力慰之。○皆爲少解。○坐久之。○忽火光熊熊。○自予房窗櫺人照。○予立走出。○知賊實縱火隣居。○益出樓欄俯視。○先是予憑樓欄擊賊。○樓欄沉黑。○又蔽於盤花。○賊不能見。○今火光下其能鑿人。○而賊已得逃散諸旂兵助爲虐。○有槍有彈。○予旣出。○賊即擊予。○不中。○中盤花。○迸然碎墮地。○予急潛身退。○然心大怒。○遂不怕死。○拔手銃力投以彈。○奔出與賊大搏。○而采蘩始見火光。○來予房窺視。○賊槍發。○予退。○被驚不知進止。○及今見予執手銃側倚樓柱力擊賊。

銃彈彭彭發巨聲。遂出奔抱予。淚涔涔下。必予入者。予懼爲賊所見。采蘩身且危。且采蘩夙畏手銃。頃猶避面不敢視。今不避也。遂身接之。抱予且越禮。心急爲之。元不足奇。然一胸間殊勇恠如此。茲誠愛我。自忘犯危。愛不可辭。犯危爲忠。因爲感極泣數行下。即斂手銃腰間。長歎伸手力挽采蘩。疾步而入。幸賊乃不見之。予視采蘩面色灰白。手冰冷。慄慄不能聲。因自拭淚。復爲拭之。寘手銃書案抽屜中。然後送采蘩歸予母房中使寢。采蘩遂面予母。使禁予復歸房中。予不忍拒。且恣爲言說安衆心。然思賊今縱火。不災不已。今一無以拒。終必爲所乘。而勢乃拘我此如。坐以待死矣。

當是時。羣賊大扇火。火騰踰丈。予隣爲盜器肆。植甚堅。木門毀於火。似不可守。顧木門後有鐵門。鐵門不能火。羣賊大怒。萃力斧之。門墜不得破。而予家門墻皆鐵與石爲之。火不能種。羣賊則益怒。狂以步槍射擊欄。窗櫺盡毀壞。槍彈流予臥內之中。予因引家人奔避花園下。皆相視無人色。時已四鼓。羣賊計猶不遂。而不肯去。頃之。八九人者束柴草。積盈丈。堆塞距予家三戶岑姓門前。岑湘人。窺人耳。所居不崇。其在平時。木門亦垂垂毀。羣賊旣堆塞柴門限外。火發。不一刻。立燼其家。岑氏父子破墻遁去。賊乃不問。賊之爲此。期嚇予家人逃火。得肆劫掠。私無圖於岑。於是火且燃偏別家。距予家益邇。予念不逃則葬。明知不免於劫。猶賢於舉家爲灰。則斥諸夥伴斧墻成穴。畀出走。返奔樓中。稍囊貴要物。陰插手銃腰際。將俱家人以逃。予家無後門。墻連他姓居。厚不可驟破。而火已甚薄予家墻壁。烟焰縷縷穿牖入。則大驚。奔下視斧墻所得。仍未洞。予因仰天長歎。心

黃鶴樓感舊記

昏亂。不復自知爲鬼爲人。窺視火益烈。羣賊環立予門前。思飽攫矣。花樓街通租界。羣賊所爲。租界警衛者皆見之。初猶置不問。火既再。且大扇。視焉不忍。出水喉奔據鐵欄。遙注花樓街。羣賊大怒。立提槍射殺鐵欄中諸警衛者。諸警衛者爲華俄道勝麥加利二銀行職員。皆遠西人。則亦大怒。鳴槍衝出射擊。羣賊大潰。中彈死九人。諸警衛者復爭拔水喉嚮火。久之。害用不成。漢口凡失火。發必災。今兵亂中獨不然。似天祐予家者。時已曙。諸警衛滿身濕。猶背長槍彎身收拾水喉。不辭勞苦。所爲愛惠異國人。而吾國人乃甘乘人之危以圖之。人禽之別。一寄於此。故人情見人慘死。無不戚然動於中。今予獨不然。見賊尸縱橫滿街。乃大噓也。旦日。韋翁知其事。使使與俄兵六人來。必予家人盡避去。予母至是。亦願去。姨丈姨母亦願去。則匆匆函諸貴要物。集大箱中。昇以出。斥多金。留夥伴四人者守門。俄兵乃挾槍護予家人以走。予知采藝畏見尸。因橫身障其面以行。使毋視。履租界。顧視鐵欄復合。憂乃釋。自是遂宅韋翁家中。旦日。亨柯羅夫聞予脫亂至。親來慰問。姨丈則飲之。予惴惴然懼其索還手銃。而亨柯羅夫遂忘之。一不言之。飲將醉。嗷嗷詈罵革命黨人不人。以殺人報仇放火盜劫爲事。其不改。將必敗者。姨丈夙守舊。勤心清室。又怨今興兵害其商業。則大許亨柯羅夫爲知言。韋翁聞之。亦許亨柯羅夫爲知言。執白酒（俄國酒也）性甚烈而值昂。漢口富人宴賓貴恒喜用之。如南方之用香檳法蘭地也。前邀與浩飲。皆大歡樂。若不知身今乃陷兵燹中者。予甚非之。去不顧。而自茲以來。漢口被兵。則日益矣。

予既舉家脫大危。遷于租界。是時楚同軍艦。屢敗退保下游。不敢戰。瑞澂彪偕遁去。不知所跡。彪修

偉如天人。望之眈眈可畏。今臨事如孤豚。一不敢咋。奴才也。果其爲奴才也。（清制滿洲八旗人爲官者人奏君上自稱奴才漢人則稱臣彪八旗人故有是言）而遠西人亦盛譏議彪。韋翁夙於彪。則大恨。禁予年少毋輕議論人。予固非心於清室。然昨見韋翁與亨柯羅夫在兵亂中大快樂飲酒。已爲不懌。今又護私芘短如此。益用刺心。加年少氣盛。不能忍。則思違離韋翁。獨歸花樓街護視所居。請於予母。乃不許。予因大鬱懣。危坐終日不語。入暮。有來告漢陽已舉義。武昌革命軍以明日渡江拔漢口者。予志其事。夜不能寐。明發。即獨出游江濱。江濶水無波。小舟皆不見。惟異國軍艦六。錯落浮水面。其狀甚豫。似不知今乃叢於兵氣森嚴之中。觀久之。欲歸晨食。忽遠見小兵輪一。樹青天白日旗。○（武昌舉義時軍旗蓋如此與今黨旗無殊）帥民船十數。嗚嗚嗚喇叭。望漢口而來。旣埒。黃色軍衣。右臂縛白布者可三十人。執兵先登。衆擁進。可數百輩。舍右臂縛白布。皆藍縷如乞食人。路人指謂茲民軍。民軍皆無槍。有提刀者。有執大木者。叫噪聲大震。水陸爲喧。於是租界諸警衛者立戒嚴。而民軍終未履租界。觀久之。民軍皆入漢口市。時時聞槍聲。入夜。數起火。顧皆不邇予家。時維八月二十三日也。旦日。留守予家夥伴以電話來。言昨夜民軍再來搗門尋予父。拒不應。大怒去。今必再來。再來將何以禦。予急未有以報。夥伴又言何海鳴已釋出主漢口軍政分府。大榜告諭安民。予用大慰。語夥伴無恐。其毋逃。予家必無禍者。是時中國地界。未敷設電話。予家所有。獨與租界通。特寘之。念旣不能與海鳴語。今事急。因遺書海鳴。使毋任不法之徒。擾敗予家。書之投。以俄國領事府隸人爲之。隸人身繫標識。入中國地界。守兵驗不欺。知與書其長。得無阻。海鳴得書。立出示

黃鶴樓感舊記

保護予家。而報書必予赴軍門相晤。別使人立租界鐵欄外俟復。予持書歸母。母懼不許。予力言無禍。且有利於家。猶不許。因謝來使。願他日相見。入夜。益聞中國地界盛發槍聲。居邇中國地界者告予。每聞叫呼哀號聲。午夜續續起。而不審其故也。其後采蘩聞其事。甚爲歎息悲傷。馴至予妹生朝。予母以身陷亂中。無心爲讌樂。率率具酒食爲點綴而已。而采蘩則竟不能藏其所爲金線繡鞋以贖。力面予妹傾其不禮之心。尋聞予妹頗愛嗜歐式鏡奩者。出二十金使予爲市之。予邀與俱出。期憑游眺。祛其鬱鬱之懷。以今旅居。辭不許。予不敢強。然視其自兵興以來。一不盛服。今乃盛服。心竊多其知禮也。

海鳴既有漢口。恣縱兵搜殺滿洲八旗人。滿洲八旗人是時猶多不剪髮。語音鳩異。辨別不難。故易搜殺。凡搜殺。諸民軍所爲尤毒。皆斬首。斬則不度。有連肩臂斫去者。懸斷頭電燈杆上。每街巷二三四。凡殺三百餘人。皆散髮流血注電燈杆上。面目可畏。連二日夜不釋去。穢氣中人不堪。予立租界鐵欄內遙望花樓街。見予家對門電燈杆上。懸一首。皤然美鬚髯。齒眼皆張。面目剝刃十餘。創痕斑駁。濛濛不鑒其貌。知者皆言其是致仕南書房行走內閣侍讀學士湖北駐防滿洲人崇祥者。崇祥久久居漢口童家巷爲善人。平居恒以宋五子之學誨子弟。與人無爭。餘十年隱居不問外事。與予父交甚摯。予嘗過拜堂下。聽其講說周子通書。頗能會心悟理者。崇祥大喜。誦言予敏慧而不驚。因以初刊本黃宗羲所爲明儒學案爲贈。予甚寶之。一胸八百日。不自意其行善獲惡報如此。爲感極下淚。又聞諸民軍所以懸崇祥之首余家對門者。將以憚余父云。心益大慟。計海鳴爲人。雖麻面眼有兇光。然固讀書人

黃鶴樓感舊記

○即嫉惡○同是人類○何至無善惡皆殺如此○太息而歸○閉不以其事告家人○獨語韋翁○韋翁大怒○立走俄領事言其事○俄領事立聲於他國諸領事○願相具名牒軍政分府○宜重人道○禁毋殺○願存公衆安康○海鳴得牒○羞其爲政○乃禁殺○而鄂人習於垢穢○如長緞大襖○其平居○矢溺載道上○溷溷不除○視爲當然○故今血肉穢氣滿街閭○乃無有人涓滌之者○官今雖禁殺○然此乃不及理也○後三日○漢口寢安○租界鐵欄不復植○洞洞無閤如往時○予因走告海鳴○願出囊私二百金爲助○其以軍令嚴糞除之○海鳴許諾○而却余金○留余與佐○以父母在○仍未應○海鳴意不懌○譏余富家子無大志○予笑自承○將辭出○海鳴言漢口今安堵○何必托芘異國人○君與吾夙○人皆知○君今不歸○不殊昌吾守漢口無力○君其何忍使茲民皆不安○而吾名爲點者○余可之○將請命余母乃爲○遂別去○具以事告予母○先是韋翁得漢陽報○蘇紗四局所有物○盡掠於亂兵奸民○四壁不立○獨存井水○亡失值三十餘萬金○則大怒○韋翁性剛愎○有不樂○恒遷怒人○雖於予家諸人○乃無訑訑之聲音顏色○然長日喪面無語○問不必答○余母以是不能安居於其家○是時余父已自析津歸○則言於余父○必復居故宅○而家人皆不樂久久寄居○亦以爲言○余父以肆事待歲○集不暇○又聞流言實不利我○與姨丈皆不便遂歸○而可余母之請○皆使歸○於是盡歸故宅○視所有○舍羣賊擊碎余房窗櫺○物無所失○獨采藥所畜獅子金魚百三十餘尾○失食皆餓死○采藥則哭吊之○采藥受性至溫婉○半年耦處○余初未見其詈罵人○至是乃大罵留守諸夥伴無狀○聲色胥厲○面頸發赤○余勸慰○亦爲所罵也○先是鎮粵將軍鳳山自京師赴官也○訶知革命黨人圖之急○停驂在途○殢留不進○是時津浦鐵路工未陳

黃鶴樓感舊記

自京師而南。必道漢口。泝大江以至上海。以瀕廣州。鳳山過漢口。潛留一月不發。而韋翁於漢口夙有盛名。無中外。交游甚廣。於是小竹丈與韋翁余父及爲銀行之事者曰唐翁曾翁皆甚交。鳳山思深曉粵情。因以小竹丈爲介。交余父韋翁唐翁曾翁。居韋翁家旬餘日。嘗識余父於交通銀行。其妻與妾過拜余母。余母識其妻與妾於家。交游酬酢。人之恒情。無他故。曾不足異。而漢口群僉人媚余家富。矚余家人既歸。則大造作言語。讒於海鳴。謂韋翁與余父皆效忠虜朝。不利革命黨。宜窮治其事。顧韋翁家租界。無以毒。余家人今皆歸。可捕治。即不誅殺。因而罰大鍰。以厚軍食。則何爲不爲。海鳴始不應。言予父友鳳山。無他故。不宜羅織以罪。而讒者益相逼。疑海鳴右其私交。海鳴不得已。期予赴軍門。具以讒言相告。予大怒。即不恐。謂予父今不在家。父誠有罪。可立誅殺我。毋毒及其家人。海鳴不能語。頃之。謂茲不必言。今軍困於食。尊公夙好行義。幸捐金以伙於軍。予起言曰。乃若此耶。雖然。誠非所謂罰鍰者。義當爲。不則死不辱。海鳴許諾。予歸告予父。予父念勢已如此。不可拒。因與姨丈各以五千金伙於軍。唐翁曾翁亦各捐三千金。惟韋翁一文不拔。武昌舉義後。國人捐金濟軍。茲爲第一。海鳴乃自爲書以謝。且鳴其義行於報章之中。而讒言猶不熄。必燼予家。又爲匿名揭帖大榜通衢。別鈔繕予父異時與瑞澂彪書。書蓋磋商承墾大智門荒地事者。元書以所議彼此瞭然於心。故言承墾事。但曰。大智門事。畀毋詞繁。而與彪書則稱瑞澂曰莘帥。（瑞澂字莘儒故云）與瑞澂書則稱彪曰虎翁。（彪字虎臣故云）此爲清時習用尊稱。不足奇者。乃僉人以大智門今爲戰爭重地。思執以傾陷予父。則竄易元書詞語與時日。指爲今茲與謀間牒軍事所爲。而深闡曲解其名稱

黃鶴樓感舊記

之詞。謂爲惟同黨乃如此。凡諸含識。皆斥不信。而貧智貪慾顧利之徒。群赴一闕。以爲不誣。予父念長久居於茲。必無幸。遷地爲良。故予輩歸故居三日。悉使復遷於租界。賃廡以居。當此時。清軍帥段祺瑞馮國璋。擁大兵南下。一戰拔漢陽。嚴兵憚漢口。越一日。遂克漢口。大焚殺連日夜。居民無不逢劫。或中刃死。予家獨無禍。惟午夜時聞槍砲聲。磨壯其膽。於予爲得。乃知僉人期赤予家。是實福我。老子曰。禍兮福所伏。言則不誣。而僉人種害人。往往予人以利。而自焚其身。天下事多如此。於是海鳴敗逃。而僉人乃葬身砲彈中。僉人者名劉公廩。日本士官學校騎科畢業生。人祥族子也。遜清時得獎爲騎兵科舉人。是時官漢口軍政分府參謀長。兼爲民軍司令。殺崇祥懸首予家對門。及讒害予父。皆其所爲。不惟仇予父。實仇粵人。詹大悲云。

馮國璋兵列漢口也。華景街民居數百千家。一日夜爲馬隊盡焚去。大掠及於漢陽。黎元洪孤守武昌。議退岳州。而祺瑞國璋奉袁世凱密命。拔漢口漢陽。眈能軍。按兵不進。養敵自重。挾逼清帝使遜位。以福其身。故武昌得安。兩軍隔江遙相峙。刁斗相聞。江水肅肅。不聞槍砲聲。予父以時多艱虞。今暫甯。武漢兵爭地。終非安樂土。則速家人南歸。是時廣東猶安然無事。予父故出此。而自顧肆事一未歲。數十萬金流在外。皆未得償。因與姨丈獨留漢口。各使其家人南歸。而姨母思踐前約遣嫁采蘋者。今之歸。不於上海。隨予家人家廣州。遂以八月晦日行。當此之時。長江輪船泊不航。蕪湖九江。皆饒兵氣。航益不通。韋翁乃言於俄領事。舍巨金。假華俄道勝銀行小輪船以濟。護以俄兵。言必無禍。航行中。舉目皆家人。波濤不深。極目江天。曙夕無苦。繁采時出憑欄顧盼。與中深相語。旬

黃鶴樓感舊記

來乃今復見其一露驩顏。故予亦爲大慰。惟予母與姨母。各不釋心於其夫。日嘿嘿不得意。予與采蘩各悉其力勸慰之。乃稍解。既抵滬。留三日。姨母與采蘩恣出過其夙交。宴飲不輟。遲遲不欲歸廣州。予母力趣行。乃發。當時習俗。國人往來滬粵之間。不樂乘歐美郵船。則買招商局廣大輪船以歸。航中甚風浪。廣大船小不能當。浮沉大海之中。如矢其度。采蘩母女生未逢此。則以爲苦。亘四日夜不食。至廣州。猶疲不能興。甚歎遭逢兵亂。自苦其身如此也。予夙以廣州爲祖居。宅甚宏渠。饒花木竹石之勝。予與予母及妹。皆復居樓下如前時。至於姨母與采蘩。則以屋左船樓居之。樓甚美。形如船。故俗稱曰船樓。下臨花園。獨立與諸屋異牆壁。有青雲巷可自出入內外。不必循予家正門。予父特建以自頤養者。他人平時不敢進溷。姨母與采蘩今寓此。予父所命也。時維九月初旬。廣州日日傳警報。革命黨人并諸大盜圖據外縣舉事。顧多不信。而州人乃爲被驚。有先航走避兵者。予以經歷漢口大劫。視茲乃如嬉。不爲懼。念居漢口。私心所以秋後速歸廣州取采蘩爲婦。今既歸矣。惟此爲懼。他何恤者。而予嫡母諸兄嫂。以詬諄先歸久久。久久則怨稍釋。今見采蘩至。爭飲食之。予益用懼。日縱口舌承諸宗族戚畹洗塵酒。不自知爲饗人。諸戚畹無不美采蘩。皆祝予得美婦。每視采蘩以嘻。追思坊鄰岑氏子。春初娶順德龍氏女爲妻。貌甚美。諸婦傭盛相傳言。以是西關諸富家人。皆謂龍氏美冠茲土。予實再見之。貌乃不如采蘩。自是諸婦傭咸言龍氏貌實不如采蘩。目善視不如遠甚。肌玉白不如遠甚。多材能善性情不如遠甚。今我第一。因益懼喜不可名。每視采蘩不釋。而不知天乃妬人。其不能使予終於懼且喜也。

采繁生十六歲未歸故鄉。又不解爲粵語。予家人固十九習國語。而采繁亦不能之。哈哉弗儂。晝夜滿口。以是接人臨下。恒以予及予母予妹爲舌人。深以爲苦。思力學粵音。顧不淑。強爲之。期期艾艾。有如口吃。家人每樂聞其語。資爲笑柄。故采繁偶爲粵語。一室恒爲粲然。先是長樂高而謙子益丈。以外務部左丞銜清帝命走勘雲南邊界。過廣州。丈舊游於予父。留予家二旬。愛予母所畜吳籍婢曰韶芳者。取以爲妾。甚寵遇之。至是韶芳以故自廈門赴香港。間道歸拜予家。韶芳賢於性。予母自髫時育之。甚愛之。不儕他輩。賤役禁不使爲。而韶芳護侍予母也謹。及其既嫁。故予亦禮之。既相見。聞予已定婚采繁。夙美采繁也。則爲大喜。面予母力頌乃今爲少子選得美妻。當是時。廣東勸業道陳望曾省三丈。前以規畫自來水通廣州。欲恃予父力助其集金成事。予父許之。雖未就。以是交益深。而子益丈與省三丈交夙摯。省三丈元爲臺灣人。臺灣亡。移籍福建。遂與子益丈論鄉里。故尤親。歲時遠道相餽贈。於是韶芳盛出禮物遺省三丈家人。省三丈家人以綠玉鬢花遺韶芳。玉甚美。值餘千金。韶芳遂以綠玉鬢花畀采繁。若爲贈嫁者。采繁平居。於珍飾最愛綠玉。則大喜。思爲物以報。未得也。予因問韶芳所欲得報者。必大言之。毋拘迂。不則采繁不樂。韶芳聞采繁神於繡金線。又見所贈予生朝紅緞被面。驚爲鍼神。因言願得繡金線紅裙。歸獻其元婦。且以鳴大表姑娘絕藝於八閩婦女。斯至願矣。予具以告采繁。采繁益爲大喜。念獨爲此。韶芳無所得。茲不可。而當時禮習。婦女之裙。妻則花紅色寧緞爲之。妾不能。不以緞。以縞紗。又不能爲花紅色。粉紅乃當。其爲繡。妻宜鳳凰。妾則不得。寶鴨或鴛鴦。斯爲當。於是采繁立乞予爲出市緞與縞紗。既剪裁。自摹爲畫。畫鳳凰

黃鶴樓舊感記

與鴛鴦。張架引鍼注金線。窮日夜爲之。期以一月蕙其事。以韶芳不能久留也。予家人時時來觀采蘩爲繡。予亦時時來觀采蘩爲繡。無人在。采蘩每拒予不使偪觀。姨母在則不然。恣與予笑相語。予嘗戲言。他日聘禮。惜囿俗習。裙與大褂悉出我家。不則自汝手。必加工矣。采蘩羞不語。頃之。乃稍引目窺予。目相接。則又立俯。而緞色殷然襯映。其面益紅。采蘩雙頰。無寒暑恒如傅脂。每笑則益赭。羞尤赭。凡肌白人頰赭則益其美。故予夙樂觀其羞。至於是。愈用大樂。私祝其幸以一月遂蕙繡事。以抵韶芳。以報前誼。豈意曾未一句。山河非舊。身復種兵亂之中。采蘩不得不立輟所事。而韶芳則亦匆匆去粵奔歸香港矣。

廣東革命黨人謀舉義以拒清廷也。兩廣總督張鳴岐持觀望。圖自便。覘大勢已去。宣言獨立。尋聞清軍大捷。再拔漢陽。則自棄之。復君清廷。於時革命黨人居香港者孔多。怒其欺。洵洵言將帥民軍大舉攻城。於是紳商暨各善堂院持事者數十人。懼糜廣州。陰與革命黨人磋商緩進兵者。而水師提督李準。先期與革命黨人通聲氣。密約舉事。至九月十八日。鳴岐復知大勢已去。諷薦紳之豪江孔殷等集議獨立。十九日。孔殷等乃議於西關文瀾書院而決之。鳴岐乃得安然而去。廣東乃得獨立。使使如香港迎胡漢民歸。主持大政。當是時。滿城爆竹聲。徹夜不絕。予懲於漢口大殺滿洲八旗人。今廣州守城職於滿洲八旗人。其年少氣盛者。憤怒不肯降服。拒獻軍械。將植大砲據城堞自護。不憚爲兵。而革命黨人亦憤怒。議必兵之。其後八旗人前官漢中道者曰黃誥。鑒形勢不可爭。大諭滿洲八旗人以安危生死。衆始畏服。即以誥出代宣衆意。願獻軍械降服者。乃得無事。雖如此。予猶慮不免兵刃。閉門憂

懼。舉家亦爲駭然。越數日。幸無搆兵殺戮之事。而新政初立。紊然無章。諸盜賊揭竿自名爲民軍。狂相呼嘯。來集廣州。操兵恣出游。面目可畏。奇狀醜態百出。其尤不肖者。假名搜查軍械。白晝肆出劫殺無禁。居茲亂邦。性命家財。朝不保夕。予母大憂。鏹予不使出。予惟日對坐家人唏噓。而姨母不習於粵。尤恐懼。采蘩亦輟於繡矣。然予家終幸無禍。於是人人皆剪髮。不則以爲逆。諸兄相次剪髮歸。語其所以施於事者。羣爭聽之。予不欲出爲之。乞采蘩爲淑其事。采蘩未學也。則遂爲之。良於修髮匠所爲。馴髮如鬣。家人皆誦言其絕世聰明。予妹笑不語。采蘩乃大羞也。是時市中雖溷不安。而予家長日閉門如不聞。偏能自適。以是采蘩復事於繡。予母病其勞也。入夜則禁不使爲。而懼門戶有不察。掄家人司守望。故每夜家人恒聚爲飲食談笑。或博筭。深夜不止。采蘩與姨母獨居船樓。樓邇街。戶牖尤宜防謹。予母又病其岑寂耳目不周也。提予妹往侶居。故予益常至。佐其清談。或稍稍博筭爲娛悅。采蘩每不與。避予母。獨坐樓欄繡裙。數告予。誓必以一月訖工踐前諾。其後乃以月有三日竣工。曄然鏡眼。知者匪不驚其技之神。予因親爲携赴香港畀韶芳。韶芳乃大喜也。及歸。市中稍能不厯奔。予家益無禍。私自幸俟稍甯靜。父與母必爲予完婚。而予父漢口書來。言諸茶肆今所經營。中於兵災。貫金及負貨物於我者。都五十餘萬圓。今皆借故逃去。無一文得歸囊中。今已釋兵。將大訟。今年不能歸。予得書大失望。不惟櫻心於家產被累。父其不歸。今年婚禮則不成。因嘿嘿持書示采蘩。采蘩讀之。低頭一不語。不知其心中作何想念。而予無聊極思之中。猶能力自慰籍。期待之來年。不自意來年竟不可待也。

黃鶴樓感舊記

廣州郊外初無勝地可游。北之白雲山諸寺觀。西北之流花橋紹武君臣塚。皆濯濯無可觀。往返棘手足心眼。盜劫可虞。今惟東榮。大集游侶。先是粵大府練新軍。新軍壁東郊外燕塘。距城遠。因關馳道便將士。曰東沙馬路。路廣以修。於時水師提督李準。連軍弁李世桂及豪賈胡子椿數人大出貲買地於東。東夙僻。則欲榮之。既植劇場花園及諸歐式建築物水濱。恣爲點綴。目東沙馬路蕪不址也。建屋沙河曰息鞭亭。饒花木館榭之勝。以妥游人。其後準之計人程起雷。又植小旗亭於其前。衡宇相望。皆經營飲食之事。距亭百步。有金嬌墓。金嬌者大沙頭伎。先一歲以火死。所嫖客憐之。營墓道旁。有盛題詩詞楹聯其中。茲其創也。金嬌墓遂爲茲土風景增色。雖亦濯濯無可觀。良於行。無虞盜劫。以是游人集。而數年來廣州風氣。西關諸富家子。十九好馳馬。每日躍。連轡東出。止飲息鞭亭。群婦女亦樂乘馬車以往。以大其目。車敝敗。獨賃游人於茲。無四時皆然。惟冬寒風雨乃替。今兵氛稍息。初冬氣爽。好馳馬者尤以爲娛。予八兄夙好馳馬。久閉痒不禁。則市一馬。以時馳騫於東。予亦樂之。三水鄧氏子因舍其紫馬遺予。予爲大喜。念采蘩初履廣州。窮一月乃未出游者。今其不可不視予策馬。因以爲言。予母亦謂今稍出游。當無禍。則期姨母采蘩以至於予舉家人。以十月二日游覽東郊。諸婦女皆乘輿至東門外換馬車。予與八兄先馳候東明寺畔。既皆至。予怒馬而前。甚自得。顧視采蘩。所乘乃落後。因折返。勒馬旁車徐行。采蘩則力視予。有不豫之色。予不審其故。後乃告予。懼予蹶也。於是予母引衆憩於息鞭亭。將飲其中。昌言今游金嬌墓者。予家人皆嘗游之。予母因招姨母采蘩予妹往游。而督予爲導。予兩嫂見其姑往。於禮宜扶持。因亦往。而予八兄先出據坐小旗亭俱諸

黃鶴樓感舊記

四〇

少年大語騎馬。諸少年皆習予。聞予得美妻。恨未能見。今知來游。必予八兄陰指告之。予既出。衆集視采蘩。采蘩窺予八兄雜衆中。面立赭。低頭遠予以行。當其時。采蘩衣裳。皆御庫金萬字甯緞。澄澄鏡人。粵女恒少有此。而其容乃爲吳裝。皆殊於粵女所御。褌依股脰廣狹爲之。乃如縛。衣甚短。領似馬鞍。領端翹掩其領。而鬢自額際中分其髮。下垂爲彎月形。使交抱雙頰。其爲辮。自肩下始組。組以黃金範成者。長踰寸。眉則濃之。(當時粵女皆爲纖彎之眉者)掌則甚塗以脂。而足乃似纏非纏者。履端甚尖。一望而知爲吳越人。其既出也。路人皆爲貽。及至金嬌墓。有婦女力言其甚美貌。予大樂。陰告采蘩。采蘩羞不語。游久之。乃歸息鞭亭。時猶未及飲食。予因稍出應酬諸少年。諸少年咸大頌予得美婦。岑氏子且自慚其婦乃不如。予益大樂。迨飲酒。視予母今歡甚。把酒數數盡飲。因胸采蘩。采蘩因爲飲橙花酒三扈。雙頰含丹。益美其美。其後罷游歸。予遂舍騎而乘。而采蘩不肯與予同車也。

凡人居亂邦之中。尋樂。無殊張戶牖以來穿窬。而予當日年小識短。計不及此。遂自賈禍。至今追思。真可憫也。當予家人乘輿出游也。都十有九人。婦傭婢依前後甚盛。於是鄰街有陳道館者。其主爲巫者曰陳彪。平昔糾集市井無賴子相爲惡。至是三合會公然榜名號爲義民。符籙旌旗之屬滿屋。其人皆藏兵。恣出劫殺良善。官不能禁。陳道館乃爲三合會諸匪類所聚。內外連謀爲堦。瞋目過市巷。無作不惡。既見予家人盛出游。晬衣飾。婦傭婢孔從。心爲大欲。而彪習知予家富。則謀以旦日掩劫之。予家人聞其不知也。旦日午。婦傭抱予從子出市。歸及闕。羣盜十一人者掩進。二人者執手銃憚

黃鶴樓感舊記

婦傭使毋聲。其餘九人。狂走入房闔牢搜予家人。悉囚一房中。又以二人者持手銃監視毋動。予家人咸震怖不敢迂。恣使爲劫。當是時。予視予母門毆姨母船樓。采藥旁立剝橙食予母。橙堅。懼敗指甲。因走樓欄手刃剖之。瞥見羣盜恣奔走花園廳事間。大驚呼返走。而羣盜聞人聲。循以至。怒身登樓。械捉人。予見之。即出語盜。財其恣取。毋驚老人。而二三盜猶執手銃相嚮。顧視予母。戰齒無人色。心大痛憤。而無法拒之。頃之。一盜疾步登樓。狀甚傲。若爲羣盜之魁。既見予母。力視不能釋。予母益驚。一不敢仰視。又頃之。盜魁者斥羣盜毋妄動。復奔下斥羣盜毋妄動。疾步復登。指予母語予。茲其於汝爲誰何人者。予具告之。盜魁者立前趨謝予母告死罪。予母猶恐懼不敢與語。而盜魁者悉集羣盜花園。引予出。兼兼而言曰。今誠不知。故出此。幸恕之。又曰。其悉搜衆身。一物不敢取也。予謝之。良不白其故。念盜來無空去者。則出百金酬之。拒不受。且言後此當爲大告吾徒。汝家其無憂矣。遂率羣盜去。予母立爲大集家人。慰問所亡失。皆言無有。而一不解盜魁者乃今所爲如此。其後婦傭熄驚出語人。盜魁大類負販楊桃者。予母大寤。立誦佛號。謂行善報應不爽。蓋予母去年挾婦傭走花埭讓黃大僊。過板橋邊。有負販楊桃者壯男子。母死無以爲殮。妻又病危。無爲計。哭於家而哀。予母憐之。計今懷金不足完其事。脫手鐲使婦傭走質肆易百金悉畀之。則跪謝。矢誓必報恩。而予母不肯告以所居地。遂別去。國變後。負販楊桃者以夙多相識三合會匪。而其資格固甚深。彪因帥衆戴爲魁。日事刦殺良善。今刦予家。負販楊桃者度必大獲。故親至。既見予母。乃能目而識之。故以衆退。且恣出誠其所相識諸三合會匪。毋圖予家。其後有爲民軍連長者曰黃梧。遂大窺伺予家。

黃鶴樓感舊記

○負販楊桃者聞而止之。○梧不聽。○因而至爭。○負販楊桃者拔槍擊殺梧。○予家得不再逢禍。○故予母以爲行善之報。○遂生大喜。○盛出金宴宗族戚畹酬神。

○舊式婦女心理。○每不可解。○予家得免於劫。○明明爲予母行善之報。○予母固自知之。○何與於神。○更何與於所謂黃大僊者。○而予母遽一委於茲。○願糜大金以赴其事。○予固不謂然。○然知家庭之間。○果遇事據理以開婦女之惑。○而禁其不使習於機祥。○雖迷信鬼神。○往往不免淪於巫蠱之禍。○讒匿之隙。○中於骨肉。○有不可救。○顧平居無事。○悉閉其所神禳鬼。○則其精神無所寄托。○其不淑於性者。○不免激盪而爲失德之爲。○即其不然。○亦必一納其身於博筭以自遣。○以至於淆其家。○易其心。○若其淑於性者。○則遂愁歎。○謂祇此小事。○男子者亦不能遂其心懷。○是不人我。○積久成怨。○則雖母子夫婦之親。○恩義爲殺。○故善治家者。○宜時其所爲大小利害。○施以操縱。○則室家永無勃谿。○不則不堪問。○以是予今不惟外不謂然。○且僞爲歡喜。○力言其宜酬神。○以悅母心。○母果大悅。○夜督予繕治酒東。○分遣戚畹。○期以十月九日敬備牲牢饗黃大僊。○而夜宴於家。○是時黃大僊所塑像。○已爲警廳長陳景華撲毀。○廟宇籍沒。○將植孤兒院其中。○予母不得已。○望空虔拜喃喃告神。○予觀狀。○幾爲失笑。○顧予家遇祈祀。○無老少皆守禮。○無敢稍爲嬉嫚者。○予母旣斂衽下拜。○廳事中聚話諸人。○皆起立。○予二母三母四母六母亦盡起立。○即予嫡母仲子。○齒少予母三歲。○夙甚自尊。○時方跌坐閱報章。○亦急起立垂手。○俟予母完禮。○始復坐。○於是予母拜畢。○予母主酬神。○故先拜。○而是時俗習。○凡爲祀禱之事。○重男輕女。○無長幼尊卑皆然。○男畢乃及女。○即母亦不得度越其子。○今酬神主自予母。○其旣畢拜。○所生宜先。○是則論序應及予兩兄。○次及予。○顧予母拜起

黃鶴樓感舊記

○即呼予以前。○予兄欲進拜。○則止不進。○蓋予兩兄皆出嗣世父季父。○出嗣誼不同。○故予母先予乃及兩兄。○兩兄拜起。○論序應及予兩嫂。○今予既先。○婦隨夫也。○故兩嫂趨起不敢進。○予母微笑召語采蘩。○其即出爲禮。○語發。○衆爭觀之。○有翹其踵者。○采蘩爲大羞。○盈盈出。○力俯首不敢一視人。○諸戚畹有搖目爲語。○而面予竊笑者。○予大樂。○念苟已合卷。○今拜神。○夫也婦也。○自長幼皆習見。○何能有此奇觀。○雋味而樂永。○今采蘩於予。○許而未聘。○身猶閨女也。○閨女恒畏言嫁娶。○今所爲遂若夫婦焉。○而甘承笑謔於稠人之中。○不辭羞怯而爲之。○其篤順予母之心。○皎皎可觀。○視小家女粥粥囿流俗之見。○惟利其私。○不避敗禮替恩殞怨。○相去何可以尺寸度。○以是采蘩訖禮。○低頭立姨母身邊。○羞未寢。○而予不能自禁。○頻頻窺望之。○蒙予表嫂周氏婦姍笑不懼。○蓋予心誠甚樂也。○而不意尤有甚樂於此者。○其爲事。○幾使予爲烹其十年禮教之所肄。○屠心盲行。○白晝爲鬼。○以即於登徒子之所爲。○乃歎天之生人。○朝夕若有所振者。○必使其變不單。○樂亦不單。○如石意調美爲可怪也。○

當是時。○諸戚畹來會者。○男女都三十八人。○環予母以賀。○予母大喜。○因言於予六嫂之母唐。○曰。○吾家諸珍飾。○咸藏於質肆。○存於家無多。○即劫。○失不重。○獨大妹妹先一日自質肆提金剛石雙鐲歸。○將易其裝璜。○鐲值七千金。○今無損。○此則獨幸耳。○大妹妹者。○采蘩也。○予母恒以是稱之。○於是衆乃環賀采蘩。○采蘩不能粵語。○然聞而會意。○起立笑謝。○其容甚恭。○衆益目之。○唐其嫗矣。○乃善謔。○則以粵語頌予得良妻。○且語且視采蘩以笑。○采蘩聰明人。○因爲低頭一不眴者。○而予心則大歡。○計自漢口脫兵歸。○初未嘗置酒高會宗族戚畹。○惟數數食於人。○乃今有此。○而又果足以爲歡。○今男賓餘十人。○其何能舍予不

黃鶴樓感舊記

飲。不醉不休。因伺隙言於采蘩。今日盛獻酬。其瀕於醉。汝亦宜諒我。采蘩聞之。笑不言。頃之。言衆今皆歡。且集於我。懼我亦醉。而力乞予可毋多酌。則毋多酌。毋爲酒狂。予可之。其後予果中酒。搖搖恣爲笑謔。用歡衆人。予妹夙不能飲。亦面紅。而采蘩叢單身羣女中。人人賀飲酒。不勝杯杓矣。夜二鼓。乃畢飲食。來瞽姬度曲。既訶娛男賓。即入內室。予遂踵以入。視衆雖坐萃聽訶曲。獨不見采蘩。走花園跡之。亦不見。問婢。婢言醉臥矣。益心念之。登樓以視。乃見采蘩酡然側臥榻中。姨母方爲安衾使靜息。即出周旋予諸戚。而誠小婢使謹侍之。小婢樂聞訶曲。潛身去。以是樓中闕其無人。予偏視之。於時采蘩被酒身發汗。衣桃紅春紗小襖。襖無領。辟左右爲杏形。至胸乃結。微露其胸盈寸。肌玉雪。與小襖相映。益形其凝。微以薄衾蓋腰間。餘盡露。朱色褙帶一腰。其端結如毬。斜墮襖緣外。尤能入眼醉人。余懼其爲寒風所襲。別取夷氈。輕輕蓋於其身。采蘩方薄寐。立爲驚醒。力牽衾自障其身。顧視無人。顧猶醉。含笑問余今何時者。汝則何以來。余笑未報。復語余今大渴。疲甚矣。汝其以茶畀我。他日汝醉。我亦以茶畀汝也。余笑許之。即斟茶以進。采蘩擁衾彎腰起。曲右手抵床。余因斜坐床邊執杯真於其脣。持杯不釋。采蘩乃自衾底出左手持杯。至是小襖不能復揜。而手相接。余心益爲突突然。飲及半。采蘩目余。汝亦當渴矣。余即舉杯盡之。因思閨女私有物。曾不肯予人爲用。今予余。又以餘瀝。餘瀝不可與別人。乃今饗余。茲其何謂。則大喜。而采蘩已復臥。側面伏於妃色枕頭。鬢稍亂。垂垂斜覆其額。美益顯。頃之。采蘩自撫摩雙頰。逢手如火。語余面甚熱也。至於是。予遂不復知以禮防自持。伸手親之。果炙手。采蘩立張右手拒余。余握其手

黃鶴樓感舊記

亦無慍。則益大樂。幾欲樓而吻之。顧未敢也。余是時所爲。誠越禮。然非酒後不敢爲。而采蘩亦非酒後不如此。乃知酒爲淫媒。能娛人。亦能禍人者。今余大樂中中酒。皆年少也。即越禮。未遂敗禮。是知余二人者固非性於淫者也。使今新知人。亂矣。

凡人處於家庭間。叢數十人其中。受性各殊。境遇有不同。安危悲喜有時而異。欲其耦居無怨。勢不可能。若別嫡庶。異貧富。殊貴賤美醜。權勢大小不鈞。尊卑長幼恩有等級。則尤難親。即懷奇德至行。使不稍出術數施於其間。而予以小恩小惠。則勃谿不免。以溷其家。而其以異姓人居於戚畹之家。日蕩蕩不能慮患閑邪。尤易陷於跋前疐後之域。雖至姻密。往往凶終隙末。讐與日積。老死不能復其初。故君子接物。雖小不忽。今余之家。余異母諸兄嫂固娼嫉余母所生者。及今歸。久別積愆稍釋。猶未能一洗其同異恩怨之嫌。而一家之中。導釁莫多於婦傭婢。苟其主人者樂聞他人私事。或輕信悠悠之言。恒以是種禍不可拔。采蘩今居余家。別爲居。長日夜與余諸嫂少相晤。晨一見。夕則不再。而諸婦傭婢非遺物訊事。不多往還。故種禍之機乃閉。而采蘩所畜小婢三。皆吳籍。於粵不習。平居又不使輕出。故得無事。然人雜則口舌滋。即能時時嚴防。安能遂絕。况嫌隙之來。有時乃出意度之外者。於是冬深鱖魚肥。采蘩食之而甘。稱爲第一。醃使晨以佐糜。尤所嗜。先是采蘩自治爲菓餌。餽饌。無不分遺余諸嫂。涓且旨。衆皆稱之。至是余諸嫂聞其嗜食鱖魚。咸醃數尾十數尾以贈。婢媵而至。采蘩皆大出金犒婢。凡女子匪不貪金者。則皆大喜。願時時得物遺大表姑娘。其後余四嫂梁醃鱖魚十尾使婢蓮持送采蘩。當此時。采蘩以洗頭後防動頭風。調川芎白朮魚頭入酒爲羹食之。酒沸力

強易醉。遂薄醉。晝寢榻中。而余母與姨母赴觀音廟拜神。余妹視花匠植雲南朱色茶花花園。船樓乃無他人在。蓮既至。小婢穉也。不敢呼采蘩使醒。又不下樓告余書房。惟取筐受魚。亦不知言謝。而蓮之來。固望弋犒金。乃今無有。禮亦不盡。因恨恨以去。具以事告梁。而故爲讒言以助之。謂大表姑娘方輕睡。稍視即復寢。曾不發一言。故今空槩以歸如此。梁用大怒。計諸妯娌使婢贈魚。婢皆得大犒。今獨遺我。褻婢。其是褻我。又不崇篤贈答之禮。不知視我爲如何人。然梁夙性能忍。今雖深恨采蘩。而鏞怒不馳於顏色。其後采蘩寤。訊知其事。咎婢缺禮。怒撲教之。然後執婢乞余妹與俱白其故。詣梁謝過。辭甚遜。梁始爲釋然。由是采蘩接余家人加慎。禮加敬。遺贈加數。而益予婦婢備以恩惠。皆大誦言其美。乃知婦人女子。即生於富貴家。不必知禮行義。拘迂小故。自尋煩惱。漓其安居朝夕之娛。而采蘩以璇閨弱質。才十六歲。經歷初不多。慣於嬌養。乃能謙卑自守。祇慎往復。周旋中矩。以妥此巖巖越越之人。其心甚賢。其智乃不可及。無惑乎人人多其絕世聰明。世言凡絕世聰明者必短命死。嗚呼。采蘩絕世聰明。於是乎采蘩短命死矣。

凡一代興革。民風亦隨而轉移。而其變遷之亟。尤莫如教育文化之事。粵中自學校興。羣女已不如光緒中葉前深閉不出。至於光宣之交。西江大水災。好事者創爲女子賣物振災之議。名曰慈善會。集羣女其中。醜行百出。革履夷傘。風靡一時。藩籬旣崩。禮教爲失其用。辛亥以後。自由平等之談滿人齒。不馴不度。乃爲趨時。女德益不堪問。馴致有所謂北伐女子炸彈隊者。被湖水色曰衛生衣及褲。束上下如絙。腰折臀搖。乘墜策肥。招搖過市。猖狂無忌。暗倡由是大布市中。良歹難分矣。於時余

黃鶴樓感舊記

四嫂梁。有同懷女弟曰蕙貞。久久讀書城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茲校校風夙良。男教員非五十歲外。不能職於此。十年之間。乃不如故。諸學生爭以佻健爲能。蕙貞家巨富。宅于西關。西關女子多嗜讀書。即讀書。亦溷於所隣私立學校。甚少遠赴城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者。辭勞其足。又不願寄宿。當時風氣蓋如此。而其程度亦不逮也。蕙貞受性聰明。嗜讀書。稍稍有知識。投考中選。自能其能。故讀於茲。凡女子牘識字。稍稍有知識。其心多驚。而易惑於詖邪之說。蕙貞既習聞自由平等之談。自由平等誠不可誣者。顧得其僞。則淪於放僻邪侈。而蕙貞遂中其毒。雖不至被湖水色曰衛生衣及褲。束上下如絀。腰折臀搖。乘堅策肥。招搖過市。猖狂無忌。爲北伐女子炸彈隊。而已一混閨女所爲。交男友。通書問。同赴酒家樓飲食。身在家而心在外矣。蕙貞異時日曜日休暇。恒過余家視其姊。與余妹交誼甚篤。國變後。自樂其身心。遂少來。至是以梁三十一歲初度。置酒高會宗族戚畹。遂復來。久別余妹。則相執手笑語。情也殷。蕙貞聞梁言余得美妻也。因拉余妹介使相見。當其時。余方佐采繁以玫瑰花薰藏甘蔗。已藏矣。采繁俱余洗手盤中。競剔指甲使鮮。細語縷縷。容色甚歡。蕙貞既至。余以戚畹故。匆匆起立爲禮。采繁洗手猶未畢。爲之赧然。於是余妹立爲蕙貞先容。采繁遂與爲禮。坐久之。蕙貞語縱。輕儇不可容。且吃吃謔余得美妻。采繁雖不盡解其言。而賤其爲閨女乃面男子語婚媾之事如此。詞色立變。去不與語。余一未見其拒人若是之甚者。則大怪。以其含怒嘿嘿。因不敢言。其後蕙貞去。余妹甚病其初相見戚畹。胡以突然傲慢淪平日。走余訊之。余未有以報。采繁遂來。力誠余妹後此不宜友此無禮人。果有此無禮人。身與名爲累。余妹度其乃妬蕙貞與

黃鶴樓感舊記

余恣爲笑謔者。心竊少之。而采繁又力禁余毋再與蕙貞言。即中道遭逢。宜避路。余當時固過其言之激。且揣其不無妬念於其間。與余妹所懷相同。後一月。蕙貞盜其母氏珍飾值巨萬。踵所嬖亡去。不知所終。采繁聞其事。語余今果如何。余大媿往以不肖之心律之。而其明眼觀微乃如此。因益敬愛。面采繁矢誓。後此一不違其言。而謂研幾之能。操德之貞。惟舊式女子爲先以護。慎以微。至今二十年。頭可殺。此指不可易也。

余自漢口脫兵歸。安樂多而危禍少。然天之於人。不便常。喜焉必崩之以悲。彼其意。似視人如水。欲其永永得美觀。止水則無美觀。惟波乃美。故必不使平安無故。以樂其朝夕。而時時扇事以磨之。有可喜者。有可悲者。人其莫之能禦也。余今家居也。窮日夕無一事可爲。身閒心生。惟思飲食。而粵中故家閨女。恒樂手治餽飪治醃醢蔬菜。如醢鯽魚醃鮫魚酸黃瓜辣菜涼粉勃薺糕玫瑰薰蔗豉菜頭蕉乾龍眼乾勃子乾番薯乾炸合桃炸牡丹鹹水角豉麵筋杏醬雪梨茶牛乳軟餅冬瓜蓉春餅八寶飯粉果魚膾之屬。戚畹間以時相餽贈。聘其巧而競其味。事生雅趣。雖糜費。律以禮所云婦視饋饗。良不失其意。余父夙守湘鄉曾氏以調醬治醃訓家人。恒教使學爲烹飪。諸子婦若女爲之。甚許之。衆訖所治來獻。必別其味旨不旨。賞有差。余父今不歸。衆仍治不輟。以福其腹。以門其巧。以是采繁亦踵以爲。而吳人最工調醬醃蔬菜。無貴賤男女皆能之。采繁習於吳。爲豉菜頭味獨美。戚畹皆頌其能。盛榼來索。菜頭之爲物。性寒且濕。今治之。合以蠟汁糖醋豆豉蒜酒椒玉桂屑諸物。誠旨於味。而鬱濕不可堪。恣食之則病。甚或痢。余夙嗜之。今益大食。凡三日。日取盈盎。且以佐酒。酒性又濕也。遂病腹

黃鶴樓舊感記

痛。越一日。痢矣。臥床甚苦。聞人食飯七箸聲。則大恨。洵洵思攫食。顧病也。安能不戒口欲者。痢病在腸。戒尤宜嚴。而家人來止余。怒不聽。余母止余。幾不能止。衆因竊笑余爲兒童。凡病痢最敗胃。而病中所能食。乃至素。余益大恨。擲不食。又怕藥劑味苦。閉目關唇。淺嘗輒拒不再。余母百爲詞誘余。亦不聽。又不肯日出廳事就診醫生。奏則歸。恒怒罵人。富家子慣嬌養。遇病每所爲如此。非獨余。不足異者。而余母則爲大憂。寢食失其時。余乃盲然不知也。其後采繁來視疾。余方進藥。拒不肯盡飲。撐目怒視人。是時衆皆避去。余母獨在。采繁即前把碗。必余盡之。因言曰。藥雖苦。能譬汝病也。不盡飲。病則不讐。多累人矣。余不忍拒。強進之。余妹驀然來。視余母而笑。余母乃知采繁能治服余。每飲食。必引與來監視。余遂帖然如馴羊。余病凡旬有七日而愈。采繁爲甚勞。而無怨。惟恨病痢能厄人。數數顧余歎息。余自撫兩頰。深陷矣。雖如此。猶力慰之。於是余母言凡人病後。不宜有怒。知余性剛。因乞采繁長日伴余。余甚自幸。天乃賜我以病也。病旣愈。猶與采繁朝夕盤桓船樓之中。無所爲。棄茲長日。采繁乃昌言宜取余妹今共讀書。余雅其指。而余妹亦樂得機補讀也。趣使立爲之。余母姨母皆多其事。即使婦傭旁樓欄。置書案三。采繁與余妹駢坐。余與對。相距咫尺耳。余母知采繁愛花。晨起。必使婢走花園折供膽餅。展於其案頭。予與予妹獨無有。采繁甚感念予母寵之也。自是予三人者連數十日共讀書於船樓。

余旣以病起。偕采繁讀書船樓中。始余父延師授讀。余兄弟姊妹八人於家。五年三易師。師皆不淑。蓋粵士出爲人師者。少積學士。其於羣經。句讀且多不明。遑論闡其訓詁。所能者俗學。俗學不可以迪人。

黃鶴樓感舊記

余父憾之。遂謝帥去。聘良婦授諸女訓組。而督諸子出營商。余獨不樂營商。隨父旅居漢口上海間。從泝歸楊守敬誠叟先生治三禮毛詩一年。從武進柳權叔衡先生治春秋左氏傳年三月。從湘潭王闓運壬秋先生治史二年。從長沙王樹楠晉卿先生數歲學爲古文詞。諸先生皆國之大師。經承其口講指畫。而余性固慧。又能悉力於學。故甚有得。視昔害於粵師成語考左繡古文評註東萊博議隨園尺牘及謬解羣經之學者。相殊如二人。故余十六歲。頗以能文名。畢治九經三禮公羊傳左氏傳四史矣。余父甚喜余今能崛起爲讀書人。益寵愛之。遂不使習商賈。而姨丈今雖爲商賈。故爲茂才。能小詩與駢體文。雅好皮藏銅盜金石書畫。尤精爲鑑別真贋。海上師儒。多與論交。莫夙於侯官陳衍叔伊臨桂况周頤夔笙。陳况每袖書畫之屬過姨丈。置酒談竟夜。而采蘩自垂髻每出拜坐前。讀書開筆。叔伊實主之。夔笙則恒抱眞膝上。把手道爲寫字。顧采蘩不解國語。陳况又不能吳音。即欲材之。無由致。叔伊因以其友諸暨蔣智由觀雲之介。延無錫薛之道腴甫爲采蘩授業師。腴甫早歲中進士。賢於爲學。眇一目。又連喪子。性孤僻。不耦富貴人。而窮甚。因來就館。凡授讀八年。采蘩乃能執筆盛爲文字。腴甫嘗從會溪李慈銘愛伯學爲駢體文。既甚工。今遂以教采蘩。凡女子於學。自古今無不嗜爲華績者。故采蘩亦愛學之。腴甫治駢體文。舍六代徐庾輩。獨高濂之胡天游與邵齊燾。謂采蘩力未能學六代。則大以胡邵之文注之。采蘩去年嘗撰文賀腴甫之妻生日。腴甫甚稱其文也。當其時。巴陵劉城夫人過會紀芬夫人上海。二夫人僮僮老矣。家世承學。劉爲吳敏樹南屏外甥女曾爲文正公之女皆親承教於其舅父與父者。績學能文冠國中。腴甫於曾夫人爲門下士。懷采蘩文乞使觀之。二人稱道不已。留采蘩三日。

黃鶴樓感舊記

於其家。而采蘩不自炫。閉口不言其事。姨丈言於予。予乃知之。顧予生平最惡駢體文。今相研讀。憎相背。能不相侵。然予計其今湛心爲駢體文。此爲痴。他不必習。思勸使毋畸於茲。其後偶出游。歸見其縷縷爲予妹講解班昭女誡。甚精審。非深於文者不能。乃大驚。猶以女誡易識。別取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漢書趙皇后傳。使爲句乙之。傳文奇奧難解。而采蘩窮半夜盡之。全文才誤六句讀。夙不習也。乃能如此。十六歲女子乃能如此。求之男子。曾不易得。其是難能。至是予慮大釋。畏而愛之。而采蘩亦稍稍師予學爲散體文。予用大樂。亘二閱月不出門。三人者惟以文史爲娛目煦心之具。而予今茲曠解文字。未始不益得力於當時相淬厲期成功。及今追思。使采蘩不遂短命死。妻於予。至今二十年。學必成。名必立。何至愴心身世。盡敗其家貲。守繅終老。披髮佯狂。以朝夕人間。嗚呼。天何假我以聰明。又何假我稍能文章。又何以必使長爲恨人也。

予既窮數十日俱采蘩及予妹力讀書。瀕歲暮不輟。而廣州市人重視度新年。故一年之中。惟歲暮最多事。距除夕十日之間。必合舉家人之力爲所謂掃屋者。幾至於翻屋而糞除之。而莫敬於供奉神祇祖先諸器物。其屋大貯器物多者。恒盡數日之力。乃能藏之。予父今爲商漢口。凡立十二肆。夥伴迨五百人。事釋歸粵。予父使諸無家者。賃大宅聚而館之。常留數十人。至是數十人者悉力來助掃屋。才半日。遂完其事。不勞予家人。於時采蘩以船樓今涓靜。又不欲諸夥伴大溷其間。拒不掃。惟使婦傭婢視所宜爲之。故予輩不必避去。然以樓下囂然。亦輟讀矣。旦日。舉屋爲新。諸俗習如換金花神紅帖春條種種繁費之事。諸夥伴皆已職之。計已無事。皆辭去。而羣婦女猶各萃力忙其所忙。蓋俗習歲暮時

其家稍有餘貲。恒樂爲治糕煎堆茶泡油角芋蝦之屬。既以贈人。亦以爲客至賀年時供食。其無之。人羞其貧。故年必爲之。惟遭大喪乃輟。其爲之也。名曰開油鑊。甚隆重其事。諏吉日以爲。而恒以夜間。以至於天明。有連二三夜乃竣其事者。戚畹之間。各時其宜相往復爲助。視爲饒有興趣之事。且以鳴其富者。當其作始時。甚多忌諱。恆以吉祥之語佐之。懼男子口不檢也。故又恆禁往觀其所爲。而其所謂以吉祥之語佐之者。又範諸粉麵之屬爲容爲之先。其欲得子得財升官安樂。各肖其意。以老於其事者主婦爲之。俟其物煎至何容。以爲憂樂。於是予二母夙職茲事。恆以粘粉範爲銀錠者先投鑊中。往時乃無恙。惟今茲所謂銀錠者。爆而四裂。衆視之。咸爲駭然。相嚮嘿嘿無語。當其時。采蘩實依予母雜衆中以觀。見衆面色陡變。則異之。予妹乃潛告以茲朕兆不佳者。主破財。夙不如此。采蘩平居不溺機祥之事。至是乃爲予憂。而予告之。懼予肆事或爲今茲兵氛所累。予聞之。心爲不安。然不欲憂勞采蘩也。則力譬慰之。采蘩乃釋。旦日。畢炸煎堆矣。炸油角。油角有二。一以荳實之。一以筍冬菰豕肉蝦之屬實之。曰鹹水角。鹹水角小。油角大。皆以指甲陷其緣成波紋。名曰鑊邊。於是羣女競鬥鑊邊工巧。予妹與予從女腕蘭鬥尤力。予亦參鬥。乃不逮。而采蘩獨距坐階除旁臘石上。冥楹蓋膝中。低頭力自捏粉爲角。目不旁睇者。階除當風露。時夜深。因前乞使毋坐於茲。采蘩微仰視予。搖首眇不可。予俯視楹蓋。見所爲角。形小才踰半寸。而鑊邊絕工巧。一紋不紊。又有肖爲鷄鴨犬豕牛馬猴以至於蓮梅菊橙梨柚荔子諸物者。皆小不盈掬。貌絕類。此平昔得力於繡畫者也。顧不習塑。乃能如此。則大驚異。奪楹蓋奔觀群女。羣女無不爲囚面喪氣。自媿不如。予母即持細觀。執猴

黃鶴樓感舊記

在手。爲大笑不已。姨母亦爲粲然。予視采蘩若被薄羞。低頭歛坐不起。手沾粘粉也。潛呼小婢盤水進之。則拒不濯。含笑獨自登樓。於時衆皆入庖視炸采蘩所捏諸物。予因踵以登。半梯。怒不許。言今沐浴更衣。予乃止。計今距除夕惟二日。除夕之樂。當樂於此。惟求樂也。自是輟讀以致力點綴新年之所爲。

旦日。予晨起自理寢室。將有以飾之。至於亭午乃畢。出走市肆恣買可食不可食諸物遺家人爲年禮。而以巴黎宮粉花露水二餅壽采蘩。值甚昂者。以其夙嗜之。必喜也。果大喜。而一不言謝。予因加歡。至是舉家爲度歲之事皆具。旦日。是爲歲除。粵俗多以是日盛爲酒食。集舉家人與共。名曰團年。其在家而失時與食者。則爲忌諱。往年予父歸。茲日必大出金錫諸子婦子女諸孫。督家人力陳設。爲點綴新年。今未歸。予母以是不樂。然予母職持家。故仍不能不踵事以爲。及暮畢飲食。內外睽然矣。當此時。種樹人往以婦病無醫。以積借多。不敢復借取。姨母斥二十金陰畀之。種樹人甚恩姨母。聞采蘩愛臘梅。因獻一枝。橫斜殊有姿致。采蘩大喜。旣以十金勞種樹人。拉予佐爲汲水剪裁供養膽餅中。對坐看花。其樂融融也。而少年男女遭茲日。父母在。必爲竟夜不眠。是爲守歲。云守歲則父母壽命爲增。理所無。行乃大愚。然出於孝念。不可厚非。予家人自諸嫂皆爲之。以諸嫂有父或母在也。予遂細語采蘩。今求所以遣此永夜者。采蘩方爲姨母治所謂新年利。予妹亦爲予母治所謂新年利。是。時奇寒。霏霏雨雪花。十指爲輝。廣州少如此。二母坐薰籠旁觀其愛女所爲。寢且擁之懷內。笑謂今夜冷。毋守歲矣。予不應。計采蘩嗜食蠔蜆。因言當圍爐食蠔蜆。門食多也。采蘩微笑不語。而

予妹不嗜。斥爲樂也不篤。不如合諸侄大捉迷藏爲佳。而予諸侄果已大捉迷藏廳事中。予妹聞之。匆
匆畢所治。立奔往。頃之。予七嫂三母來呼索博。二母皆赴。三小婢亦赴捉迷藏。負負船樓。惟予
與采蘩在。視壁鐘可十二時矣。呼婦傭爲治鑪火。借采蘩恣食蠔。蜆則未得也。采蘩與予同案獨食。
茲爲始。始似不欲。以除夕。乃不拒予。予遂大飲酒。多飲身溽熱。又偪鑪火。因卸狐裘袍。采蘩乃
爲寘於姨母床中。亦自易衣。衣爲閃緞。而裘爲貂茸。貂茸奇溫。今弛之。予懼其不可堪。將止之。
而采蘩搯內衣之袖。粉臂半露。復來飲予。予力視其腕。而采蘩亦已薄醉。美乃不可容。頃之。斟茶
自飲。及半。予攫取之。亦不拒。予爲幾不自持。然固無敗禮。又頃之。乃罷飲。各復衣衣。移坐半
月檯邊。甚視臘梅花開未。又細語旦日賀年事。予維嚮父母賀年。凡夫婦皆雙雙拜。予家習如此。因言
期母氏心歡。宜踵諸兄嫂爲之。何必害羞。且前此酬神。汝亦婦自居矣。采蘩面立赤。視予不言。予
力偪問其允否。始微笑點首。而終不語。其爲狀。使人見之。爲骨軟魂酥。予遂大樂不可止。復走鑪
邊取酒。采蘩則止予。謂遂不飲者。旦日偕汝拜母。遂飲者。旦日不偕汝拜母。予不敢忤。即止不飲。
細視采蘩。其面乃復大羞也。思逐其羞。因乞往觀母氏博。則自撫其面。微笑視予。使今獨往。
予知其意。亦不往。甚自喜。願與長伴聚語通宵。迨四鼓。姨母則已歸矣。
粵人習以除夜諏吉時祀神。畢祀神。即爲賀年之舉。予家往時以丑時祀神爲利。習十數年不移。及今
亦然。予視姨母既歸。將丑矣。聞樓上人聲。知將祀神。則自洗而櫛髮更衣以赴。當時風俗。凡
人父母雙存者。無老少。新年衣衣賀尊長。色必以紅。不他色。謂以眎其父母健在。父母見之必喜。

黃鶴樓感舊記

茲亦行孝之方。故家子弟尤拘拘於此。予因衣棗紅甯緞袍。藍色彰緞小褂。而采蘩則衣花紅甯緞衣裳。衣繡金線牡丹夾前後。豪光射人。廳事中相見。衆無有衣繡衣者。因貽之。采蘩爲低頭含羞不語。以嘗飲酒。面益紅。遠予以立。予爲喜悅不可名也。於是祀神祇祖宗既畢。予仲兄即先望空遙拜予父。俟男女尊卑以次畢拜。即拜諸母。及於予母。予母夙持謙。於諸衆子已娶者。曾不坐而受之。及八兄畢拜。八兄者二母所生者也。故予母立而受之。是時九兄留襄陽婦家未歸。次在予。予母因微回首顧座。予則胸采蘩以前。采蘩大羞。衆貽之尤力。既駢立。予因呼曰。娘。祝娘健也。視予母既坐。乃俱下拜。予母甚歡。其及於予六母。予異母諸兄皆別夫婦而拜之。而予六母夙親予母。子母憐其多病無所生。又同出身倡門。情加親。因詔予同母六兄七兄俱婦拜之。必使坐受。若以視同所生。嚮如此。八兄畢拜。予復胸采蘩以前。采蘩大羞。而六母甚喜。爲吳語祝其與予和好長命安樂永康。采蘩益爲大羞也。采蘩俱予拜也。惟於兩母爲然。其他遇諸尊卑爲禮者皆別。於是予家人既以次畢拜。姨母爲外戚。宜爲禮。予仲兄最先拜之。姨母使揖不使跪。禮相稱。其他諸人亦然。一不畧受者。惟予乃其女婿。則立而受跪拜不辭。衆又爭觀予。且觀采蘩者。及采蘩拜予家人。二母三母四母及予諸兄嫂皆與平禮。其及於予。衆又駢起佇觀。蓋粵俗爲夫妻者當人前不相禮拜。將視采蘩今所爲如何。當此時。采蘩面羞低頭若有所思者。回顧予方與七嫂爲言。則前揖予。異於諸人爲跪拜者。予七嫂微呼之曰。少奶。而捏其穉女二妹之手教之。使呼曰十孀。二妹聲大。拍手呼曰十孀十孀。衆乃大笑也。至是賀年之禮既畢。衆以次散。予母三母姨母七嫂復爲博簫。予妹復拉諸侄及小婢爲捉迷藏。采蘩遙立門限。

黃鶴樓感舊記

外觀之。時時吃吃作笑。予以其久勞。諷使坐。毋久立。不聽。知其今不欲歸。則歸取瓜仁恣囊囊中。瓜仁受人體溫熱既久。味爲甘脆。采蘩最嗜剝食瓜仁。故爲囊貯以福其齒。而坐以內觀書以俟之。久之。出視不見采蘩。登樓跡之。采蘩倚坐鏡臺邊。持予旅漢口時亨柯羅夫爲攝照像以觀。予既至。藏則不及。雙頰爲暈紅。而目予腹間墳然可異。問予所以。予即探手出瓜仁盈掬以食之。采蘩笑受之。因與離坐細語廣州新年諸俗習者。語數也。予囊爲空。因起立振衣以眎其盡。而誠使毋甚食之。頃之。姨母俱予母歸談船樓。見予耦語大歡。亦大歡。時遲明矣。予母因呼予歸寢。姨母亦語采蘩使歸寢。予遂辭歸。臥中大聞爆竹聲。心又大樂。益不成睡。則爲想念采蘩不能忘。及辰乃睡。申而寤。自帳內遙見采蘩行過門檻之前。猶疑是夢。推衾起呼之。采蘩止立門檻外。含笑不入。予遂起床。而采蘩則出爲予呼婢以侍也。

予既畢盥漱。匆匆登船樓尋采蘩。當此時。予母予妹俱姨母采蘩圍鑪密坐。而予三母與予嫂過船樓復邀爲博塞。以新年也。采蘩手自斟綠羅春佳茗饗之。三母急於博。未飲而去。而茗猶沸。香冽中人。予妹方渴。且惜之。執杯緩緩飲之。於是采蘩久久習於粵。粵俗婦女迷信忌諱之事。頗多解之矣。夙聞人言。凡女子飲人去後之茗。則配合年庚。必爲遲婚。一執筆至此乃有感不能已者。粵婦教其子若女於童時恒誠以飯時執箸毋翹其食指不則必指死父母飯毋餘於椀中不則娶妻必面麻飯毋聲不則死而爲豬毋箕踞以坐不則長大脚踏毋穢語不則口爛凡此不理之教驟聞之若導其入於迷信忌諱之途實則利用兒童知識淺鮮臨以恐懼可惡之事以積漸之效不知不覺間使入於規矩之中此正兒童教育之第一良法若明以教

黃鶴樓感舊記

若爲規若爲矩若宜爲若不宜爲鮮能入耳者即如以飲他人去後之茗爲必遲滯配合年庚及謂遂坐他人去後之椅則必憎於人者安有是理然若語以接於身者之物能傳染病急爲之尤易苟其人非深知識必不信惟示所不欲則無論兒童以至成年十九能興其安危比較之心而以是遂即於無行不度之域此誠心理教育之肯綮舊式婦女不必能知此義而所爲暗合於理如此此可思也新人物每驚新一不思恒毀舊式婦女不知教育其所生者舊式婦女不必盡善此則可法也奈之何新人物之不思及此也）是時予妹方議婚予外弟歐陽氏子。議已洽。今執杯緩緩飲。采蘩因目笑之。曰。若不畏耶。雖然。若當不畏矣。予妹寐。執而嬉之。以搔其脅。采蘩畏搔。蜷身左右仰俛不可堪。予懼其酣嬉或及扭挫手足。則前問之。以釋采蘩。予妹怒予助之也。先是予妹過予以內門前。予自疊被。被下有巾裹瓜仁愈觔。被張巾發。予妹入取報章讀之。巾爲所見。知予夙不嗜剝食瓜仁。必以貯餽采蘩者。則笑不語。至是乃大譏予被覆瓜仁將何爲。復面采蘩曰。可恣食瓜仁矣。采蘩來予居。以予故。夙慣承笑謔於人。無笑謔人者。今獨見之。予用大喜。雖以兄妹之故。不敢明助采蘩以謹予妹。然心大歡。及聞予妹報之。采蘩面立赭。稍稍睽予。若以咎予何以發於他人者。然固無怒。予因以別語亂之。頃之。乃俱坐相語且日出游宜何適。予妹言宜往東園觀所豢列獅虎諸禽獸。因告采蘩。汝去年游北京未及觀老虎。今得觀之矣。采蘩可之。頃之。予母與姨母罷博歸。聞所議語。止不可。謂旦日戚畹多來賀年。後日爲刺口日。人人不出賀年也。因決以後日往。時將哺矣。朔風僚慄。冰人肌骨。姨母因留予輩飯於船樓。出所藏吳產醃脯諸物爲鱸羹佐食。予聞之。即歸取酒。其始來匆匆也。忘携瓜仁。則并把之以登。予妹見之。面采蘩以笑。曰。

黃鶴樓感舊記

可恣食瓜仁矣。采蘩復面赭。而怒目目之不言。頃之。予母引姨母出觀觀音大士前油燈呈朱色至何程度。采蘩即出染手水中。視予妹伏首觀書。潛步其後。力拊其頰以冷之。予妹大呼。起逐采蘩。予阻之。使毋俱躡。而以手持薰鑪與采蘩暖焉。采蘩受之。予妹劃指在面以羞之也。凡此小兒女嬉戲之爲。豈謂雅者。而予獨甚紀之。區區之愚。以爲樂而不淫。其細膩風光。非鄙賤之人可領畧。以視今日侈談戀愛昏而無耻之徒。手攬書卷。士焉自居。每語甚詞也。而提未婚妻大門旅逆。稠庭見人。携手不避。褻容亦不避。紀其極。實以妻也爲所謂洩慾工具。而一無與於倫常。予則爲賢。故道學者即譏議之。不敢辭也。

三日。予俱予母予妹六嫂七嫂並第二女姪及姨母采蘩往游東園。東園者前水師提督李準。與軍弁李世桂豪商胡子椿所立。欲以榮於東而利其新所拓地者也。先是宣統中。爲南洋勸業會南京。東三省出所產猛獸陳列。會罷艱於歸。準則使人市之。至是新歲。遂爲展覽於東園。獅不嘗見。又聞有千里馬。人用集之。予輩既至。采蘩視獅與虎而奇之。力目目之不釋。然實畏之。不敢偪觀也。予知其意。因立其前以障之。而虎恒嘯。其聲甚昌。每嘯。恒驚采蘩。采蘩輒引手牽予腕。若以拒驚。雖如此。猶樂觀之。久而後去。若甚樂。當此時。予外弟歐陽氏子獨以一人來游園。既見予母。立道左甚恭。采蘩因顧予妹以笑。予妹爲羞。而予母呼使歐陽氏子同游。歐陽氏子今讀書上海聖約翰大學校。習歐化。夷衣章身。自由平等之言滿口。今既同游。則甚樂。數數趨予妹爲細語。予妹雖羞。每視采蘩不及見。即與語。而色且甚歡。予偷觀之。固知予妹非性於淫。然習見采蘩與其未婚夫爲游樂。我獨無

女子性善感。漠漠長夜。安有不載思及之者。乃今遂與爲競。心則必歡。故不避。而采蘩見其數與歐陽氏子細語。其始以拘於兩嫂在。不甚與予語。至是亦易。駢立觀紫色水仙花沼畔。語甚穠。頃之。予第二女侄二妹違其母奔來依采蘩。采蘩携之以行。逢市兒童玩具者肩而來。二妹索買坭塑小狗以爲悅。采蘩則市之。於時衆皆入廳事謀爲飲食。采蘩因湊爲粵語誠二妹。今後毋呼我爲十孀。不則奪狗不以汝。二妹許諾。予爲竊笑。乃并護之以行。既入廳事中。聞姨母言今日必爲酒食飲於茲者。歐陽氏子欲自任貲。予不許。衆見姨母歡也。皆言今宜自姨母任貲。遂飲。予與歐陽氏子耦坐。持觴競飲甚豪。心益大樂。飲數也。采蘩則引目止予。予妹亦引目止歐陽氏子。皆不言。皆會於心。皆止飲。而予七嫂見而知之。低頭笑不語。頃之。乃言曰。十少。表少。今甚歡。何爲不飲也。予知其謔。爲赧然。予妹立以手潛捏之。七嫂乃呼。與坐盡歡笑。而飲已久。因罷。久之乃行。將歸及家。緩緩徒行間。羣兒童相次燃擲爆竹中路。凡女子無不驚畏爆竹者。其驀然以來者尤甚。及今聞之。予妹乃執歐陽氏子之衣。爲蹙額却立。采蘩亦引手牽予爲蹙額却立。在人前。且不宜如此。況今萬目睽睽中。又况他人旁。乃不即之。而偏即於未婚夫者。然二人者皆讀詩明禮。無可議。故予當時雖樂。閱歷淺。良不白其由。及今追思。乃知女子之心。無不恃賴其夫者。以爲男子胆大多不畏。故被驚。不自知引手牽之。明知牽之不足以驅驚。然亦勝於無。惶急爲之。不及他顧慮。故采蘩處閨室之中。一不親予手。今則再三創爲之。而予妹於其未婚夫也亦然。於是予甚大樂以歸。以歐陽氏子今爲客而來。宜與伴語。及歐陽氏子去。予急登樓視采蘩。采蘩乃與姨母對泣甚哀也。則大驚。瞥見案上陳上海郵

書者。將取觀之。姨母遂使觀之。書半發。予爲黯然。微視采蘩淚怒下。急切無詞慰之。因自馳想。甚恨天之於人。必使其以時集悲歡於一身。如寒暑往來。如軸之轉。如花之開謝。怪哉怪哉。果何爲也。

初。姨母家甚窮。父死無以葬。姨母因鬻身爲倡。家無男子。惟老母與一弱妹。妹及笄。姨母猶溷身倡門未嫁人。於是湘人陳兆棠以進士爲令廣東。赴官過上海。買姨母之妹爲妾。并携其母以南。其後姨母脫樂籍。屢思從夫歸粵省母。牽於事不果。母死歸葬江蘇。乃得與妹一晤。才一月。即別去。六年不復見。宣統末。兆棠爲知府潮州。爲政嚴。治盜尤一誅殺無赦。潮之朽人自縉紳皆銜之。然兆棠清廉。無可中傷者。及國變。潮人無賴者揭竿起自號爲民軍。兆棠掛冠而去。去之日。悉以其夙所董理詞訟簿書錢糧諸事。將赴明倫堂還之潮人。以眎去來清白。而民軍遂攻衙署執之。縛棋竿之上。淫槍擊殺以死。欲並毒其家人。有止之者。乃獲免。而遺尸猶不許其家人棺之歸。國變時。廣東羣官。惟一二縣令被害。或死節。(如西甯陽江等縣西甯今之鬱南也)諸高官皆無禍。惟兆棠櫻禍最慘。死後且名之曰民賊。此有志之士所爲悲憤太息者也。姨母始歸廣東也。舟過汕頭。計今廣東安堵如常。欲赴潮見妹。舟不及期。因止。至廣州。遺書招之。而以事不得合。及兵亂國易。予知潮之變。爲大憤驚。懼傷姨母之心。則約家人共闕其事。其報章紀載茲事者。亦爲盜不使發。故姨母與采蘩皆爲盲然不知其事。其後姨母之妹脫禍歸上海。書來鳴悲。予亦闕藏其書。而使人自上海僞爲來書告今平安旅居者。亦自僞爲姨母報書與之。且使予妹摹爲采蘩書法報之。姨母之妹不甚識字。紆得不發。將謀良

黃鶴樓感舊記

法以遣姨母之悲。久久乃未得。至是上海書來。予家人十九出游未歸。初來備爲司炊者。不前知其事。得書囊之。予輩旣歸。予坐外庭。欵接歐陽氏子。乃未入。司炊婦備持書問予。母誰則受之。采蘩觀之。知其姨氏所爲。將拆閱。予妹大驚。顧無計奪歸。則詢予母以俟。旣登樓。采蘩發書。爲大駭。色變泣下。具以事告姨母。姨母悲泣。予母乃以前此所爲行欺之故告之。而姨母泣不可止。彼其心。非悼兆棠。乃憐其妹遭不幸。蓋人情爲骨肉親。旣喪父母。身別地以居。苟逢患難。憫痛之情加重。女子尤甚。暮年者加尤甚焉。故不自知悲泣傷懷如此。而采蘩見其母泣。致痛其外氏。故亦悲泣。予旣見之。忤然嚮姨母謝前過。姨母嘿不言。久之。始止泣。言今必航上海視妹死生。是時上海方中兵。予因阻之。議探安危乃往。則馳電姨丈漢口。告以姨母矢言今歸上海。問行不行。姨丈立使其族弟來迎姨母。以采蘩畏航大海。况今上海股亂。因詔姨母。今女已許人。宜咨其夫家意可否。方可與同歸。而予母不欲。姨母亦不欲跋涉采蘩。乃獨歸。予欲侍行。拒不可。采蘩欲侍行。亦拒不可。遂以五日行。采蘩送別歸。泣不食也。予母因俱予妹移居船樓以慰之。凡五日。采蘩一不露歡容者。迨得滬電。知姨母平安。乃稍釋。自爲書報姨母。詞有涉予者。予欲觀。乃不許。自是采蘩獨居予家。越旬日。新年已過。復事讀書矣。

采蘩今復讀書也。以兆棠投國死難。每把卷觀感。恒爲淒然。予欲逐其愁苦。誘使披閱小說家言。輒棄去。於時上海商務印書館忝刊行清代禁書。其所紀多爲明亡之事。鑒今思古。采蘩因欲讀之。則盡買之。盡三日畢讀。黯然語予。明亡距清不及三百年。何以士氣相殊如此。予聞之。色然異之。蓋采

縈歷讀報章。知諸高官今盡節自裁者。惟江西巡撫馮汝驤。山西巡撫陸□□及其子翰林院修編陸□□。
 (忘其名又無舊報章可檢故以□代之)湖南提督黃忠浩四人。皆外吏。京朝官無人。滿洲八旗人尤無
 一人。故爲慨歎。穉年女子能懷茲思。粵女野。安能有此。予旣異之。爲肅然起敬。追思番禺梁鼎芬
 矢言廣東果變。必自盡於越秀山。以報清室。而久久不踐其言。日惟以雙斛之淚。以澆其畦花。(用
 鼎芬詩句語)鼎芬持德。視諸亡國大夫醜然食粟新朝者。已爲涇涇。猶如此。其他有何士氣可言。因
 與論之。予盛氣而言。律當時士夫。少所許可。而於樊增祥尤多咎言。增祥所爲采雲曲新出。采縈讀
 而愛之。誦數以貫之矣。及今聞予大詆增祥盲心目以赴羣閥。不知人間有羞耻事。心非其人。然不必
 遂痛嫉之。而予復言增祥嬖變童棄妻可殺。采縈聞之。乃爲矍然力目予。采縈處女也。凡處女聞人
 言男子棄其妻。即曾與無素。亦必獸視其人。以爲不心。其聞其意中人今與語焉。而斥之也。則不自
 知多其宅心乃不如此。必爲且喜且怒者。故予尤力詆增祥。采縈則爲加喜於心。毀采雲曲不讀。而予
 議論方盛。口縱不及檢。其語變童也。以習稱。遂以粵語言之曰契弟契弟。采縈羞聞其穢。面爲頰。
 然心實多予持論者。因笑言曰。若語今乃猶不禮於言耶。記否去年讀書時事也。(予十五歲時從楊誠
 叟守敬先生治三禮值課試先生使條舉漢宋清諸儒禘祫之辯以對者當時同學者粵人惟馮小竹丈子家矩沈
 太牟丈從子磊予自恃強記別紙書眎家矩磊言今觀書鈔襲者正契弟契弟二字粵諺爲變童若以字義釋之契
 者親密之謂故與濶對稱故江淮之士其慶吊爲禮有自稱契弟者先生不解粵諺乃爲所見心用不悅謂是誘人
 爲盜面先公短予先公大笑具告以故先生乃轉怒爲喜恒與其朋友言之稱予先生久歸道山矣自顧學乃無成

黃鶴樓感舊記

有負期許執筆及此爲之黯然。因益掩口而笑。采蘩自姨母歸上海。長日悒悒無歡。至是乃復。予爲大喜。予母亦爲大喜。始予見其悒悒無歡。閉酒不敢飲。懼其惡予不與同憂。今乃如此。因問我今欲飲酒。可不可者。則不言。頃之。視予妹去不在。提壘程酒昇予。乃不中予量。而予母使其稍稍飲酒。則亦稍稍飲酒。及畢飲食沐浴更衣。則已夜矣。三人者即各據坐讀書。采蘩讀書以吳音。聲甚細。嚙嚙入耳撩人。予樂聽之。每輟讀側耳凝聽。采蘩覺之。遂不聲。及予復讀。亦復讀。予輩今讀書。予母恒以牛乳鷄卵烹爲羹。使夜食之。謂膏其喉。予不食甜。鹹乃食。婦備列椀案中。采蘩誤食予所食者。悟而羞。予即嗣食之。則益羞。然度其心甚歡也。采蘩今復讀書也。從予力治歐陽修文。於其神韻脩然者。已能領會矣。故其散體文與口俱進。予見省立女子師範學校高材生所爲文。乃無有逮之也。

予與采蘩年來所遭逢。禍福相倚伏。無能久久不操其心。至是融融共讀書。而家居乃無憂虞可至。用懌於中。以爲可以愉愉長相守。而事有大謬不然者。予父今留居漢口也。蓋以坐待他人歸夙逋五十六萬餘金。旣訟。不得歸其半。麻絲四局以及地產損失。都六十餘萬金。積憂成病。雖非危。而漠漠無人侍奉左右。姨丈懼有變。潛爲書告予。使來侍之。予得書大怖。不敢明告予母。以憂其心。則約予妹及采蘩。使飾爲詭詞以助。言予父召予赴漢口肆事有所示者。予母欲同行。予又言父今力禁母也往者。予母乃止。然不能釋然予以一人走數千里。因使予七兄偕行。議旣決。予治裝旣畢。將以旦日行。夜與采蘩話別。予母先期爲喃喃誦經許願祝予平安。是時方在廳事跪拜誦經。予旣登樓。予妹知予欲

黃鶴樓感舊記

與采蘩私語。遂避去。樓中乃無他人。此在平時。采蘩必不許予與共坐。今則不然。予告以旦日起程者。則嘿然應曰然。頃之。出書使予過滬遺姨母。又出書使予呈予父問病。其詞甚文。楷書無一筆苟簡。予既納之。則誠予毋飲酒使氣。其無事。早早歸。予思慰之。立發誓不飲酒使氣。采蘩乃不復語。而力視予。予惜別之也。欲爲詞慰之。而不知所以爲詞者。因相嚮無言。頃之。使予歸早寢。予乃辭出。旦日。予遂與七兄行。予母及七嫂予妹采蘩皆送至江中。而輪船乃以深夜起航者。將暮。予乞予母歸。遂以小舟歸。舟楫動。七嫂乃掩面而泣。予以采蘩故。不忍望之。然終不能不望。予見采蘩以淚眼嚮予立船欄也。心遂爲動。因亦泣下。至不見乃止。然心終不寧。迨至滬。馳電歸慰之。面姨母力乞早早歸者。姨母不許。必與予同赴漢口。則偕行。而予父已病愈。雖罹憂。見予至。乃甚喜。予復馳電歸慰予母。留十日。心急欲歸。而予父意不欲予急歸。因不敢請。越九日。予得采蘩書。凡五千八百餘言。自家內外之事無不殫述。其誠予毋飲酒使氣者又至詳盡。予坐觀之。心甚喜也。予父忽行過。視予何觀。予不敢闕。起立應曰。觀家書也。父即持觀之。知爲采蘩所爲者。微笑不復觀。先是予父得采蘩問安書。賢其知禮。數以眎人稱之。謂十兒文。宜其婦亦文者。至是乃曰。汝婦賢也。予大喜。然不敢遽應。視予父面色甚豫。因僞言母今趣歸。予父許諾。姨丈亦使姨母同歸。將發。予父以法蘭西所出白色狐巾一領。(今則盛行矣當時婦女無有御之者)使予歸錫采蘩。予妹亦無有。予益大喜。甚護視之。既歸廣州。采蘩見母今偕歸。則大喜。佐母力檢今所贖來諸禮物贈余家人。久久而後畢。乃未多與予語者。予憾之。及暮。予諸嫂置酒爲姨母洗塵。采蘩畢食先歸船樓沐浴。予矚之。

黃鶴樓感舊記

潛取孤巾過之。於時采蘩已卸外衣矣。以予今新歸。乃不拒。匆匆披衣問予所持。予既告之。遂爲真於肩上。采蘩心方喜。復不拒。予乃以手微摩其項也。因思苟無惜別之淚。安有復聚之歡。爲樂不能語。心頓發。握其手問別後起居。采蘩遂羞。奪手罵予。頃之。乃以綠蘿春佳茗饗予也。予與采蘩既定婚。小別茲爲始。予知別固苦事。然而亦一樂事也。雖然。憂樂交乘之事。則又來矣。正月十五日。予家右隣蔡姓。以爲元宵拜神失火。遂燔其家。當此時。予家亦爲元宵拜神。方歲事。家人聚食湯丸。火既熾。一街大厓。予固知居宅火不必延。然今與比。不可不避。而婦女逢火無不震怖失其造次者。不使走避。必被驚。或至於病。則慰語毋恐。指使急囊細軟珍飾之物。視勢以逃。粵人遇火災。凡相識皆馳助。予父別與人合貲爲商。在廣州有五肆。於時肆人提扛索呼聲而至者十餘人。連予鄂肆留居諸夥伴。都五十餘人。家具不愁不能一瞬移之以盡。悉扛索以俟矣。予視火不必延。使俟之。而懼驚諸母。則使夥伴二十餘人擁護之。先出赴避戚腕家。采蘩及予妹予兩嫂。以收拾諸物。皆未赴。頃之。火降忽復揚。夥伴有言予家勢必被及者。力言宜盡婦女先行。是時予異母諸兄嫂皆避去。予遂以諸細軟物責夥伴提之。而引采蘩等密行以出。先是國之變也。予以盜劫可虞。計官警察廳課長者沈君叔文。與爲舊游。潛赴領市手銃憑照。市而藏之。至是見采蘩手持貯珍飾小箱以出。齒戰無人色。知乘火搶竊者必多。又知救火水車充塞於街。避火者往來衝撞。因使夥伴十餘人前後左右障諸婦女。六兄護其婦。七兄護其婦。予妹携予姪女。以次行。予與采蘩殿。采蘩右手緊持小箱。既出門。恐懼幾不能足。予立拔手銃在握。而以左手挽之以行。采蘩手冰冷。知其甚被驚矣。及至戚腕

黃鶴樓感舊記

家。乃知慰之。忽遽之間。忘藏手銃。乃爲所見。然心慌不及答予。久之。火已熄矣。予家幸未被焚。惟屋瓦以救火者大集。多破敗。洞洞見天。予家人既歸。天將曙矣。皆爲整理所移亂。各忙其事。至辰乃釋。及夜。予母以屋瓦破。懼穿窬來窺。則使夥伴來數人爲助。而誠家人毋寢守夜以防不虞。夜二鼓。予母俱姨母二母三母爲博筭廳事中。以遣長夜。諸婦女聚而觀之。惟予妹及采蘋不在。予以寢室大擾未治。則自治之。頃之。采蘋使小婢趣予赴船樓者。采蘋自始未嘗呼予過之。今其始。予用怪之。即奔往。方登。遇予妹緩緩以降。留使共語。辭以事。微笑而去。當其時。采蘋教婢持鈔鈔與衣。視予既至。釋手取予爲語。而語婢嗣所事毋行。婢也黠。窺采蘋甚語。有密者。詞取炭實鈔鈔。遂去。久久不歸。采蘋始與予語也。以避嫌。故以婢在。然懼婢聞之。故語甚微。蓋答予又有手銃也。至是婢既潛去。樓中無他人。因甚怒斥予。必予出手銃畀藏之。則事鏽不發。毋憂老人之心。予知不能拒。慰而許之。怒乃解。而使予今必完之。予維昨挽其手。手凝軟感人。逃中不盡味其樂。思續之。因言今不以手與我復握者。甯死。手銃誓不畀汝藏之。語已。即前俟之。采蘋爲大羞。低頭不語。予遂握其手與語。頃之。奪手歸。使予立歸取手銃以來。既於事。予欲復握手與語。斥不肯。且逐予歸。予不忍激怒之。則期使同赴觀諸博筭。毋獨寂寞者。寂處鬼來瞰人。采蘋最怕鬼。聞言心動。予思戲之。拔足遂行。則呼止毋遽行者。自起掩窗戶。既畢。偕予以行。予復握其手與駢行。至梯端。乃不許。使予先行。而禁予毋與同赴觀博者。予許之。歸寢復事整治諸器物。思之爲歎。乃歎天之於人。憂樂不常爲可異也。

黃鶴樓舊感記

予家既脫鄰火之危。越三日。復與采蘩予妹共讀書。樂不知憂也。先是歲除時。予大市牡丹點綴新歲。選其最美者二盤贈采蘩。既盡花。采蘩夙愛花。惜其葉今欣欣有生意。栽不棄。移樓欄日自澆之。至是忽復蕾。采蘩大驚喜。使圃人觀之。果不誣。閩家人走觀。皆謂爲祥瑞。予則怪之。蓋知牡丹重花不必奇。必經歲。今凋而復。茲謂不常。然衆旣祥瑞之。則亦和之。於是予母姨母皆大歡喜。姨母乃使采蘩爲書報父漢皋。越數日。蕾果花矣。雖小如玫瑰。而色艷奪目。姨母因出貲治酒爲盛宴。宴予家人。陳花中庭。酬酢甚樂。旣攝影留爲紀念矣。予母以予六兄之婦熊能畫。今不易逢。旣瑞之矣。因使肖其容爲四畫。一以自存。一以贈姨母。一以贈予四姊北京。一以贈予六姊香山。熊爲鳳凰熊希齡秉三從女。少小喪父。奉母依秉三旅居天津。樓居失火。其母先逃。熊以欲奪所囊珍飾使毋葬於火。火甚乃畏。而欲逃。梯已斷。驚悸不能聲。坐待死。當此時。予六兄過訪其宿友時氏子於家。時宅鄰於熊。時母所居樓。與熊所居連牆壁。開窗戶可相見。予六兄思助救火。奔登視之。見熊驚倒樓中。烟焰團團從梯而至。則大憐之。慈心一生。勇心遂起。又年少不度危險。則合數人之力。怒斧斧墻毀窗。予六兄夙好動。身手敏捷。躍過負熊以歸。歸才一瞬。樓火已大烈。然時家幸免於災。熊其篤守禮教之人也。以身嘗親於人。執鍾建負我之義。誓折玉釵。矢生死必嫁予六兄。秉三賢其志。遣媒致意焉。婚旣定。予嘗爲玉釵記紀其事。文章嚴靜。頗不爲通人所譏。秉三讀之。而能頌其可傳於後也。熊絕慧。當其十四歲時。女紅之餘。惟嗜執筆對花木爲畫。無所師承。乃能中法度。設色不亂。秉三見而奇之。期成其志。恣召畫師爲之師。又出所藏蔣南沙惲南田任伯年諸花鳥真跡。使大涵煦。而

熊尤愛仿爲南田花卉。日日臨觀不輟。凡八歲。用大成就。是時莊思緘蘊寬有女弟芸史。工爲花卉。鬻畫自活蜀中。有稱其能嗣響揮清於冰者。而王丈鐵珊芝祥以熊畫眎芸史。芸史自歎不如。抵書於熊。願與爲友。熊旣嫁。不欲沾名。絕筆不爲畫。偶爲之。亦藏不出。予母以其多病。益禁不使爲。及今大樂。乃遽督之。熊不敢辭。予六兄乃爲張羅畫具以出。衆圍觀之。而采蘩以學爲刺繡時。嘗習畫。又多摹名人畫本入繡。頗知運筆設色之道。以是觀之尤力。熊且畫且視采蘩。爲鳳凰土語語予六兄。六兄微笑。予不解。然知其必及采蘩者。及畢畫。熊換筆自爲題之。稍思索。即舉筆疾書紀其事。稱采蘩爲夫弟婦羅。采蘩讀之。大羞遁去。熊拉使復觀。匿不肯。其後衆知其故。皆大笑也。自經茲事也。予益知熊之能。因語采蘩。使從熊學畫。熊夙沈默不妄與人接。言語短冷。采蘩揆其爲人。止不可。而予試言之。熊乃甚歡。不自閼。願爲采蘩之師。采蘩大喜。檢畫具自拭拂之。以俟熊至。自是熊日以午後道采蘩爲畫。每留至暮。歡笑異於平時。予六兄以熊每思家落淚。今得以遣其心。不苦懣。亦爲甚喜。時時過船樓觀之。六兄語予。熊數私頌采蘩慧不下我。可材也。予告采蘩。采蘩瞰予不語。然益用功。稍稍輟讀矣。如是者凡六十餘日。采蘩初不俱予爲嘻笑縱游。予多其心。不爲恡也。

予與采蘩共讀書也。不出游者數月。家外事一不聞問。如與世絕。而世人獨有溷之。乃知絕世非易言。而不虞之事。亦常及於無與之人者。國之變也。驚新之徒。心醉遠西政黨之盛。則各以其力。呼引類徒。樹立名目。曰某黨某黨。而無知之人。亦爲結會集社之事。其所以爲。固無涉於爭奪政權之思。

黃鶴樓感舊記

○視爲趨時。○聊快耳目。○惟其以是。○馴致會社大布廣州。○至不可指數。○其人皆襟懸徽章。○十九以布爲之。○有連懸成帙以爲美者。○疾行風動披搖。○醜態恣出。○即女子亦然。○采蘩偶出游見之。○驚其無恥。○誠予不可爲。○其後讀報章所紀臨時省議會中女代議士一再有可笑之事者。○（凡二事其一則以代議士提議取銷警察廳長陳景華有獨立執行死刑之權景華與爭甚也語各無度景華乃揭女代議士李佩蘭衣褻衣坐休息室中與男代議士聚語良久良久者聞者大嘩其一則女代議士莊漢翹提議宜許女子參政男代議士有駁之者漢翹大怒昌言果不許女子參政當糾合全國女子不與男子結合以爲抵制而男代議士周孔博駁之最力有寧爲嶧陽孤桐之言聞者皆侈爲談助）斥爲不知羞恥。○益力誠予不可稍與世人爲交游。○蓋知予平日結交甚廣也。○予一不違。○采蘩乃悅。○然時見有以結會集社抵書相邀者。○予固拒之。○而采蘩猶不釋於心。○至是報章紀予名列爲女子俱進會發起人。○女子俱進會者。○民軍統領王和順之妾劉守初實主之。○糾十數新女子爲之聲。○而和順之僚李衡皋爲佐其成立。○衡皋夙識予。○今欲予捐金助之。○遂不告予。○榜名其列。○予固不知也。○采蘩今既見之。○則大怒。○盛氣斥予不人。○予一未見其撻怒若此者。○俟其氣稍平。○乃辯白之。○言即刊報章明斥其誣。○既於事。○采蘩乃復。○猶時時誡予毋妄爲交游。○彼其所爲。○驟觀之似淪於褊。○然予處於血氣未定識力未充之時。○乃能完其清白之身。○一未爲群垢所染。○固以中心鄙賤趨時者之爲。○助張其惰。○則職采蘩之力。○故予當日。○曾不咎其言罵。○而甚懼絕世之爲艱。○因益閉門不出。○親戚慶吊之禮幾廢。○惟祝采蘩學畫能成。○儷之以刺繡。○將儷之以學問文章。○其有此婦。○終身之望已足。○則數數勉其惟畫之成。○以福予躬。○采蘩乃能體會予心也。○日爲不懈益厲。○學三月。○熊遂稱其爲粉色絕能

予聞粵畫人工用粉者惟宋光寶。則致光寶畫熊。熊指畫爲采蘩。詳釋其運筆及濃淡渲染之理。由是采蘩爲粉色益進。能光而不浮。界而不斷。予私取其所爲粉色芍藥。寄姨父觀之。姨父持觀上海諸遺老師儒。諸遺老師儒皆大稱許。陳叔伊衍爲題詩其上。既賢其人。多其刺繡。美其畫之工。而惜其未能詩。語重心長。不以今之人相視。而况夔笙周頤亦題詞二闕其中。二先生者皆嘗爲采蘩之師。其今之爲。良非阿其所私者。故采蘩聞之。亦爲喜不可言。皮藏白芍藥一幀不輕出。予試索之。笑言俟歲暮與汝。其意蓋謂歲暮當已舉婚。故爲是言。予知其意。因言歲暮自然與予。何待汝言者。采蘩聞之。遂大羞退。遂予出。予久不與采蘩笑謔。今始復之。用甚自喜。自是益相戮力以赴於學。至春盡不輟。甚樂也。然天不許人常常樂者。於是予乃以事自大擾其家。

先是予嫡母所生長子早殤。仲兄爲最長。以是其婦黃自尊睥睨人。予母中其譖而承其毀。多至不可勝數。糾予二母以排予母。糾予二母所生諸子女以排予母所生者。黃一持之。而以櫛髮及指甲之事誣辱予與采蘩有私。尤自其口。予甚恨之。今家居。黃乃自知無可毒予輩者。爲稍關其口。然宅心不善。背面必議人短長。予夙賤視之不以爲嫂。以采蘩故。不欲多種隙。始稍禮之。黃無所畏。獨畏予性剛烈。又得父寵。今予禮之。遂自恣。日惟博簞不問其婦傭婢內外何所爲者。其婦傭婢盜竊。數數矣。黃有婢曰巧妝。性甚狡。而平居蓬頭垢面。年已十七。猶不知爲容。其後突然樂以鮮衣章身。髮光可鑑。辮組以絨線爲之。日必換。予觀其微。知其變。茲必與於淫。潛心調之。乃見其屢立戶限外與對門肆人爲眉目傳情者。誠黃約治之。黃護其私。謂予短其婢爲辱之也。申申譏予毋爲憂。必能使婢也。

黃鶴樓感舊記

一無遺行者。予遂不復言。而巧妝遂與肆人白日爲姦屋瓦之上。鄰人黎氏子窺見之。告予懲之。予鏽不發。而黃乃夢不知其事。至是巧妝以旦日嫁楊氏子爲妾。則私泣。而不肯白夙所爲圖補救臨時。臨嫁泣。女子之常。黃且夙信之。故充然無慮其不貞者。既遣。予用大喜。以爲雪夙恨莫良於茲。計俗習嫁婢明日。其女主人以豕肉爲糜使婦備餽之。名曰問安。實則探其貞不貞。其果貞。則無事。越二日。曰回門也。肩燔豕儷以歸。以崇其貞。其不貞。不遂則繁口說。必婢家負虧乃歲。而決其議恒在嫁之明日。予旣心之。視婦備榼糜以去。立賄予異母穉弟潛身黃臥內床下。俟婦備歸所言。婦備旣歸。匆匆胸黃入臥內密語。予竊笑。久之。婦備復以匆匆去。予以計誘黃出。以出穉弟。取問之。所言不盡清晰。其是涉於圖掩不貞之恥者。久之。婦備復歸。又久之。復以匆匆去。予知其磋商以當未協也。旣不能知其所議何若。使遂得補救之道。則安可。立走街頭賄貧賤兒童十餘人。使走楊氏子門前大呼叫其娶妾不貞者。楊氏子聞之。爲大恨怒。盡翻前議。即逐巧妝以歸。蓋楊氏子非富人。其逢巧妝不貞。計予家富也。必思保顏面。因言必逐巧妝以相嚇。而黃願不值而與之。但宜以燔豕送歸回門。以貞其貞。楊氏子許諾。然以食苦言甘爲弱。又欲并其所納訂金而歸之。則面婦備復提新議。燔豕可爲之。豕首所插紙通花。不可自我家門出。以稍矢實。以祥吾祥。俗習即以燔豕送歸回門而豕首無紙通花亦爲不貞之寄。汝其可半道自爲之。黃則不可。以出時見於人也。終必發者。則願并訂金歸之。而約以必插紙通花豕首自其門出。楊氏子亦許諾。以是議也。故婦備往復言之。黃乃釋心。以爲無事。而不虞予乃以急謀敗之也。於是楊氏子以穢旣大布於鄰里。不值得之。固可欲。然自取污。乃不可。故

黃鶴樓感舊記

立逐巧妝。而使其婦傭俱巧妝伴嫁。婦傭來索歸訂金。其來驟。黃見之。爲色變大驚。予觀而知之矣。則故厲聲斥問楊氏子婦傭以激怒之。且曰。今來何爲。將是楊氏子無錢續交身價耶。婦傭則大怒。具以今來之故大言之。予家人皆爲駭然。予立呼予母奔船樓與言者。至是大溷其家之事以生。於是予盛氣大怒以往。今事具爲予母言之。將執規矩懲責黃。以慄來者。予母固不欲予生事。然旣夙憾於黃。又以今遂醜發不可揜。惟予張之。則不知者當亦不疑予與婢有私。蓋家中成年男子。獨予未娶妻也。以是予母乃爲嘿然。而姨母知予不怒則已。怒不可抑。亦爲嘿然。采蘋則獨誠予母爲已甚。予許諾。怒奔出廳事呼黃與語。於時二母三母三嫂五嫂七嫂耦坐窈窕爲語者。黃旣出。喪面不能聲。予呼婦傭其立取大母主木以來者。使寘案中。衆爲駭然。皆貽予不語。予遂擊案怒斥黃曰。二嫂。汝今獎婢汚玷我家門。咎不可逃。雖然。吾卑也。汝其面大母主木自思其過。而細聞吾今之言。因溯予往所告言以實其獎婢爲姦淫。而言巧妝采歸。必以手銃擊殺之者。黃爲震怖自承罪過。跪大母主木前泣下不言。頃之。仲兄自外歸。覩狀大怪。予復斥其獎妻不約束婢。以朽壤我數十年清白之家。仲兄羞不敢報一語也。黃之自尊睥睨之也。諸妯娌平日無不嘗被其辱者。即二母所生諸子婦。今與爲黨。其未與爲黨。黃亦常律尊卑甚別視之。二母三母亦數受其毒。事雖過去。豈能盡忘。故予今大斥黃。二母三母雖爲緩頰。然各中心樂之。而予猶擊案怒罵不已。且言必以茲事書告予父。期今後肅穆於家。當此時。予怒罵蓋已久矣。予母即出止予。力自挽黃以起。予以尊母。遂不復聲。而予母面黃致歉意。謂予年少無知識。語不度。其毋咎之。黃益羞媿。斟茶嚮予謝過。予怒不受。使謝過祖宗也。於

黃鶴樓舊感記

是軒然大波。至是乃熄。黃即出十金。使婦備語巧妝令母歸。其赴香港依其妹。黃夙愛巧妝。因復泣下。頃之。予仲兄胸之以行。衆乃散。頃之。予仲兄就予妹爲密語。語久久不釋。蓋予仲兄最無寵於予父。十年前。予父以其盜敗八千金。必逐之。予母爲乞免。而予父猶深惡之。尤惡黃時時扇事導釁於家。今聞予言必以巧妝事盡白予父。予父平昔最重家風。此豈能堪者。懼不得復爲其子。知予雖盛怒。亦納采蘩之言。因哀予妹爲乞采蘩止予毋爲者。予妹亦以事果大騰。非家之福。遂面采蘩言之。采蘩以黃往誣其與予有連。以爲奇恥大辱。鏤心不能忘。因言不欲遂逢其怒。辭不爲。而使予妹爲之。予妹咎之。含怒而去。報仲兄。仲兄爲寢食不安。百出人偵予果否付郵書也。及夜。予遂據案爲書與父告巧妝事。是時船樓惟姨母在。采蘩見之。遂來觀予爲書。予爲書。采蘩夙不一觀。乃今如此。則怪之。而采蘩問予。其誠以巧妝事告姨父耶。予曰然。采蘩乃止不許。奪書抱懷中。乃以聞於予妹者告予。予視姨母出廳事外與予母共語。因思久不握其手矣。則言與我握手者當聽汝言。則進握之。頃之。采蘩奪手去。跡予妹爲釋其前言。予妹乃悅。自是舉家人皆畏予威稜可怖。而黃後告人。甚不白予何以發其姦者。予茲之爲。宅心不免於險。以遂人過。然不如是。無以洗夙恨。今慰母心。此亦行孝之道也。且惟有此。家人無不懍懍懲前之失。各嚴約束其婦傭婢。畀不爲姦。故當時富貴之家。其婦傭婢十九邪其身。以至於淆其家。予家獨一犯耳。故予所爲。雖過乎義。蓋不謬也。予既自溷其家。而以肅其家。復俱采蘩讀書不問外事。於時采蘩已畢學花卉。熊使習爲草蟲。草蟲非采蘩欲習。欲專攻花卉。重違熊意。亦稍習之。用功視前大遜。因復力學爲散體文。所爲有可觀者。

當其時。予友陳某。取陳塘南伎爲妾。伎非德。而陳甚寵之。陳與予鄰。伎偶出游。采蘩見之。語予斥其妖服。猶不類良家婦者。尋伎病死。陳爲哀悼。飾終皆越禮。爲伎譏事畧。訃告所相識。矯稱奉父命。以伎爲繼妻。稱亡婦矣。予讀之。甚不謂然。爲挽聯諷之。聯曰。鏡奩空寂。羅帳凋殘。試看明月青山。薄命朝雲。猶有憾。過榭塵封。瓊樓影斷。似此美人黃土。傷神奉倩。却多情。聯文蘊藉而含蓄。言在意外。頗自喜其措語之工。則細味之。猶懼其有不協者。采蘩與予對案坐。目予苦思。方畢畫鷓鴣。因起過視予。即取事畧觀之。又細細觀聯文。而不審過榭典故所從出。予乃告之。采蘩遂大頌予詞之工者。曰。而諷之乎。猶字却字。神思畢見矣。予聞之大駭。不自意其明鑒乃如此。因舉左氏傳史記所用語助詞以形其紀述詞氣之妙者。與深論之。言下大悟。采蘩方讀歐陽修瀧崗阡表。因斥方苟妄刪此文爲失其詞氣與風神。其語有甚中綮肯者。予用大樂。數數爲言美之。而采蘩若不矜意者。語久之。采蘩復持事畧以觀。力言爲不以誼爲可耻。予聞之。微笑不報。知其有感於中。蓋其爲人。崇信禮教。而以名義爲不可苟假之物。當去年六月與予定婚時。姨父嘗告姨母。俟女旣嫁。徵今夙矣。將位汝爲繼妻。姨母以告采蘩。采蘩不可。謂俗習以妾旣生子。拔爲妻。於義已謬。今無子而突然爲此。人其謂我何。必不可。姨父聞之。爲咋舌而頌其能。立罷前議。姨母頗不懌。采蘩乃婉說之。以爲妾不必賤。苟賢於德。鈞爲人之婦。何辱於妻。若盜名。不惟賈辱。君子所不許。因舉予母子六母今所處以爲證。有子無子。人皆尊之。而何必沾沾爲妻。彼其意。實以出身爲伎而遽拔爲妻。尤不可。而不敢明言之。故引予母子六母爲言。可謂善於詞令。姨母乃釋。予以其不袒所私。雖以有所忌諱。未嘗與

黃鶴樓感舊記

言其事。中心頌之。及今聞其炎炎評隲陳某所爲不誼。而其平居不樂言人短。今獨如此。用知其必有所感於中。復以予情與同。故不獨悅予文章。同心佳耦之想。當不免起落於胸中者。予視其歡悅。因乞爲治醋溜蟹饗我於晡。吳人善治醋溜蟹。其味甚旨。采蘩與姨母皆能之。以予食之必大飲酒。因不恒治。而采蘩謂庖不必潔。尤不樂爲。至是遂笑許諾。自出金使婦備市蟹以歸。予大喜。督諸婢立爲盡庖糞除以至其至。采蘩旣至。予諸嫂爭入觀其快於烹。予亦旁立以觀。則胸予使出。及食。予與諸兄競大飲酒。采蘩畢食。則出觀予。予六兄力頌其美者。采蘩微笑。而頻頻視予。予因不敢多酌。然亦微醉矣。頃之。采蘩出游花園。與予妹坐太湖石上細語。予踰然而至。采蘩見之。立爲閉口不復言。憎予醉也。夜二鼓。予登船樓思別繕聯文使肆人書之。采蘩臥觀書房中。聞予聲。起窺予所爲。見予寫字。乃出與予語。予度其今必罵予又大飲酒者。乃不然。稍觀復人。持湖水色浙綾出。使書聯其中。謂茲爲美。其狀蓋甚悅也。即茲事也。乃知女子之思。其文者固殊於常人。能辨道理。然樂其所愛與同心。無古今中外。一而已。

自國變以還。予家人盡身兵亂之中。亦旣半歲矣。是時陳炯明柄政。大懲民軍。以肅州治。而警察廳長陳景華爲治嚴。其始故縱諸三合會匪大痛其毒。旣盡察其人。時會已至。按名捕之。鮮能免者。於是負販楊桃者自民軍失勢。憚死不敢復出爲彙其黨徒。稍積貲買宅芳村爲農矣。至是亦不免於捕。將誅死。使人求救於予家。予母聞之。義其前時所爲。采蘩亦謂恃其力以安予家。必予救之。予則走面官警察廳者沈叔文楊香泉鄭拜言諸人。諸人皆有寵信於景華。使爲緩頰。度必得當。而諸人皆謝不能

○復走景華所暱友何克夫言之。○克夫亦不能移景華必殺之意。○復走景華所暱友謝己原言之。○己原爲基督教徒。○平昔經經以道德自勵。○既無以助予。○而諷予賄求景華寵妾曰莫愁者使諫景華。○（莫愁者夙爲倡景華甚寵之景華爲治名爲嚴但得莫愁一語則是非生死可立易世之盲然頌其剛者皆不察耳景華誅死莫愁擁遺金十餘萬旅香港大揖美男子以娛其身後嫁葡萄牙人爲汽車司機者曰馬沙利爲姘婦才數歲病死澳門莫愁嘗在香港讀書名周素賢其同學勞氏女出爲暗倡予實嫖之勞氏女告予莫愁往事甚詳盡予因作周素賢傳刊廣州報章中人爭讀之也）必得當者。○予爲拂然起立辭行。○不自意己原乃不以士君子待我。○而污使爲小人巧佞之爲。○既已無力救死負販楊桃者。○任之而已。○當其時。○采蘩固心於救死負販楊桃者。○聞予奔走數不當。○爲促促不安。○及今聞予怒拒己原以歸。○此在平庸女子。○必以爲小節之虧。○無傷大德。○而能脫人於死。○何爲不爲。○苟不爲之。○必且咎其不忠於事者。○不知惟執常人所謂小節。○乃能徵其爲人爲不人。○大德無虧。○小德可出入之言。○是爲大蠹自文其過之語。○而士君子實恥言之。○且今身爲丈夫。○而乞憐及於帷闥。○充其所極。○則薦浴湯求得外郡之事。○亦可爲之。○寧謂人者。○故予不許。○且少己原謀我之心。○凡此迂拙之爲。○則以予母初非卑德亡耻之人。○而渴於救死。○亦不諒之。○譏譏過予恃富家子爲傲。○獨采蘩乃可予憎。○謂自污救人。○茲爲子子之仁。○而有傷於義。○（譚組安延闈先生爲采蘩撰傳甚以此事爲言比其識於東漢義烈之士是知非予一人自私而飾譽之也）不爲爲宜。○則力出溫言慰予毋怨母氏不諒者。○且詞於予母。○爲予進所難言者以釋之。○而以今既盡力。○茲不負恩。○其能完其死後之事。○其是情至義盡。○詔予俟之。○其後負販楊桃者伏刑。○遺一妻三子二女。○家無餘財。○予母既買棺殮之。○賻以五

黃鶴樓感舊記

百金。采蘩亦以姨母之名賻以五百金。其檢金也。予實旁立俟之。采蘩既開小箱寘膝中。出金授予。而以金剛石戒指眎予以語。曰。當時使無負販楊桃者在。茲已不知何屬矣。因爲黯然。而必予善爲詞說以慰諸孤若寡者。予許之。及歸。猶殷殷問予所見。予善道之。乃悅。迨夜共讀書。久讀中輟。出所藏柑饗予。時已三月。柑不易得。味獨美。予妹視之以嘻。而予亦自知采蘩遇予所爲可其意者。必贈以食。若畜童穉然。此處女用心所以爲可寶也。

粵人之省其先人墳墓也。視爲甚重之事。恒以清明日及重陽日爲之。其不爲。以爲不孝。於是三月八日。是爲清明。予家人先一日忙於整治牲幣之屬。以俟於事。夜九時。予方與采蘩共語船樓。予母趣予早歸寢。界旦日早興。姨母聞之。矍然乃知明日其是清明也。因言姑嫜今墓白雲山。羅氏單丁。今無男子在。明日其自往省而薦之。予母不可。謂茲不祥。蓋粵俗省墓。習以女子爲之爲不祥。非尼梳傭及家絕男子者不爲。今爲之。眎人以衰。且郊外不必平靖。尤不宜爲。而姨母不聽。言必與采蘩共往。予母不能止。詔予道之。予維郊外不必平靖。則夜出。走友人爲民軍統領陸領記室馬氏子。乞以兵十人護行。又出尋健婦二人侍采蘩與姨母。旦日治裝畢。視諸兄將出。則告以故。辭不能同行。諸兄既出。而陸領之兵猶未至。坐待之。頃之。姨母與采蘩同出廳事中。采蘩衣縞衣裳。一不傅粉。嘿嘿無語。予偶與語。亦不報。及陸領之兵既至。遂出乘輿。予諸嫂皆出觀之。而黃數數與予二母爲耳語。予視之。知必有所論列。則亦不恤矣。既至白雲山。予先登。使二健婦扶持姨母與采蘩繼進。羣兵殿之。及於墓。諸兵執槍錯落坐立。采蘩最畏槍。告予遠之。予因語使遙立。牲幣之屬既展。姨母

黃鶴樓感舊記

易衣加裙。將進拜。念今無子。則泣下。采蘩亦爲黯然。及予進拜。姨母行前面墓中人爲語。謂孫婿今來拜。其祐其福壽康寧。語畢復泣下。予畢拜。即進慰之。頃之。胸采蘩侍其旁。采蘩在人前聞人語涉其婚姻。必含羞者。今以二健婦不解吳語。獨母在。故不羞。茲爲始。頃之。予執爆竹將燃。使采蘩掩耳。既畢。乃下山。采蘩見野花滿眼。且行且自摘之。多至不可持。而與人爲媚之也。甚摘以獻。采蘩大喜。出金犒之。久久乃復乘輿以歸。郊道半。予使止酒肆曰憩雲亭者爲飲食。姨母即出二十金畀諸兵飲食。出十五金畀輿人飲食。出四金畀二健婦飲食。皆大喜。時方日午。春雨霏霏。采蘩憑蓬窗外望行人。若有所感者。予與姨母語。不及顧之。及陳飲食。予執杯飲酒。且使姨母采蘩飲酒。談說予家事甚詳。姨母誠予今後毋復與家人有隙。不則貽害采蘩。采蘩聞之。低頭不語。頃之。乃言曰。自快心耳。甯顧慮及人耶。予不敢應。因止不飲。頃之。采蘩察予有不歡。而其語良非罵予者。乃笑曰。遂不飲酒耶。予笑謝之。乃復飲酒。盡歡而後歸。潛以百金犒諸兵。坐廳事中與家人笑語。頃之。入視采蘩。乃不見。聞姨母言其赴花園自種所摘野花。走視之。乃見小婢張蓋立其傍。而采蘩蹲泥中細細插花枝。沾泥滿手。其狀甚樂。將助之。拒不許。頃之。采蘩右手袖捲而弛。將沾泥矣。予爲復捲之。握其手不欲釋。采蘩奪手。語予去之。予不聽。采蘩乃怒。必予去之。予始出。至園門。乃遭予妹。則使入伴采蘩。予妹言予母以事尋予也。予遂匆匆出見予母。與爲言說甚久。蓋予六姊將歸甯。予母喜。故以告予也。

予六姊嫁香山廖氏。牽於事。愈七歲未歸甯。六姊之嫁也。其事有可思者。蓋西關富人遣嫁其女。惜

黃鶴樓感舊記

其別。十九不以與鄉居之人。距州治即非遙。亦不欲。故恒有先期明約永永不歸鄉居者。其背約。戚
畹之間。遂構大隙。而夫婦恩義。因以中斬。凡此惡習。良殖於婦人之仁。其始事細。而其毒之所痛
。巨不可測乃如此。此善觀人風者所爲私憂憫歎者也。廖氏夙居西關。予姊夫之父廖翁。與予父久久
相識。予姊夫之生。與予六姊同年同月同時。湯餅筵開。各奇其耦。遂締爲婚。於時廖氏家饒於財。
十餘年間。陵遲不可拯。及娶予姊之時。家益窘。西關所居宅。已質於人。予父於諸女之嫁。奩贈皆
五千。無加多減少者。惟予六姊以勞半歲侍世母危疾。世父賢之。世父無女。故尤愛之如所生。故以
值七千金之屋以爲贈嫁。予六姊憫其夫家日陷於困也。嫁三月。賣屋爲夫贖屋。閱不以其事告於母家
。非以賈欺。毋傷母氏之心云。越年餘。廖氏猶不能復振。廖翁謂闔門三十口。居廣州多耗金。其不
可久。宜歸鄉居。然懼予六姊不欲。因瘖不發。尋予六姊知之。自布其心以助之。廖翁大喜。不自意
久居西關之人。乃能如此也。當此時。予母留漢口未歸。予二母三母四母及其諸子婦在廣州。聞之大
愕。盛爲言說以彈之。彼其所爲。固幸其事。故故爲颺之。以予予六姊之心。然亦中於惡習。今之斷
斷譏人不信者。其發不必一自於私。而不慮女旣嫁人。身所托。其非奔心而諛口。安能以泯泯小事。
遂叛其夫。故馳口舌以快一時意氣。於人無損。而惟直接間接貽不利於其女而已。予六姊慧而賢。其
旣於是。若不聞者。旣歸鄉。特廣州屋賃。爲舉家之食。乃不足。盡折變奩以助。不久亦不足。馴
致身自任炊。乃無怨言。而時時爲書告父母今居安樂。久之。予父微知之。使其夫從爲營商漢口。而
予六姊不可。謂爲人壻者。窮而依其婦翁。必見欺於婦家之人。甯食貧。且歸甯之時亦宜少。不則賈

黃鶴樓感舊記

辱。自取心傷。又傷父母之心。由是延延七年。一不歸廣州者。予母憐之。割私蓄月界以五十金。乃不受。予父畀以千金。亦不受。予父爲泣下誦言其賢。後其夫從鄉人爲商菲律賓濱。才一歲。以善爲懋。遷有無化居。一月而獲金二十餘萬。即閉其業以歸。故業盡復。歸五日。賢其婦也。則俱來廣州朝其七年不見之外姑。予母聞之。故爲大喜。及相見。各爲悲喜不可言。予六姊初未嘗見姨母與采蘩。予母爲介使相見。且告以采蘩實爲予婦。予六姊以拘於方言。不能與爲多語。然數數目之。細語予。驚其色之艷也。於是予母大治酒饗予六姊及其夫。酒酣。其夫奉杯酒入壽予母。采蘩與予母東西相對坐。予六姊則胸其夫使視采蘩。采蘩窺見之。低頭若甚羞者。且曰。予六姊假鍾氏花園宴予家人。采蘩以逢小病。欲不赴飲。予說之乃往。予六姊取與大飲酒。采蘩不能却。薄醉而歸。予見其狀。知其心甚歡也。

予六姊歸甯之後二日。予得滬電。知四姊亦將歸甯。蓋其夫自遭國變。耻食新朝之粟。謝官將歸養浙江。不能舍其北京第宅之美。久久乃未行。至是革命黨人倡議移都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咸大和之。大總統袁世凱擁重兵北居思爲帝王。惡聞其事。嗾使江朝宗所部兵夜叛變。大掠城南。遂執茲事以塞天下。謂非坐鎮其間。將不堪問。移都之說。遂爲所扞。予四姊之夫懲於茲變。度北京不復可安居。將忍心舍其第宅鬻於人。南歸上海。是時勝朝舊臣。其不肯敗節出仕者。多旅居天津上海之間。嘗爲廣東巡警道者王秉恩及其弟秉必。實居上海。秉恩與予四姊之夫爲舊游。同嗜皮藏金石書畫。秉恩將以力肇設古董肆以爲生。聞將南返。則電招之。予四姊之夫意用益決。貶值貨其第宅。自海道歸。歸

黃鶴樓感舊記

而遇周自齊之弟之婦沈。沈粵人。自齊居粵時爲弟相婦。賢而娶之。從夫居北京。與予四姊爲鄰。同爲旅人。因相識相親。其移家居上海也。沈實先予四姊。及今相見。沈以積六年未歸故里。而其夫適承世凱之命。赴粵有所調察。則議同往。而邀予四姊與俱。予四姊常自悼十五年遠離廣州。親戚久不相見。又以半歲別予母。欲見之。心爲動。則議於夫。願與沈同歸廣州者。議既決。予四姊爲電告予。予布之。予母與采蘩皆大喜。而予六姊則尤喜。殷殷然告予。別四姊十一年。居睽南北。難相見。不自意今乃俱爲歸寧。以是日望予四姊遂抵廣州。有如農夫望歲。及相見。各爲喜不可言。當此時。采蘩方事於滬。予四姊既歸。未能遂出迎。予異之。登船樓尋之。則已衣矣。予趣之。采蘩方修剪指甲。言傅粉後乃能行。采蘩肌玉白。不傅粉爲佳。然當時風氣。女子者其非年青守寡者。見長輩必傅粉肅衣裳。不則不敬。采蘩平昔傅粉。以肌玉白。薄薄爲之而已。即俗所謂搽乾粉是也。搽乾粉之爲法。欲其勻着。宜先以深浸沸水之巾盛蓋其面。使肌膚發熱。外皮之吸力異於平時。然後稍稍塗粉別一乾巾。翹二指纏巾。以抹於面。甚便於事。然多塗。或巾濕。則不勻着。予欲其急出見予四姊也。則爲取鏡奩以出。捏粉塗於予所囊巾。翹二指纏巾。既於事。則又釋之。揭盤蓋爲取浸沸水之巾以出。巾蓋采蘩洗面者。遂以薦之。采蘩多予能助其梳妝之事。微笑擲剪刀榻下。接巾自蓋其面。凡三易。予三薦之。及接乾巾。知爲予所常用者。欲棄不用。而予益趣之。遂亦用之。既畢。予欲取巾歸。乃不許。謂巾漬粉有香。自起染於盤水之中稍濯之。乃以歸予。乃逐予去。乃加衣裳以出。予四姊渴欲見之。既見大喜。持其手與言。於時予四姊徧見家人矣。予母因使予四姊六姊及兩嫂皆登船樓共長

黃鶴樓感舊記

相談。予兩兄以婦在。不便往。予則不辭。予四姊見壁懸采蘋所畫雁來紅琴條。則俯觀之。又聞熊誦言其能。益爲大喜。面姨母大稱頌之。采蘋遙坐嘿嘿不語。若被羞。予視之。采蘋不敢視予也。頃之。予倡言兩姊久久離而不能合。今其合。同懷者五人今聚一家中。不易得。宜爲置酒志喜。其東道主人。宜異於常。宜自卑至尊。予爲始。衆以助予樂也。視予母笑而不言。因皆曰然。於是予家遂爲累日讌飲之會。

凡人處於夫婦之間。其一言一動之微。有可以長恩義殖怨毒者。苟其忽之。其必無幸。即不至遂斬衾枕之情。而中心梗梗。則飲食起居之間。必不能甜。動多遺憾。循職其故。則以各奮私智。獨行其是。凡茲截截。妻固不可以施於夫。夫亦不宜自視過尊。權操不貸。故期崇恩義於平日。其關於出處大節。安危大故。榮辱大變。茲不可假。無所用其商量。不則中於婦人之言。債敗其事。若其家政出入酬高應卑諸瑣屑事。即決於心。亦宜細與計議。曲納其說。蓋女子心理。視其夫與否商量家事。爲愛情輕重之鵠。苟非盲心目不知禮義者。亦知時與事宜之不宜。曲從其夫。而不以必行其言爲得。其能幾於是。則夫婦之間。鮮有反睦者。予之讌予四姊也。當時歲才十七。然予於家庭間歷變頗深。女子心理。鏡其八九。則自計慮。今之讌。莫宜假鍾氏花園。鍾氏花園曰寸園。南海舉人鍾宰存錫芬丈所有。饒竹石池榭之勝。予父與宰存丈相好。予六姊之夫之父亦與宰丈相好。故予六姊日者讌予家人。亦假於茲。采蘋赴讌時。俱予妹持竿憑欄釣魚。樂不可狀。而恨予家園乃無池塘。今果讌於茲。彼必樂。予母與予六姊。與宰存丈家人皆相識。然不欲獨行其是。而慮其過予自高不恤也。夜二鼓。聞予

黃鶴樓感舊記

母大集家人中庭博投狀元籌。諸長輩在。計采蘩必不赴者。登船樓尋之。果不赴。獨坐據案寫字。二小婢立案旁目灼灼視之。予既至。二小婢潛去。采蘩猶執筆不釋。一不顧予。予知其以予異母諸兄若嫂今皆家居。必不欲讌於予家者。因與計議讌所宜地。故故言所不欲者以試之。而閉口不說鍾氏花園爲宜者。俟其言之。則大可之。則必大悅。此其發不免淪於權謀。爲行且媚。然期崇恩義。此不爲過。因言可不可讌於家。曰不可。可不可讌於市酒家樓。曰不可。母與嫂皆惡塵囂。可不可讌於紫洞艇。曰不可。然則安可。乃笑曰。盍復假鍾氏花園爲之。則衆皆悅矣。予故爲矍然應曰然。而自谷心思乃不續密者。於是采蘩甚悅。頃之。爲避嫌疑也。遂予行。予知其性畏鬼。而粵俗謂清明後大開鬼門關。鬼可自由出入。凡四十八日。至所謂閉墓者乃止。故家家供奉祖先主木之玻璃箱。必開其門。閉墓乃復閉。若以示恣其往來者所爲。奇愚可笑。采蘩今習於粵。此知之矣。予聞其遂予行。因戲之力目外望若有所見者。自言曰。今其誰來。頃之乃若悟。又自言曰。是矣。清明後大開鬼門關。祖先歸矣。又復面采蘩曰。謹奉命。我今歸矣。遂起欲行。采蘩止予毋行者。予故爲不顧。拔步出。采蘩遂起力執予袂。恐且怒曰。汝果行耶。予乃止。挽其手與駢立而慰之。立處斜置大鏡。鏡蓋安化種茶諸農人奉予父誌謝其年捐二千金施贈醫藥者。采蘩側視鏡。羞不可容。奪手推予。予亦悔今所爲犯禮。則復歸坐與爲言。時已三鼓。姨母猶未歸。二小婢猶未歸。采蘩因乞予同出樓欄。自縱聲呼小婢。予復挽其手以行。小婢聞呼始至。采蘩稍罵之。予乃歸。出中庭視家人博戲。姨母乃以吳語語予。問采蘩寢未寢。若知予今久久與伴者。予爲赧然。則對曰。猶未寢也。頃之。自歸寢室。爲書抵岑氏子

借庖人。迨入睡。已四鼓矣。

旦日。予前午起床。聞兩兄嫂兩姊皆妥治妝矣。匆匆畢盥漱。即登船樓視采蘩。采蘩才妝罷。爲姨母搜檢春衣。姨母有奇癮。其於衣。無春夏秋冬皆藍色。不則不衣。衣皮綠摺。采蘩即燃鈷鉚爲熨之。予惜其衣盛服勞身爲此。是時春深天暑。汗或臨之。願爲爲之。采蘩不許。趣予歸整衣冠以俟。毋使客俟主人。頃之。采蘩果汗。皚皚雙手。乃着銀白之色如星。予因持扇扇之。乃不言謝。尋聞予妹來。始胸予去。而衣已復。予遂下樓。頃之。予蕭衣冠出。衆久待矣。予因惶惶致歉意。乃引衆以出。既至寸園。鍾氏家人多出相見者。予母見盤栽觀音蓮已盛開。甚賞愛之。廻顧熊及采蘩微笑。曰。對花寫生。乃不負今日景物也。予母之爲茲言也。則以予六姊之夫今在。予妹之未婚夫今在。鍾氏羣妾諸子婦今在。實欲布其子婦之能以眎之。而予六兄亦欲大布其婦之能於稠庭。聞之大喜。則應曰然。即出歸取畫具以快於事者。其既來。予母使婦傭移花几上。督熊與采蘩臨而畫之。采蘩以熊爲其師。遜讓不敢并。俟熊先畫。乃始爲之。熊不可。必與并畫。予母亦言今宜并畫。乃并畫。於是環而觀者餘三十人。采蘩以善爲粉色。則畫粉色。低頭細細畫。若羞若喜者。久之。畫成矣。熊稱其能。觀音蓮本有二敗葉。而畫之爲姿。有敗葉完葉。乃見錯落。然采蘩以爲不祥。一避不畫。熊因視之微笑。采蘩爲低頭嘿嘿不言。頃之。予六姊夫來持二畫細觀之。若不忍釋手。予母因言今當以二畫與瑜。而復爲二畫與璧。瑜與璧者。予四姊六姊之名也。衆皆曰然。予母即使熊與采蘩復爲畫。衆益環而觀之。及歲事。無不稱之者。嘗此時。歐陽氏子與予妹持竿釣魚水邊。采蘩渴欲與共釣。拘於歐陽氏子。趨起

不敢進。獨立棕欄旁俯首自思。予見之。欲趨與語。而采蘩窺予將行。即避去。就予四姊爲言。予甚恨今乃不能與通一語也。予今之爲讌也。所以聯骨肉之歡。惟其如是。當使同食者皆歡。乃肖其情。故名宴四姊。凡予母所生有關連者皆宴之。故及於歐陽氏子。以歡予妹之心。惟其如是。則俗習別戚。腕男女不同食。今宜破之。共於一席。及飲酒。今名宴四姊。四姊宜坐最尊。其餘分男女以次坐。酒數舉。衆皆守禮促促不多言。予以爲不樂。力爲滑稽之言助衆嘻笑者。而衆猶守禮促促不多言。久之。予母亦以爲憾。邀姨母大飲酒。恣爲言說。予亦邀六姊夫大飲酒。恣爲言說。至於是。衆始稍稍釋禮適爲飲且食者。歐陽氏子頗能飲。予六兄七兄皆不能勝之。予因飲之。持巨觥注酒以憚之。予妹懼歐陽氏子醉也。勸予毋爲巨觥。予知其意。微笑而止。久之。始盡歡而散。及歸已夜。予母復集諸人者爲博投狀元籌。采蘩亦不赴觀。予過之。時已薄醉。坐甫定。采蘩即使小婢椀洋參湯進予。若預爲之者。予甚罷倦。欷臥昏昏思睡。湯將冷。采蘩乃前呼予飲之。而逐予歸睡。此一日之樂。自兵亂後不常有之。然人心無有足者。故予母猶憾予父及四姊夫今乃未歸也。

自予四姊六姊之歸。連四五日爲宴飲。爲樂無旣。然人事樂不可常。必嗣以憂。於是畢飲後二日。予六姊將與夫歸鄉。予母黯然惜其別。計其旦日當歸去。因爲長日悒悒無言。予侍坐以內。思進慰之。忽婦傭持書而至。書自漢口來者。予拆讀之。心驚不已。以予母方憂懣。因噤不言。然予母察予面色變易。知必有故。予猶不言。但謂爲漢口朋友寄我者。余母信之。不復問。余始釋然。然中心乃爲憂勞不已。蓋余父以去年兵燹損金六十餘萬。度今年茶業必不振。肆用不立。已分電留粵諸夥伴。使各

散去。而以訟事未已。留漢口不能歸。至是書來。使諸兄皆居於家。而詔余母余六母及余與余妹同往漢口者。往則姨母與采蘩不能安。不往則違父命。積思無策。頗咎余父自謀則得。乃不顧慮他人。又甚怪胡以余父不與姨父謀之。使姨父并歸姨母與采蘩。因囊書過謁采蘩。采蘩亦爲心驚不已。問余所以報之者。當此時。姨母實在坐。余與采蘩語聲甚細。姨母平時見余與采蘩細語。恒借故避去。即不避去。亦不聞問。今見余持書匆匆至。神色殊於常。因問今語何事者。余不語。采蘩稍視余。余目之。乃謂姨父自漢口來書有所命者。訟事猶未已也。姨母聞之。乃不復問。頃之。呼小婢出爲侍榻中以拳拳骨。四顧無人。余復與采蘩計議茲事。采蘩願同往漢口居如初。余不可。承父命以往。采蘩又不。可。余遂決心矯母命爲書報父。言牽於家政。寘羅氏母女家中。乃不可。羅氏母女又不欲今同往漢口。願冬時相團聚廣州。今當以人護六母來侍父左右。至於兒身。無時不可來。書既發。慄慄不自安。懼不得當。采蘩尤爲刺然不寧。然乃能體會余心。悶不發余欺者。越十一日。余父以電至。可余之請。而使護侍六母以往。余復大恨。以是別采蘩。然今不可拒。即以其事告余母。余母不懌。旣已無可奈何。則亦聽之。四姊聞之。願同舟歸滬。余母尤不懌。然亦無法。越三日。遂發。臨發先一夕。采蘩取余船樓中。出二書二畫使獻姨父與余父。其與姨父書。則封固。與余父者不然。別以畫贈韋翁之女貞卿。及余九嫂成。余皆應之。采蘩因誠予途中一毋飲酒。而問予歸期。予不能對。相嚮久久無言。采蘩因泣下。予亦泣下。各不知所以爲慰者。頃之。姨母來問采蘩以事者。見狀即退。而采蘩猶瘖聲泣下不止。予懼過傷其心。強止淚。執其手而慰之。采蘩方曲肱伏案以泣。予旣執其手。不自知以

黃鶴樓感舊記

面伏予手背中。此在平時。必不肯爲。即予逢之。亦必心喜意動。與爲嘻笑。顧在當時。充然若不覺其可異者。頃之。聞有人登樓。予乃收手。采蘩即奔歸寢中。予踵入。此在平時。亦必不許者。今則不然。取巾染水自洗面。且以巾舁予。俟予洗畢。復泣下。遂使予去。予爲通夜不眠。旦日午。遂俱六母四姊辭家人起程出。予母及兩兄兩嫂姨母采蘩予妹等皆送至輪船中。予所居艙房。位二人。予加賃獨居之。與六母四姊所居距數丈。家人方與六母四姊聚話別。予招采蘩至房中。此在平時。必不許者。今則許。且助予妥理行李。掩戶耦坐而言。復誠予一毋飲酒者。予矢誓應之。采蘩復泣下。及輪船將啓行。采蘩始偕衆登埽。予妹扶之。予猶見其與予母皆泣下。予四姊泣下。予亦泣下也。

余至滬。即爲電歸慰家人。是時余四姊夫買宅霞飛路。與秉恩兄弟李經彝張元濟譚澤闈龔心湛胡彤恩羅振玉之徒。日夕爲研討金石書畫。納樂於茲。一亡家國。既遭余至。而余四姊出采蘩所爲蓮花示之。余四姊夫前此見熊所畫牡丹。驚其能。今聞采蘩質師熊。而積粉米得宋元寶之法。則以觀秉恩輩。秉恩輩無不稱之。余四姊夫幸余乃有此婦。因揖爲諸精美畫具盈筐。其洋紅石綠胭脂。皆尤其美難得者。使余携歸贈采蘩。以別男女。義不應遺贈。因爲名余四姊之贈。使受者無所怯於心。而留余居其家毋急急行者。余懼父系望。辭不敢。留三日遂行。至漢口。余父雖以訟事朽心。然見余與六母至。則甚喜。及見采蘩所爲畫。尤喜其少子有此才婦。知采蘩別以畫贈成及貞卿也。則大置酒高會。出畫眎其朋友。成翁韋翁皆譽采蘩能者。而馮丈小竹譽之尤力。又稱書詞有文。余用甚喜。具以茲事書告采蘩。蓋知今之來。余父寵余。其不能急急歸矣。而余父果不使余急歸。余見余父既大喪貲。而起

黃鶴樓感舊記

居如昔。明知其銷愁苦不輕告人。今愉愉侍左右。相談如友。乃無龍鐘之態。心頗爲慰。然夜靜未睡。輒用思家。先是余才至漢口。夜獨睡。姨丈過余。縷縷言家事。自憐衰老。將歸休鄉園。其欲余今秋成婚禮者。謂已議於余父以決。盡夏即歸。姨丈夙聞姨母言采蘋婢不期者。遇婢腹疼甚苦。以爲憂。因問余今則如何者。余聞之。爲赧然不能對。蓋女兒婢事。非與同類。不輕告於人。余即知之。亦不敢問。但微聞余母言采蘋歸粵後。婢期而腹疼爲斬。今姨父以是爲問。即不必疑余已與采蘋有連。亦難置齒。因對曰。此不知也。然思慰其心。乃言采蘋與姨母起居飲食皆甚安。姨父似知余爲茲語所困。遂不復問。稍語他事而去。余盡以茲事爲書告采蘋。至是留漢口二十餘日。乃得采蘋報書。書詞可四千言。自別後家事無大小皆殫述。皆飾爲善詞以慰余。而於余與姨父夜話一事。一舍不語。惟有一事告余者。謂送別歸。夢與余同游黃鶴樓如昔時。因問黃鶴樓今乃如何者。余即渡江觀之。址巋然如昨。形已全非。第二層樓昔與采蘋茗飲處。紅欄杆今皆無有。別一年變易乃如此。感慨系之。越一日。余父得余母書。書出余妹手。趣余即歸。余父固不欲余今歸。欲與初秋同歸。然以釋余母念慮。即許余歸。余用大喜。決以旦日歸。先爲電告家人。乃恣出嚮所相譁辭別。成與貞卿皆使囊物爲贈采蘋。成爲銀器。貞卿所贈裹甚固。不審何物也。旦日遂行。余父以五百金畀余爲旅費。過上海。辭別四姊。四姊是時游杭州。不得見。因爲惘惘留一日。遂航以南。歸抵家。告家人父甚康健。皆大喜。始余行也。余母許願爲誦觀音經十萬遍以祐之。采蘋與余妹皆助誦。今歸平安。余母因復誦經矢心以謝。名曰結經。哺食後。知余月餘日別采蘋。今當多所言說。才及暮。即邀姨母與爲博塞廳事中。而故使

黃鶴樓感舊記

采蘩代爲書與六姊。以留其身於船樓。若以便余者。余遂奉諸物登船樓以與采蘩。采蘩大喜。以久別。自斟茶饗余。余與耦語至四鼓乃別。其樂視常時爲加。乃知男女之間。小別相逢。其是最可喜者。悲哉悲哉。余孰知其喜不可再也。

自甲午大疫以還。十餘年間。廣州市年必逢疫。每當春夏之交則生。其爲霍亂。猶不甚可畏。樂可譬。鼠疫則可畏。患者十不一生。當時所毒。鼠疫常於霍亂。三四年間。余戚畹家人中以是死者。凡十有一人。而童穉爲多。其爲毒。自鼠蟲以傳染於人。醫言絕鼠則茲患可免。余懲於是。大畜貓殺鼠。而鼠終不可絕。世人盲智。信機祥災異之說。不信科學。任鼠不治。故鼠疫以年以生。壬子四月三日。鼠頽然行出廊間倒死。余聞之大驚。督婦備卽火化之。又督婦備盡屋大糞除。甚注以滅菌之藥。以爲可以苟安一時。越三日。余異母弟及妹被病。弟十二歲。二母所生。妹十歲。三母所生。弟甚慧。余雖不協於其母。而甚愛之。則走視病。病才起。卽大發熱譫語沈昏。脾縫結核。妹亦然。余用大驚。倡言茲爲鼠疫。宜急取西醫治之。中醫藥緩。不可取。於時二母三母雖駭其病來之疾。然夙不信西醫。日易中醫五人治之。皆投以大黃朴硝羚羊犀角之屬所謂驅熱解毒者使食之。而使以熊胆塗脾縫結核。願無功。越一日。病加亟。二母三母乃懼。急延美國人富霖士及當時名西醫鄭豪共治之。爲抽血以驗。皆言毒深不可救。夜二鼓。弟先死。遲明。妹亦死。余大挫心。旣伏於殯葬。猶慄慄憂懼。議遷家香港避之。而余母不可。蓋余母不明傳染病之理。委爲天災。故避地亦無濟於事云。余力與爭。而姨母亦不信病能傳染。諷余毋窘母者。余因瘖不復言。惟誠采蘩力察諸婢毋恣飲食。宜潔淨。以花園

空氣佳也。恒使采蘩長日游處於其間。采蘩始不從。余怒罵之。余自始未嘗以惡聲厲色嚮之者。愛之殷則期之切。故今介安危之事。乃不同余。不自知爲怒不可已。而采蘩乃能鑒余之隱。不惟不懟。含笑受之。日必久久游於花園。余日以遠西人所爲臭水大洒屋中。采蘩惡其異嗅。恒掩鼻避去。顧不禁余。余固知其不欲。然以除危即安。不能多所顧慮。將俟疫解乃爲謝過。其惶惶如此。以爲可保一家之安。而不知事乃大謬不然。余弟妹殤死之九日。是爲四月十二日。將晡食。余登船樓趣采蘩同出食者。采蘩側身臥榻中。見余至。猶臥不起。言頭疼身熱。今不食矣。余大駭。以手拊其額。逢手如焚。閉目昏昏思睡。則告姨母余母使視之。頃之。使姨母摩其髀縫間有無結核。姨母顫聲曰。似有之矣。余益大駭。不食而出。走柔濟醫院取富霖士歸治之。富霖士適如香港。又走大新街鄭豪所居。豪先二日以事歸鄉。則走韜美醫院取院長嘉聘格歸治之。嘉聘格不肯來。使輿往爲治。余度不可。奔歸視采蘩安危何若。然後再覓醫。時已夜。余母已爲延中醫劉誠伯來診視。誠伯謂爲鼠疫。病頗危。則亦以大黃拌硝銜羊犀角之屬治之。藥後初無功。昏迷不醒。譫語呶呶嚇人。但有時清醒能言語。夜半。大昏迷後復清醒。見樓中燈光如晝。余母姨母六嫂七嫂余妹環坐床前。力視姨母欲泣。顧已無淚。則強伸手執姨母之手。微呼曰。媽媽。今何爲來多人也。姨母曰然。因泣下。於是余母余妹皆泣。采蘩乃爲大悲。然淚已枯。但能爲落兩滴而已。亦任不拭。余妹自掬巾爲拭之。不自知泣數行下。乃以眼淚大注其面也。余六嫂乃牽余妹行去。自掬巾爲拭之。亦自嗚嗚泣下。於是采蘩復大昏迷。當此時。予獨坐書案中憂思悲泣。隱隱聞臥內諸人涕聲。心爲搗。天將曙。突聞仵役肩殤屍過街作怪

黃鶴樓感舊記

聲。大驚汗下。則入臥內視采蘩。采蘩猶大昏迷不醒。而姨母予母已爲淚人。因慰之。使六嫂與予妹視疾。而欲引姨母予母出稍憇者。皆不可。且逐予歸睡。予因泣下。復出坐書案中。頃之。予妹奔出言采蘩復清醒。撐眼四望無言。似欲覓予者。趣予入見之。予則入。忍淚立床邊問所病若何。采蘩又撐眼四望。欲言而止。予知其意。胸諸人皆去。乃坐床邊執其手問所欲言。則又撐眼四望。緊握予手。喘喘然欲泣。久之。爲語語予。聲甚細。其音已格格不易聞。予因伏其胸前聽之。乃曰。我今甚苦。必不起。不得與汝爲夫婦矣。予遂大哭。遂不聞其餘言。於是諸人皆入視。見狀乃退。頃之。予始知止哭。伸手爲理其髮。爲語慰之。而采蘩緊握予手如故。復言曰。汝其善侍我媽媽。我死。即與歸漢口矣。予復泣下。采蘩亦欲泣。但已不能有淚。久之。復言曰。汝必續娶妻。其是六姑娘爲宜矣。六姑娘者。予四姊之小姑。采蘩遊北京嘗與相識者。前聞李氏家人欲以六姑娘妻予。今自知將死。故以是爲言。彼其心。以爲所言將必成爲事實者。語畢。稍爲微笑以自憐。予聞之。如萬刃刺心。復大悲泣。力矢誓不復娶妻。於是諸人復皆入視。而采蘩已復大昏迷不醒。顧緊握予手如故。予不忍脫之。姨母乃爲強脫之。而予猶泣不已。予妹告予毋泣。宜速往取西醫。予乃悟。出使輿人爲取左吉帆及日本人邊渡同至。邊渡爲抽血驗之。又爲以針注藥液腕中。言逾午熱退可救。及午熱不退。予知無望。以姨母予母竟夜未睡。強使少休。而與予妹坐視之。予妹恣哭泣。目盡腫。惟面予落淚。久久乃無一言。頃之。采蘩復清醒。拉予妹耳語。願於死後毋使伴役爲治裝。予妹乃摟之以泣。予亦大泣。遂驚予母與姨母。以爲采蘩已死。皆奔來視。而采蘩復大昏迷。姨母乃爲悲傷暈倒。予六兄六嫂七嫂萃

力救之。久久乃蘇。予妹潛告采蘩所語於予母。予母大哭。以俗習死時帳果蓋之。是爲天羅地網。又不便於事。議移采蘩廳事中。此俗習所謂出廳也。予維采蘩時復清醒。茲傷其心。執不可。予母姨母皆不許。將必移之。予遂大怒。謂必與於是者。予當拔刀自殺。因斥予母爲不仁。予畢生未忤父母一語。茲爲始。至是予母憐予。一任予言不阻。久之。采蘩復清醒。雙頰殷紅如炬。瞳光散。語音濁不清。上脣亦縮矣。予思與爲最後訣語。使諸人皆出。偃坐語之。矢誓不復娶妻者。則視予不言。許爲死後一不使忤役治裝。我自治之。則首肯。問今遂爲汝治之則如何。亦首肯。予遂泣下。言必以妻禮待之。而采蘩自衾中搔搔動其手。若有所爲。予發衾視之。且拊其手。則執予手。微言渴思飲。時已齒閉不能吞。予因含茶吻其嘴而吐之。若羞拒予者。予言爲夫妻之愛止於此。何必拘。因數數爲之。欲得其舌一接之。乃不可得。頃之。又復大昏迷不醒。顧猶緊握予手如故。予爲悲傷不自知有其身。懼二母聞之也。噎不敢泣。於時春雨霏霏。小鳥亂鳴花園中。予但覺其聲淒瑟。時將晡矣。予復使與人取邊渡來。邊渡言已無望。且力誠予等毋多親近病人。杜傳染。於是自予母無不痛哭呼天。諸婦傭婢無不爲泣下。種樹人之婦韓。乃爲踞地哭禱。願減壽以讓之也。至是予母使予妹爲采蘩搜拾殮時衣。予妹哭不可仰。而采蘩則已沉昏不聞矣。

入夜。采蘩益復沉昏不知人。惟吐無納。目已不能移矣。予母既使予妹爲搜檢殮時衣。予知其鑰寘床頭。取使發篋。而予妹痛哭思昏。竟不知何取爲宜。漼然走問予。予入視之。見手銃赫然在抽屜中。則自取之。計采蘩平昔最愛花紅窠緞繡金線牡丹衣與裳。又愛金色閃緞之衣與裳。其衷衣所愛。予則

黃鶴樓感舊記

不知。則使予妹爲以意取之。既於事。予妹乃白予母願爲之梳妝沐浴易衣。六嫂實伙其事。予因退出。俟采蘩既逝。以手銃自擊殺殉之。顧憐予母。因爲持殊泣下無言。然亦藏手銃腰間。夜二鼓。七兄督婦備整治廳事中停屍之所。而潛召其婦與六嫂護視姨母。召予妹護視予母。而身與六兄護視予。予入視采蘩完衣仰臥榻中。目半閉。伏身耳邊呼之。似能爲應。但不能語。予知其果已無望。然心痛也。猶縷縷矢心以詞以慰之。乃如不聞。予用大哭。淚滴滴染其面。則抱之以悲。是時予諸母及諸兄嫂皆來視采蘩生死。二兄及其婦黃見予所爲如此。遙立竊竊耳語。六兄因前挽予以出。謂毋過悲。不則益傷母氏與姨母之心。予即出視姨母與予母。見諸嫂環坐視之。皆以淚面相嚮。即坐其旁。姨母慰予毋過悲者。顧未語而淚已怒下。予母復泣。予復泣。至是異母諸嫂皆能泣下助予等悲傷。頃之。忽聞予妹及諸小婢哭呼采蘩。粵俗於人將死氣絕時。必聚呼之。冀其不死。予聞聲奔出。粵俗於爲父母者不使其眼見所生喪死。不則死者不能安。六嫂七嫂則抱姨母。姨母椎胸大哭欲奔出。已不能。予母奔出。予妹及六兄力疾挽之。視采蘩已氣絕。予抱其屍大哭。立拔手銃將自擊殺。七兄力前奪之。予母亦力執予不釋。於是哭聲震屋瓦。不聞別聲。予母使六兄七兄左右坐立俟予。予哭不已。兩兄憫其弟。亦爲泣數行下。而熊泣尤甚。久之。將以與人爲移屍陳廳事中。予怒不許。言必自我移之。則起抱采蘩之屍以行。六兄七兄並助之。遂陳於廳事之旁。視采蘩雙目不閉。則復抱之悲呼。遂暈。久久乃復蘇。予母欲予稍寢。予不可。對坐采蘩之屍爲自思。今殮未有被。因取采蘩所常御者。及其贈予生日花紅緞繡金線大鳳凰被面并歸之。爲親蓋之。復大哭。旦日午。仵役來爲殮。粵俗凡爲夫妻者。其一

先死。將殮時。有所謂分梳之事。以梳折之。半納其棺中。半焚之。眎生死濶絕之意。其爲之也。又以巫爲誦咒以助。其聲凄晦。及予爲之。予復大哭暈倒。久久乃復蘇。已蓋棺矣。予怒不許。使復發之。細視采蘩之屍。眞甚妥。顧雙目猶不閉。因伏首棺中爲語慰之。復大哭。六兄七兄及歐陽氏子并前挽予。棺乃得蓋。予言必爲舉喪。停二十一日乃殯。然粵俗男女未嫁娶者。父母在。殤死恒不舉喪。且不能停棺以時以殯。違之謂不祥。予二嫂黃銜予發其婢姦之憾不釋。至是昌言今必殯之。羅氏雖爲我家許聘婦。顧未娶。必不能舉喪。其詞且有諷予與采蘩已連膚肌之愛者。二兄助之。而諸母皆唯唯不置可否。余母亦不置可否。余聞之大怒。潛登船樓牢搜七兄所奪余手銃。奪匆匆。乃眞抽屨中。則取以出。至廳事。而黃猶訑訑言今必殯采蘩。諸伴役聚立庭候命。余立拔手銃擊殺黃。黃奔。余復以擊二兄。二兄亦奔。逐擊之。彈盡乃不得中。衆多奔避者。舉家立爲厯然也。

當是時。予悲憤交集。不復知生死安危。計擊死兄若嫂後。即自戕與采蘩同死。爲計甚得。彈旣盡。奔入將取實之。於是六兄七兄八兄咸前遮予。予母尤力抱予不釋。予遂不得行其志。則復大哭。搯采蘩之棺以鳴其悲。禍旣不成。六兄七兄及其婦即入慰語二兄與黃。使從屋後旁門出暫避。黃即歸母家。大以人來聲予之罪。將訟於官。諸戚讒聞訊。先後來排解。而歐陽氏子季父挺。方有寵信於連帥。尤力言姻家毋爲仇家。詞和而意厲。而實助予。黃氏人畏挺有威勢。立爲瘖不敢縱。而鄰居黎氏馮氏鍾氏諸老成之人。無不與予父相識。亦爲斡旋其間。至是二兄亦不欲與予植怨。願舍不問。挺復爲關說。警察高官置不問。事遂已。予言舉喪二十一日而殯。乃得行。先是采蘩將殮時。苟循粵人成年喪死俗

黃鶴樓感舊記

習。宜有出外買水爲逝者洗面。及以殮衣過獻社神之舉。然粵人固謂爲人子者。其未送父或母之死。妻死不得爲之。予因不爲。又以今有父母在。而采蘩乃許而未迎。爲靈位宜不得在俗所謂神廳。宜在俗所謂轎廳。位亦不得中。位在側。其懸大籌門楣亦不宜。宜掛小籌門上。門枋亦不宜榜白或藍之布。其所謂四十九日脫喪者。亦不宜一依之。故以二十一日。至是停棺旣妥。立靈位。予家人無男女尊卑皆拜之。惟予母姨母不拜。諸母以揖。予行次卑。今主喪。諸人來拜。皆自跪地叩謝。及至熊。炷香在手。泣下不成聲。予以其與采蘩有師弟之誼。乞毋行跪拜。熊不許。踣地伏不起。縱聲大號。家人多助其泣。予已二日夜未睡。今復大泣。立爲暈倒地中。救久久乃蘇。六兄七兄乃強以力掖予歸寢室。予枯臥榻中。欲爲鬼。不欲爲人也。粵俗於死者成殮之夕。稍稍檢其平昔衣服。寘門前燒之。名曰燒過河衣。謂事於此。逝者尤能復得之。姨母憫痛采蘩短命死也。睹遺物傷心。自衣服器用一鍼一綫之微皆燒之。凡爲衣服三大箱。器用之物無算。值五千餘金。堆門前以次燒之。逾三小時乃藏。予寢忽寤。出觀之。欲復得采蘩所爲牡丹及蓮花立軸。顧已灰矣。因泣下。街前觀者數十百人。咸爲竊竊耳語。有窶人乃入火中奪衣以奔。與人逐而還之。衣爲銀色春紗夾衣。采蘩曩日送別予登舟赴漢口時實衣之者。衣袂乃染淚痕。斑然成黃色。采蘩嘗謂已不可復御。度藏爲記念。予欲得之。采蘩不許。言不幸爲他人所窺。將謂之何。曾幾何時耳。乃今遺物委火盡之。痛何能已。因復大哭而返。搖其棺而問之。予母姨母聞之。復爲大哭也。於時予手銃已爲予母深悶藏之。猶慮予夜午悲痛自斃死。又慮姨母夜午悲痛自斃死。因俱予妹七嫂并姨母以睡。而使七兄與予同睡。旦日晨。予起出神靈位香

黃鶴樓感舊記

火整整。熊督諸小婢實爲之。因言曰。六嫂。何是之爲。逝者不安矣。熊爲黯然應曰。其母傷。頃之。予自淪綠蘿春薦於靈位前。枯坐悲思。不復知晨起宜朝。予母姨母以慰之者。而予母聞予起。遂使小婢召予。誠使今毋遂以采蘩死事布之漢口。姨母聞之。則泣下。予亦泣下。衆亦泣下。是時諸戚曉咸榼餅餌來饗予母及姨母。俗名之曰問安。又皆以冥鏹之屬薦於逝者。予皆漠視之。獨歐陽氏子以香花砌成浮屠。高逾二尺。花皆美。書名以薦。其詞甚恭。花。采蘩生平最愛者也。歐陽氏子其是承予妹之意爲之。追思舊游。彼乃連理。我爲孤桐。爲泣數行下自傷矣。

采蘩既死之後三日。予以悲傷成疾。姨母亦以悲傷成疾。皆臥不起。雖非劇病。予母乃爲憂不可名。越二日。病猶未起。而予母謂宜循俗習爲采蘩營奠營齋。以事於所謂頭旬者。凡營齋。有所謂招亡散花過橋放焰口之事。而過橋時宜以主喪之人持旛奉逝者靈牌以爲。予今在病中。予母懼傷予心。將使小婢爲之。予不可。扶病出俛於事。爲悲泣不已。病以是益。目眊心跳。昏昏思睡不言語。然心固清醒。視予母斂眉蹙額常坐床頭。似欲爲語慰予。顧不知所由說。予欲慰之。亦不知所由說。以是恒爲嘿然相嚮無歡容。於時姨母病已愈。緩緩行來視予。以手拊予之額。曰。熱猶未退耶。予見之。中心立悲。不忍中其眼下。僞爲寐。引被自障拭淚。頃之。予妹俱歐陽氏子來視疾。歐陽氏子實挾其師爲醫者以來。予聞二人者語聲。中心益悲。益淚下。噎咽有聲矣。於是予母聞之。牽予被以視。而面滿母以泣。姨母亦泣。予母乃言曰。十兒。汝今若此。何以置我也。汝父最愛汝。汝今若此。將使我何對汝父者。其母悲。醫來視汝矣。而予聞之益悲。至於放聲大哭。家人皆來視。二母三母追思其子與

黃鶴樓舊感記

女之死也。則亦大哭。視見采蘩死時尤甚。三母與予母有恩。今雖哭。乃前慰語予母及姨母。而歐陽氏子亦前慰語予。久之。各始以次止泣。歐陽氏子乃引醫入視予。醫甚才。蓋嘗爲僧者。懷奇術善治危病。謂予病無禍。一藥則讐。果一藥而愈。予母大慰。力爲致予從女二妹日來嬉予左右。以予最愛二妹。當能引予心歡。予知予母用心苦。雖鑄悲不釋。爲妥之也。恒爲強自出其休休之容。然夜靜無人時。獨對孤燈。自傷連蹇。無可告愬。欲不泣。不可得。當此時。諸同學少年游從讀書之士。以逮戚讎好事者。并予兩嫂。咸以挽聯來薦采蘩。而予妹使歐陽氏子爲之。歐陽氏子使其師某爲之。雖未工。其詞甚痛深。予讀之以悲。思自爲文與聯以傾其意。數易稿。皆不愜心。終於不成。而已二十一日脫喪矣。（今事距十九年予已年將四十風雨中執筆紀述至此不自知爲泣然以思自審稍稍能爲文章又稍稍能爲挽聯五年前譚組安先生稱予爲挽聯雄渾沉痛自曾國藩范當世後不多見粵中無其敵先生夙以工爲挽聯自許者然每成一聯必商於予不可乃布其重視如此而予十年來爲人銘墓及爲挽聯可數十百頗不爲通人所譏獨於母之喪妻之喪一親一愛乃未爲一言見於筆墨不孝不仁罪大惡極雖當時文章根底淺爲之亦不足傳天假以年當必爲之書此誌咎亦以遣其悲懷）當其思爲之也。登船樓據案苦思。視采蘩昔時讀書之案。文具皆已火化。案塵封。遍覓其遺跡不可得。中心甚悲遂亂。一字不能成。因爲自發抽屜整理皮藏諸物自遣。乃於積存所受諸親戚朋友書問之中。見采蘩寄予漢口書。發書泣下。其誠予毋飲酒。得當則歸。密密加圓。圓無不完整。而字無不端。予往爲采蘩取字曰嫻詩。采蘩可之。然闕不告人。即予妹亦不知。今書末乃署嫻詩之名。故其書詞雖一無涉於夫婦之愛。按名尋隱。其心可知。予因

益悲。念采蘩遺物止於此。則謹藏之。永以爲寶。昇毋忘其懿。而以眎於來禩。何圖寶之數年。乙卯淫水海西關。奄奄茲物。與予所藏書二萬八千餘卷。同投於災。腐不可復。至今十五年。每一思之。刺心不瞑。鏤恨無旣。雖然。人猶如此。物亦可惜。此予所以益悲采蘩而自悲也。

粵人迷於道巫之言。謂凡人死後十餘日。必以時回家。名曰回煞。砌說其事若不誣者。采蘩死後十二日。巫言以是日回煞。戌來而丑去。凡二日皆如此。始曰私歸。繼曰正歸云。予固不信其事。然視予母甚督人爲治酒食。夜張鐙燭陳靈位前。以饗采蘩之歸。以采蘩夙居於船樓也。又張鐙燭陳酒食樓中。以饗之。而引姨母歸與寢。予雖不信有其事。渴欲見采蘩。則幸其有。因言願獨居船樓以待之。予母不可。謂男子陽氣盛。鬼必畏不敢近。予不忍忤其意。願歸寢室。而以與采蘩爲夫婦。今果歸。當入視予。必又張鐙燭陳酒食予寢室中者。予母許諾。旣於事。予母姨母予妹及熊皆爲泣下。力認視所陳諸物位置。以徵采蘩今歸不歸。將戌各自歸寢。闕寂不聞人聲。予維采蘩今果歸。他不必目。獨其致予漢口書。當必觀之。因陳書案頭。屏息側臥以俟其至。久久乃無聲跡者。夙聞鬼至鐙爲昏闇。而鐙今不昏闇。則嘿祝之。及亥盡。室內外不聞異聲。頃之。遙聞花園門裂然發響。力聽之。則不復聞。頃之。又聞廳事中似有人行聲。予以爲采蘩今果歸矣。力聽之。亦不復聞。而眼前展陳諸物整列如故。因爲甚恨且悲。久久側臥嚮外也。項枕爲苦。因輕輕轉面以內。予床後有玻璃鏡。望鏡能外見。予遂茫然望鏡以思。忽見門前若有人行過。其影欄鐙下而逝。予立爲毛戴。然固不懼。不自知何以毛戴。世之愚婦。生平與夫相處甚甜。及夫死名回煞。則大怖之。必乞人與同睡。苟夫果歸。此何異拒之。恩愛生死。

黃鶴樓感舊記

鈞。顧何畏者。以是予不惟不畏。復輕輕側面嚮外。私幸果得見采蘩執手與語。問其死後居處如何。然沈沈無復有聞見。更籌數盡。明鏡熠熠照人。猶初睡時耳。於時細雨敲窗。階除中澆澆發繁響。即有異聲。亦不能聞。予爲益恨且悲。而勞思旣久。日昏昏思睡。乃見采蘩盛服坐於床頭。其是殮時衣也。泣與語。采蘩乃以其自繡白羅之巾爲予拭淚。顧瘖口不言。若不知今之爲悲爲喜。予爲大慟。抱之以哭。染淚其衣襟。力問其胡以今不言語。則若薄怒。推予起立將行。予則挽之。采蘩開口將欲罵予矣。忽聞廳事中有物擲地鏗然。予遂驚寤。視采蘩已不見。而淚已漬於枕函。其廳事中鏗然作聲者。蓋俗習謂回煞去時已屆。使人以鐵器驚而送之。故予遂爲驚寤。聞家人厯然聚語廳事中。起視室中諸物整列如故。因思采蘩果歸。即托夢眎於予。安有不發書以視者。茲其未歸。而實予以結想成夢。因爲嗒然。藏書篋內。即出視家人。皆言廳事與船樓展陳諸物整列如故。獨挽聯如嘗移之。予妹所自爲飲食刺繡文具陳小棹中。榜名刺以薦於采蘩。名刺乃反置之。予視之果然。盲不自其故。又疑采蘩今果歸者。及復歸寢。甚願且日夜采蘩果歸視予。且日夜。予俱家人復爲展陳飲食張燈燭以饗采蘩。以其所爲書置於床頭。面床內以臥。而終夜乃無所聞見。家人亦無所聞見。予乃歎人鬼殊途。殊則無復生前恩義可說。則視采蘩遺像以悲。像攝於上海。側面如作微笑。美乃無匹。予母使歐陽子氏屬匠人爲放大之。故今懸於靈位之後。至是予母與姨妯皆泣。悲哉悲哉。采蘩乃一瞑不復聞之矣。予旣挫心於采蘩回煞之無靈。連日夕痴想。每爲飲泣悲傷。是時距舉殯之期不遠。與予母議葬地。予母言宜祔於鑼鼓坑祖塋。予維采蘩於予家位次卑。今祔必偏葬。不如自爲墳墓將與予死之時并棺爲尊

因以爲言。予母不忍左予意。予因選鳳凰岡故所有地。使穴之以俟。其鐫碑也。空右邊以待予。而自願出所畜金盛爲飾之。采蘩生平最愛湖水色。遂決以填墳。及以旦日殯。予六姊與其夫及子女先期自香山至執紼。六姊與采蘩交雖不深。然憫其母與弟今所遭遇。又以采蘩美慧且賢。哭之甚哀。粵俗婦女赴拜逝者。恒綴爲詞呼而哭之。以七言爲一句。其詞有可聽者。其不肖者。每假此以譏罵人。於時六姊綴爲詞哭采蘩。追思舊游。憫悼永別。意深痛悲。綆中人肝膈。其悲甚。至於噎咽久久不成詞。予母姨母與予皆泣。舉室無別聲。予六姊之夫亦爲唏噓不已。而力慰予。潛詔其女語母毋恣哭道他人悲傷。久之。各始止泣。而予母縷縷語六姊以采蘩病死經過。皆復泣。又久久乃已。六姊聞予諸戚隴朋友盛以儀仗送采蘩舉殯。立使其夫盛致之。曰。必宏必美者。及夜。予家人十九不睡。聚語中庭。予姑入僉人之言。謂予夫送父母之葬。今送妻喪。則無子。亦不宜爲持旛執杖。旛宜結亭懸其上。別使人肩之以行。予聞之大怒。念不執杖固宜。若不持旛。而結亭懸其上。此爲薄俗之爲。而夫怨於妻者多如此。今若此。其使生者死者皆不安。則大哭。言必持旛。其不篤於父母者我自任之。予姑乃瘖。而予母亦可予議。於是予家人盡夜各事其事。雜以比丘尼誦經青磬紅魚之聲。室爲厖然。予心爲昏亂不職其思。坐立皆不知所措。竟不復知今夜所爲爲可悲。有時力望采蘩遺像不瞬。是時諸戚隴朋友家屬來盡夜俟送殯。都五十六人。其貧而有求於予家者。力任棺發時爲護予母與姨母。而六嫂七嫂六姊與妹皆言必乘輿送棺至於郊。予以是故。立走書乞朋友爲將官者借兵二十人爲衛。夜五鼓。諸事皆妥。六姊乞予稍休。予不忍拒。歸寢室仰臥。乃不能暝。至曙復出。目予諸兄嫂姊妹從子女皆喪服。即二兄與黃

黃鶴樓感舊記

亦然。其所以然。二兄畏予有寵於父。黃則畏采蘩崇之云。頃之。諸戚畹朋友同學以次至執紼。都二十九人。皆嚮靈位爲跪拜。予叩謝。以竟夜未睡。至於矐目爲暈眩。其舉殯也。儀仗甚盛。街鄰夙聞采蘩美。又以茲事殊於俗。駢立以觀。無慮千百人。予哭不知人。六兄七兄亦泣下。而熊與予妹泣尤悲。采蘩遺像側身坐。微見其辮。今肩以行。觀者皆爲歎息。又見銘旌明書十七歲也。群執紼者無爲斬縗者。則益憫之。以爲談助。其及於葬。予諸兄皆親往視窆。予妹哭倒墳前。歐陽氏子力前挽之。亦爲泣下。予因益泣下。及歸。罷不能行。則輿以歸。自刺指血爲點主木。將諏吉日升於祖先之旁。至是遂脫喪。予爲布衣守期禮。日俱六兄赴鳳凰岡視營墳。凡十有一日而蕙。姨母予母言必視之。六嫂七嫂予妹亦願往。遂以衆往。姨母坐碑前拊而哭之哀。衆無不爲泣下。於是姨母酣然於予不負采蘩。歸明日。使視舟便即歸漢口。衆聞之皆泣。然爲勢不可留。越三日。予俱予母予妹與同買舟赴漢口。每視海水茫茫。回首故鄉。不自知身有父母而已之有其身也。

始采蘩死時。予旣闕不聞於予父與姨父。故并予四姊亦不告之。至是過上海訪四姊。乃以具白。四姊大哭。其小姑曰六姑娘者亦爲悲不可勝。予追念采蘩彌留之言。屬予必以六姑娘爲繼妻者。今六姑娘乃哭采蘩。因爲泣數行下不能語。而予四姊夫聞之。黯然不知慰予。見予母悲泣。乃言曰。媽媽毋悲。此亦數矣。媽媽之爲名。予四姊夙以呼予母者。人情欲其外姑喜悅。必倣妻稱謂而爲之。則聞者必喜。於時予母方悲泣。其聞之也。果爲汪然仰而望之。若甚饑之中逢食。雖不呈於色。其心乃休。予因益悲。自計今慰姨母即名媽媽。勢已不同。惟呼之親切。益增悲耳。於是予四姊夫必予母累日館於

其家。乃許行。夜張盛宴爲樂。予獨悒悒無歡。明日。予四姊之姑就予母重申前議。願以六姑娘耦予。予母雖不持夙意。以年齒不耦爲隙。然以予方悼亡心摧。必不肯者。因言俟之。而六姑娘先知其事。亦納心於予。勸予毋自苦。惟不負心。則長逝者當永安。此何等事。豈宜出之女子之口者。予立爲矍然。以是益悲采蘋。而失意之中聞溫語。安能無感動。則雖少其不近人情。亦不惡之。頗與爲語。明日。予四姊遂薦言六姑娘於予。予心立悲。然不欲過拒人也。言俟禫後乃議之。故予四姊以爲終必得當。而不知予實心挫。遁詞而已。越三日。姨母辭予四姊歸漢口。予四姊亦欲朝予父。遂俱以行。既至漢口。予父以予等突然來。爲駭以喜。而姨母驟見姨父。未交一語。立爲哭泣悲哀。姨父大駭。予母乃面予父曰。大妹妹以四月十三日夜三鼓死矣。予父聞之。瞪不能出一言。頃之。盛泣下不已。姨父則尤縱聲大哭。至於暈不知人。於是衆皆泣下。予立侍案側。方含淚自憫。即持姨父以藥之。久久乃蘇。聞予母縷縷言采蘋病死情狀。復泣下。是時予父春秋六十有四。姨父五十有九。皆頭有二毛。鬚亦頽白矣。予父目予衣白色羽紗夾衣。烏布小褂。履淺藍色布履。其是異於往時睥然鏡人者。對鏡自照其首。視予母髮亦有數莖白。因爲歛眉以思。復泣下。予四姊力前慰之。予父不見予四姊可七歲。今得見之。因爲稍解。而姨父則爲於邑。盡日不歡。及晡不食。予父勸慰之。猶不食也。自是予等遂居漢口不歸。越旬日。四姊辭歸上海。予母與姨母皆泣送之。至於是。予母憐姨母今無所以妥朝夕者。使予妹盡日往侍之。有時且與同寢。予妹明慧解人意。以是姨母爲稍殺悲。姨父亦愛予妹。予母因使以爲義女。衆皆喜。諷吉日置酒爲誌。姨父姨母固以追思采蘋爲不樂。然能力自蔽之。以篤今之歡。

予則不然。亦知今宜僞爲懌悅以快其事。然自采蘩死後。一未飲酒。及今執卮在手。起立壽姨父姨母。不自知悲從中來。力回其淚不使發。而目眶已爲暈紅。其聲也酸。予六母即前障予爲語趣飲酒以揜之。頃之。予乃得復。而酒爲棘齒不能吞。因嘿嘿不語。韋翁與其女貞卿實見之。貞卿始聞采蘩死。泣不能止。謂將師其爲畫以淑名。今不可得。用甚悼恨。數與予妹言之以悲。今見予斬斬如此。乃爲低頭歎息。半食遂辭去。當此時。郵人持上海來書投予家。夥伴進之。逢貞卿樓梯中。貞卿取視之。書蓋與予者。遂以與予。予拆視之。其是六姑娘所爲者也。即不復視。立寘於紳。而中心爲起落跳躍。繁思來集。造次失度。不自知其爲悲爲喜也。

於是予夜歸寢發書讀之。當時風氣。男女不言交。書問往復。尤爲百不一見之事。即已訂婚。亦少爲之。今六姑娘與予路焉無有關聯。今但復議爲婚。遂如此。雖書詞初無綺語踰戚畹之藩。而仰慕之詞滿簡。此何爲者。六姑娘才與貌固不如采蘩。久久讀書學校。輕儇之態不能洗。見男子不畏。語聲隆而不沈。此予至所憎。且年齒加予二歲。粵人俗習不樂妻長於夫。予即不拘於茲。其遂合焉。戚畹朋友必翹遺言者。然其納愛於予失望漠漠自憐之時。不能無感。其書詞中累數十言誦言采蘩懿嫩。爲深致憫悼。而以旣死不復爲養親自愛慰予。此其詞令妙品。含蓄而有姿緻。自愛何爲。而冠之以養親。爲語何其莊且理者。顧男子者自愛不自愛。何與於與無關聯之女子。乃今言之。而言之於復議爲婚之後。則自愛二字之爲用。其有探予宅心之意可以知。予因持書力爲想念。出采蘩與予書并展觀之。中心爲忽飴忽茶。終不能敵柔情之力。痴然凝想。則夜起床執筆爲書報之。凡四易稿乃就。其最爲荒繆

絕倫者。不名曰六姻姊而遂名其名。此其輕薄佻儇可殺。一不可貸。是無異明眎以削姻戚見有之誼。遂名其名。茲爲暱。暱則夫婦。故削姻不書。少年人衝動於一瞬之間。所爲往往不度。予當時遂有茲失。裁書既成。讀之心歡。因以采蘋遺書及六姑娘書并藏之。臥榻中猶思維不已。思集六姑娘也。凡此之爲。使在女子爲之。才脫苦塊。誓言猶溫。心乃變易。人則以爲不婦。今予負心乃如此。即以告人。人亦原之。不平莫若是。幸予旦日遂大懺悔。然書已發不可追。因爲感極泣下。誓斬前念。用不叛所以妥采蘋臨死之言。即出六姑娘書火之。自是日嘿嘿不得意。閉門不與人通。越八日。六姑娘復以書來。鑄詞與前書大異。膩語數見。言將爲攝影像贈予。而乞予亦以贈之。予益懺悔不已。欲不爲報。於戚畹之誼不可。報之則難爲詞。跋前疐後。勞思不得其處善之道。因暫置之。越二日。予父以予四姊夫與書觀予。書蓋爲六姑娘議婚者。予讀未畢。悲從中來。而予父不察予隱。問予可不可者。予維明所持志於老父之前。必不許。因戚然無言。予父亦不復語。而使予母啓予。予母乃能闕不一語。告予妹。將視予悲懷已澹始言之。故予乃能不爲茲事所困。然終不得良法以塞六姑娘。因稱病。率爲書報之。六姑娘得書。爲電報問予病也。於是予爲復生其心。蓋人非木然無知與覺。耳目所及。無論其爲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依以生。而男女之間。其所接遇。尤易感動於其心不能自抑。今六姑娘加於予者爲摯。雖於禮有背。予亦安忍終於拒人。則亦爲電報謝今已愈。而六姑娘電報復至。願來視予。取予意爲動止。予立以電報止之。而中心益爲感縵。於時予家人目予再以電報往復上海漢口間。闕不眎人。亦不一語其事。皆惑之。獨予妹明慧。其始見予與六姑娘通書問。陰誌之。故今乃能度予

黃鶴樓感舊記

所爲。遂以言於予母。予母遂詔予期年服闋。宜娶六姑娘爲妻。而今宜與訂婚。予於今與訂婚。力持不可。至於娶與不娶。則未有言。至是予母甚可予意。云夙聞於予四姊。力頌六姑娘爲人也賢。予中心益爲波動。此誠負心叛志小人者之所爲也。而幸以事阻不得成。用能不負采蘋。而終葆其守誓之德。雖然。其所阻也。乃爲予身世隆污學問成敗一大關鍵。而造成十餘年後天地間一奇人。茲可紀也。亦可傷也。

予父以兵燹損金六十餘萬。陳訟半歲。惟得益陽胡氏償金萬五千。不足以塞訟所耗。憂憤無已。至是得報。安化譙氏實負予父三十二萬金。今死家敗。予父不忍索於其嗣。置之矣。而其他負金猶未有償。夏壽康枋鄂政。入鄂之僉人言。故砌事究治前此予父與韋翁承辦麻紗四局事。誣爲侵官帑十餘萬金。檄有司名捕予父與韋翁。予父大憤。挺身與質直公庭。誣用得白。然傷心世變人道絕。家貲大耗。爲益憂憤終日。愈旬遂病。病日亟。予父似自知不起。取姨父與韋翁閉門與語。處分久共營業諸貲。深夜猶未戢其事。衆爲惶惶不安。旦日。姨父黯然而告予以故。予爲泣下。而予父爲電報至襄陽詔予九兄與婦成立來。夜猶與姨父韋翁計議所事。蓋已妥立遺囑。必姨父與韋翁署名爲證。而以諸子中獨九兄入贅襄陽。故詔來玦。且亦贈以家貲。越三日而九兄與婦成俱至。婦成聞采蘋死。泣下無言。於時予憂心予父。不復念此事矣。旦日。予父病益亟。下痢不思食。力疾使家人治酒饗姨父與韋翁。而盡出家人婦子同食。予父倚坐湘妃椅旁觀。頻頻趣人飲酒。而予家人皆爲憂懼不能飲食。頃之畢食。予父目予六母取篋以來。予等皆侍立。予父發篋出遺囑陳案中。手已顫矣。則指以語韋翁。曰。三哥。

三哥名在此。又指以語姨父。曰。大哥。大哥名在此。其以我故。毋使我死後諸子認其家貲。皆曰諾。當此時。自予母無不泣下。予父亦爲盆息無言。頃之。招九兄以前。曰。浩。維汝贅於人。雖然。固我子也。今以萬金與汝。汝其毋忘我平昔教導之言。歸孝婦翁矣。因使九兄署名遺囑。即出銀行存萬金券與之。九兄持之以泣。署名時淚染帡中。予父又招予六母以前。曰。六娘。維汝無所生。今以萬金與汝。汝其選所善子而子之。六母大哭。予父又招予母以前。曰。五娘。汝有子有女。有所恃以生。吾不以金與汝。雖然。汝猶有女未嫁。嫁女夙以五千金。今女嫁。其無父矣。宜益之。則出銀行存金券各萬金與予母予六母。於是衆復大哭。予父遂招予以前。甚視之。乃言曰。明。維汝於諸兄慧而才。吾不憂汝。汝其善待六母與汝母。即析居。其共六母。六母多病也。予應曰。然。敬奉命不敢違。且語且泣。予父即使予署名遺囑中。又招予妹以前。予妹泣不能仰。而與予并立俟之。予父又甚視予與予妹。曰。明。汝今未娶。靜琴。汝今未嫁。惟茲事吾心願不能完。雖然。靜琴所許夫甚佳。明。汝婦良也。惜今死耳。予聞之。爲思昏目顛不知所以應者。姨父姨母至是皆泣下。衆尤泣下。而六母至於悲泣暈不知人。成與予母奔掖之。於是予父見之。亦泣下。顧淚已不多。遂爲盆息喘咳不已。予與予妹爭前爲拍其背以便之。而成爲斟茶以奉。予父視之。嘿嘿不言。成因言其父成翁甚系念翁。予父頷之。而立爲矍然以思。若甚悲於中者。久之。使予六母復藏遺囑於篋。教家人毋泣。而使予與九兄扶掖章翁與姨父歸休。又詔予母入臥內爲語。至於是。不欲進藥矣。藥亦不讐。越十有一日。是爲夏曆六月九日。夜二鼓。酣然逝於漢口寓廬。所生諸子女存者十有七人。惟予與九兄予妹得視含殮。天

黃鶴樓感舊記

乎痛哉。予乃爲無父之人矣。

予以半歲兩遭喪。劇心慌目。不自知人間何世。故予父才氣絕。予跪地下循俗習執炷香哭送其終。爲極哭暈不知人。救久久乃蘇。猶思昏神挫不能事其事。故治喪皆寄於姨父與韋翁。韋翁恣爲電報報喪。成翁首自襄陽來哭吊。成翁齒加予父十餘。覽景自傷。爲滴滴下其老淚。以手抱持香爐不舍。呼親翁親翁。於是自予母無不泣悲。久之。成翁甚問予父病所歷。痢而已。因怒罵予九兄與婦闕不以聞。謂畀我治之。必不死。於是自予母無不悲泣自傷。越一日。予四姊與夫自上海至。六姑娘乃與俱。予父平昔甚愛予四姊夫。四姊夫三十歲初度。四姊夫生平最愛金石書畫。予父以千六百金市王翬山木立軸遺之。則大喜。稱婦翁爲知己。今之至。踣地哭泣不成聲。於是自予母無不悲泣自傷呼天地。六姑娘見予泣。亦泣下。予爲追思往時事。泣益悲。自是予四姊與夫及小姑留予家中。願同扶柩歸葬故里。而六姑娘與予妹并榻以居。當此時。予循禮席地臥靈位前。凡四十九日皆如此。其在日中。亦少登樓。故六姑娘屢欲與予爲深言。乃無有間。其後遭三旬設奠。予宜跪地謝諸來吊之人。六姑娘慮予之跪挫膝。事先以絮墊使予承之。予固感其情。然方心傷。安能顧及兒女之私者。且惟有此。乃增其今昔之悲。蓋自予父之逝。予心中自計。今連不幸遭逢若此。來日可知。以是誓心踐其前言。畢生不娶妻立妾。明知今拒六姑娘爲不可。不得不然。又是甚不可者。予家貲今不如前。都不餘四十萬。九鈞之。所有實微。而六姑娘家貲逾百萬。其母言必以十萬金爲贈嫁。其遂與爲婚。隣於貪財。至是具以所執白於予母。予母不言。而予四姊言六姑娘嘗語其母。願爲予繼妻。親今加親。不可却。予不欲予

四姊不安。即不語。而申申言終喪乃宜議婚。事遂已。是時予二兄四兄六兄七兄三母同來奔喪。越一日。予即乞韋翁及姨父至予家。出予父遺囑示諸兄。諸兄皆無言。遺囑言盡以今所營業讓於韋翁。值二十七萬金。舍諸子鈞之。其他粵中不動產及所營業亦然。但祖居不能變賣。而指名予與六兄七兄共有之。喪費五千金。不得越。於是衆皆泣下。惟二兄嘿坐無言。韋翁數數目之也。及七旬。予等遂扶柩以歸。九兄亦隨喪歸粵。姨母送別予。大哭不已。督予宜時時省視采藥墳塋。大祥後當來漢口視我。予大哭許之。遂舟。過上海。予四姊夫及四姊自計不能隨喪歸粵。力止予母予妹與予稍稍居留其家。予知舟以旦日拔。許而過之。留宿。寢書房中。夜深執筆爲書報姨母。畢書欲睡。六姑娘獨以一人至。梳燕窩餽予。予爲惘然不能安。六姑娘固非淫奔。然今所爲不禮。似欲明與予約爲婚姻。欲言輒止者至再。予執甚禮以遇之。語久久。一不及於私。其後六姑娘期予葬父後必來上海者。詞意涉於賦。予以居喪爲辭。而六姑娘則言初未游廣州。將赴之。予知其悖。今愛予於大喪疚心之中。使予益傷其心。然爲勢不能遂拒人。因言果游廣州者。幸留於我家。六姑娘乃喜。復語久而後去。旦日。予等遂航。至廣州復大發喪四十九日乃葬。葬十日。遂析產。異母諸兄各自分居。予與六兄七兄及母嫂妹居祖居如初。自茲以來。予惟日嘿嘿不得意。每登船樓。恒爲盪於眼而刦於心也。予既守喪家居。連日夜無所事事。戚戚無歡。爲稍稍整治書籍自遣。予母因諷予與妹復讀書船樓。予怕履傷心地。拒不可。亦以妹今已笄。宜避嫌。則掃治園旁廳事爲讀書之所。力讀四史不輟。五閱月不出門。每及古人家室愉愉有父有母夫妻和睦者。恒自悲傷。娶妻之心益斬。而六姑娘月以書五六至

○煦予甚穠。○予深維其所爲。○雖無不德者。○然視采蘩則替。○采蘩既應得而終不可得。○今復何求。○又豈必得。○得之豈必良。○因寢澹之。○書來多不報。○六姑娘遂甚怨予。○議婚爲隙。○予心始安。○其後有朋友創爲新聞報紙業梧州。○乞予爲主撰事。○予惡家居無聊。○遂許以西。○半歲即謝不爲。○復家居讀書自適。○而其他朋友過許予。○能識字爲文章。○又乞予爲主撰事廣州。○予喜以是問世。○爲之不倦。○尋以遭口舌家庭。○大刺其心。○予母亦疑予與婢環有染。○咎予不肯娶妻。○而所爲乃如此。○予用大痛。○爲文自述志。○走鳳凰岡哭誦采蘩墓上焚之。○自是挾貲財大出徵逐倡門。○所爲皆不肖。○凡一歲。○盡敗家貲四萬餘金。○中淫病不能下床者二百餘日。○病起羞出見人。○恒獨臥自懺悔。○當此時。○予四姊夫聞予學爲輕儇子所爲。○遺書規之。○其詞甚摯。○予大感動。○復折節讀書。○其勤鬥日。○以是予母復責予娶妻。○予婉謝之。○越一年。○聞姨父嬰病甚劇。○赴漢口視之。○姨父病起。○力挽予爲佐其所營業。○予遂留漢口二歲不歸。○及予妹遣嫁有期。○先是予母恨予不肯娶妻。○至遲予妹嫁。○故任予留漢口不趣歸。○至是乃以電報趣歸。○予即歸。○過予四姊上海。○聞六姑娘已嫁。○爲之惘然。○既歸廣州。○聞予妹與歐陽氏子已久久爲歡好。○妊三月矣。○故不得不急期以嫁。○心甚非之。○益追思采蘩之賢。○兩年來。○予固不能忘采蘩。○然未及於感極惘淚。○今乃爲之黯然。○即走鳳凰岡省視。○立墓上寂寂。○但聞牛鳴雀唱風木之聲。○而墓碑金字。○已闐然無色。○於是采蘩死已四載矣。○因爲泣下傷心。○癡然告以姨父姨母今老健。○而予當守誓永永不娶妻。○泣久之乃返。○及予妹既嫁。○予復赴漢口。○逢盜失篋。○采蘩遺書篋中。○遂并失之。○爲大挫心飲泣。○越一年。○淫水海廣州西關爲大毒。○予家水薄門楣。○事出驟。○予所藏書籍及采蘩遺像盡入水中。○至於是。○采蘩遺物一無

所存。予得報既痛且惜。計天乃絕我如此。於人世復何有樂生可言。不以予母在。當自殺。而厭世之念。遂生於是時。越半年。姨父已擇其族侄爲嗣。族侄已壯。予因辭歸。姨父以萬金贈。予時已窮。然亦抵死不肯受。諸父執大以茲事賢予。稱之六年七年不泯。而予歸出爲仕者數年。後謝官。復游上海。予四姊時已移家天津。偶與朋友門人數十有事於南昌。游廬山宿牯牛嶺旅逆。旅逆乃爲馮丈小竹所建。小竹丈見予幾不相識。殷殷話舊。及於采藥。予盡告之。小竹丈爲唏噓不已。後歸游漢口。視黃鶴樓益異於前。故交多散去。舊地重來。羈旅中風雨竟夕。獨臥追思前事。不能禁悲慟甚發於中。是時予母已逝。以逢水災。祖居賣之矣。兩兄各自居。恒數年兄弟不相見。今予年將四十。乃能守誓不娶妻。飄零湖海。視前事如死。今爲茲文凡七萬餘言。不免多事。然使予文能傳世行後。多情者爲細讀之。亦足足其所不足。茲則不負矣。然而非所敢望也。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出版

黃鶴樓感舊記

工商日報叢書之三

版權所有
必究

原著者

豹

翁

編輯者

工商日報編輯部

香港德輔道中

發行者

工商日報營業部

門牌四十三號

香港德輔道中

印刷者

工商日報

門牌四十三號



三 南 中 國 銷 數 最 多 三

工商晚報

以精編的方法
 選載鉅量新聞
 以靈活的筆調
 描寫社會人生
 以超然的態度
 評述時事變化
 以低廉的價格
 普遍各級社會
 以鉅量的銷數
 發揮廣告效力

館址：香港德輔道中四十三號

三 本 報 每 份 售 港 幣 一 仙 三

諸君晨興，請閱充朝氣，夕天光報

每 日 晨 四 時 正 版

每 份 售 價 一 仙

天光報

正 版 最 早
 銷 量 最 多
 定 價 最 廉
 消 息 最 快
 宗 旨 最 正
 敢 言 最 力
 編 法 最 新
 評 述 最 嚴

館址：香港德輔道中四十三號